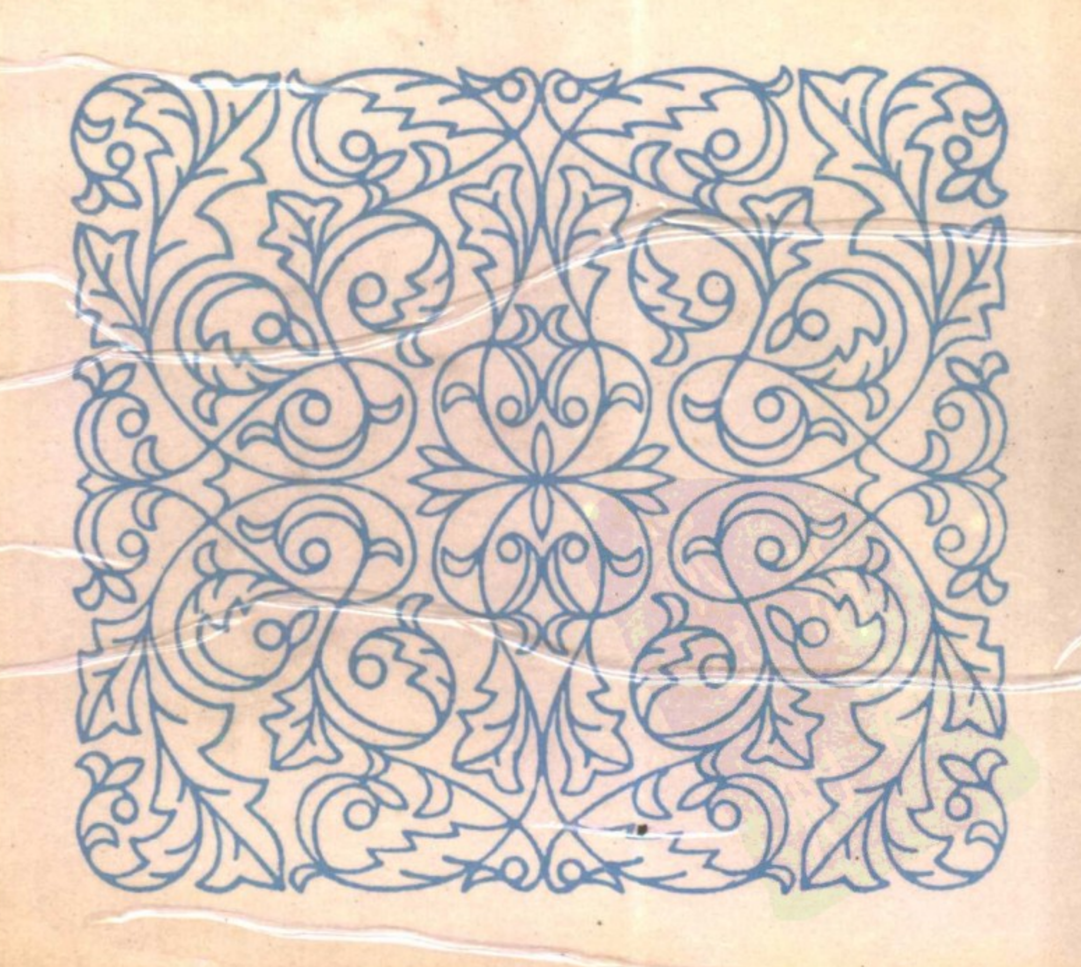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四編

·50·



中國語文學研究　光華大學中國語文學會著

國語問題討論集　朱麟公編

中國文法革新討論集　汪馥泉編

民國叢書

第四編

50

語言·文字類

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九九八號

中國語文學研究（全一冊）

◎定價銀[illegible]

（外埠另加[illegible]）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印刷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發行

著者　光華大學中國[illegible]會
校閱者　蔣[illegible]莊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埠　中華書局

（八四九六）（大）

序

我光華同學組織中國語文學會，研究語文學。語文兩字，粗觀之，抑末矣；而進而窺其奧，則種種學術之本也。昔孔子四教，首曰文，四科曰言語文學。使於四方，不能專對，爲士者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爲弟子訓。甚矣語文之爲學，聖門之亟亟也有如此。三代而後，漢之訓詁，唐之詞章，宋之義理，皆統之以語文者也。末流之失，轉視爲無用之學，於是鄭夾漈作通志，深慨中國實學之不講，嘗取圖譜之學以爲說，曰張華，晉人也，其博物之來，爲得漢之宮室圖，武平一唐人也，其深於春秋，爲得氏族世系譜；卽此圖譜，而實學可徵。夫圖譜，特實學之一耳，夾漈重之，今天下圖譜，固自在也，圖譜之外之宜講者且多矣，亦在學者之搜取而已。得其粗而不得其精，非四教之所謂文，亦非四科之所謂言語文學也。願吾同學，毋揣其末而探其本可矣。因書諸端。

民國二十三年六月鄞縣張壽鏞序

中國語文學研究目錄

序

論箸

特載

文苑

本書分「論箸」「特載」及「文苑」三類。「論箸」體例，以四部爲序。「特載」係沈竹礽李審言兩先生遺稿，爲未刊之佳作。「文苑」以作者姓氏筆畫多寡爲次。

編者識

音論

章炳麟

自孔氏詩聲類，始分冬于東鍾江自爲一部。然其所指聲母，無過冬中宗衆躳蟲戎農夅宋十類而已。徧列其字，不滿百名，恐古音不當獨成一部。按詩七月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於凌陰。冲陰爲韵。小戎：騏駵是中，騧驪是驂，中驂爲韵。思齊，雝雝在宮，不顯亦臨，宮臨爲韵。篤公劉，食之飮之，君之宗之，飮宗爲韵。蕩，其命匪諶，鮮克有終，諶終爲韵。雲漢，蘊隆蟲蟲，自郊徂宮，靡神不宗，上帝不臨，寧丁我躳，蟲宮宗臨躳爲韵。此六事者，皆冬與侵同用，是知冬當并入侵部，非自爲一部也。孔子易傳，東冬蒸侵多合用。然如屯象傳，以從禽也，往吝窮也，禽窮爲韵。比象傳，位正中也，失前禽也，上使中也，中禽中爲韵。艮象傳，危熏心也，止諸躳也，心躳爲韵。此皆同部而非合用。孔氏固云，冬古音與東鍾大殊，與侵最近，乃不能并冬於侵，蓋創作之始，不敢不愼也。余向作文始，尙沿其說，及作二十三部音準，亦未攷正。由今思之，古音但有侵部而已，更無冬部也。書已刻行，不及追改，然學者當知之。

段氏始分之支脂爲三。六朝已上，有韵文字，證據具足，而不能自言其聲勢之殊。晚節乃反質之江有誥，江亦不能言其故。由今思之，段氏拘於唐韵次第，已韵目在先者爲正音，已韵目在後者爲變音，故無以分三部聲勢耳。三部之中，唯支佳一類，支爲正音，佳爲變音。若之咍一類，則咍爲正音，而之乃變音也。脂微齊皆灰一類，則微灰爲正音，而脂齊皆乃變音也。支也，咍也，微也，取此三韵辨之，則聲勢較然易別矣。支之音橫，咍之音縱，微則闔口。其對轉之韵，支對轉青，青亦橫也。（齊韵古音當如今呼先仙韵見二十三部音準）咍對轉蒸，蒸亦縱也。微對轉諄，諄亦闔口也。

祭泰夬廢，又殊於脂。此一類，有去入無平上，其聲勢當如今呼麻韵去聲。說見二十三部音準。

質櫛屑一類，段氏以承眞臻先，孔氏亦不能別。今既知陽聲自侵覃以外皆無入，則質櫛屑當自爲一類。亦有去入無平上者也。其去聲字，如至疐致躓痓懿殪饐檍侐嫉祕毖閟泌秘𥿑瘇，唐韵皆在至韵，然標目當用質字。以唐韵至本承脂，易於混淆也。余向用王懷祖說，以至字標書已刻行，不及追改，然學者當知之。

或謂廣韻侵吕下九韻，緝吕下九韻，平入相配，而古音則不相謀。此但知其分，不知其合也。按說文奄盍皆訓覆，弇訓蓋，盦訓覆蓋，此四字聲義大同。而弇本從合聲，乃讀爲平。盦字廣韻在平聲覃韻，又在入聲盍韻。盍本讀入，而從盍聲者，又有豔字。又媕䪩皆從弇聲，廣韻仍在入聲合韻。其從奄聲者，則罨庵踠䩄在入聲合韻，敨在入聲葉韻，腌殗䅖㡋𨧫餣在入聲業韻，是。此四字之類，平入皆通。外此如湆從音聲，（廣韻又有罯在合韻，韽在怗韻）斟從甚聲，（廣韻又有歁在合韻）㰹從念聲，（廣韻又有捻錜稔惗諗皆在怗韻與㰹同紐）帖㚲詀笘粘從占聲，厭從猒聲，濕隰𤸸從㬎聲，（渠飲切）𧽯㜗從參聲，（廣韻又有遪在合韻）砭窆貶從乏聲，縶墊從執聲，（廣韻墊字亦去入兼收）平入同類之迹，尤更顯然。唯古音平與入，本不相叶。其相叶者，乃古音本不讀入而讀平者也。侵吕下九韻，緝吕下九韻，其聲平入本自相轉。但平入業已異讀，則有韻之文不能相叶，而非絕不相謀也。

釋[illegible]

鄭師許

羅振玉新撰貞松堂集古遺文，其卷九第四頁，有[illegible]父乙觚一器，[illegible]字諸家未釋。余意此狩字古文，狩父乙者，美其父乙善狩也。其人善狩，以狩字歸之，或卽謚之所由起歟！

狩字最初之典籍，爲易經明夷：『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明夷有箕子之文，疑其所記爲殷周之際，其時尙未全入農耕社會也。虞書有東巡守之文，惟尙書爲孔子所删定，用周語改編，不爲典要。阮元周易校勘記謂：『狩，手又反，本亦作守，同。』然則狩守古今字，本作狩，其後通用守耳。狩小篆作[illegible]，許氏謂：『犬田也，从犬守聲。易曰：「明夷于南狩」。』——古籀犬在網前，不在側，兩手上下捕之，象獵獲形，小篆形不顯矣。梁任公先生國文語原解釋田畋云：『說文田下云「陳也，樹穀曰田，象形，从口从十。」廣雅釋地，田土也，釋名釋地，已耕曰田。此皆以農耕之義爲解釋也。然易繫辭以田以漁，又師卦田無禽，書無逸不敢盤於游田，詩叔于田，周禮田僕，以田以鄙，穀梁桓四年傳，春曰田。禮記曲禮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此皆田獵之義。後儒謂此乃叚借田疇之田以爲用。

然漁獵社會遠在農耕社會以前，斷無前人反叚借後人所造字之理。竊以爲田獵之田，實其本字；而田疇之田，乃其叚借字也。易繫辭作結繩而爲罔罟，以田以漁，罔篆作网，說文云象网交文。而鐘鼎從网之字皆作网，與田相似。竊以爲田字之十，乃象結罔形，其口則畫各部落獵場之界也。厥後耕稼事興，而田疇之形又正與相類，乃卽叚此而爲之耳。既叚田爲田疇，而本字反加攴爲畋，以示別，此又其後起也。』梁說是也。古者田獵必有獵場，田卽獵場也。網立於獵場之一面，人毆獸而密邇於網，卽合諸獵夫手力而捕捉之，今字形作[illegible]，畢肖其狀，二手亦說文多不過三之例，示衆手也。犬最兇猛難近，故捕之極難，小篆變爲[illegible]，僅得饞羊之遺意，而形晦矣。史稱湯開三網之仁，曰欲左左，欲右右，亦可想見網之張羅之嚴密也。後世叚借爲巡狩字，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今世賽足毬有守球門者，昂首立門前，非卽所謂守歟。古代獵時匿守網側，俟獸至起而掩捕之，事與守球者異，而其理可相發明也。自手變爲[illegible]，廾訛爲宀，而犬守於其側，則知此意者鮮矣。今得此器，而狩字本義乃可得明也。姑爲詮釋如此。

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寫成於四部書齋

京氏易傳證僞

沈延國

漢易有京房之學，卓然自成一家。元帝時，置之博士。東漢習京氏易者尤盛。經三國晉隋，學漸湮微，書皆散佚。至宋有京氏易傳四卷；或曰：即京氏積筭易傳三卷，及雜占條例一卷。考其辭旨，不類宣元之文，其卜筮之法，又與京房寒溫占驗之學異。今據諸家之書，以證其僞。

一

京房箸述，漢書藝文志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及京房段嘉十二篇。（儒林傳段嘉作殷嘉疑此十二篇爲嘉注京也）易京氏凡三種八十九篇。隋書經籍志有周易十卷，漢魏郡太守京房章句。又云梁有周易錯八卷，京房撰。又五行家周易錯卦七卷，逆刺一卷，周易逆刺占災異十二卷，周易占十二卷，周易妖占十三卷，周易飛候九卷，又一部六卷，周易飛候六日七分八卷，周易四時候四卷。凡有京氏章句十卷，占候十種七十三卷。唐書藝文志

亦作京氏章句十卷而占候存者，三種三十三卷。考諸志京氏箸述，卷次不一。而隋唐志重複互見，不可究詰。占候之部，疑皆漢志八十九篇之散佚。今皆亡不可詳考。但今存之京氏易傳，則不載於漢隋唐之志。至宋目後，相傳易傳三卷，易傳積筭法雜占條例一卷，卽爲京氏易傳。宋晁氏公武曰：

『今傳者曰：京氏積筭易傳三卷，雜占條例一卷，或共題易傳四卷，而名皆與古不同。今所謂京氏易傳者，或題曰：京氏積筭易傳者，疑隋唐志之錯卦是也。雜占條例法者，疑唐志之逆剌占災異是也。』(四部叢刊本京氏易傳卷下)

宋目前，無京氏易傳。晁公武始論之。目京氏易傳彊與隋唐志合，臆斷無據，附會滋甚。晁公武又曰：

『景迂(案晁說之號景迂，字以說，濟南人，乃公武之從父也) 嘗曰：「余自元豐壬戌偶脫去舉子事業，便有志學易。……嘗自有名象者，果得京氏傳。而文字顚倒舛訛，不可訓知。迨其服習甚久，漸有所窺。今三十四年矣。乃能以其象數，辨正文字之舛謬。於邃鄙山房，寂寞之中，而私識之。……或傳是書，而文字舛謬，得以予言而攷諸；凡學不可就正者，缺以待來。」』(京氏易傳卷下)

景迂自謂三十四年之間，辨正京氏易傳舛謬；斯可疑者也。元胡一桂周易啓蒙翼傳曰：

『晁說之謂古周易八卷，太極傳五卷，……其學本康節。自云「初學京房，後遇楊賓，實得其傳。」初箸商瞿傳亡之，建炎中再作此。』

按商子之學，宋時已不可考；景迂所箸，未免誇矣。既好託古，安知京氏易傳非景迂僞作？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十卷，（唐書藝文志作十七卷）采及京房之說；而於京氏易傳，竟未引及。若唐有斯書，學者豈能弗引。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僅「世位」之說，與京氏易傳符；餘皆異。惟釋文祇引周易京房章句，不及京氏易傳；且「世位」爲上下經序卦之本，其所引徵，必據章句。若據京氏易傳，豈能「宮次」同，（宮次卽世位也）而餘皆異哉？第京氏易傳略取京氏遺法而已。且古籍流傳，必有淵源可緒，攷京氏易傳，前无箸錄，至宋忽現；又經晁氏景迂糾繆，卽非景迂僞作，亦必唐宋間術士之書，經景迂潤色，而始顯者也。

二

京房之學，漢書京房傳曰：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四」字疑爲衍文）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

又儒林傳曰：

『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卽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爲異，黨（同儻）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相與同。房以明災異得幸，爲石顯所譖誅。』

後漢書律曆志曰：

『元帝時，郎中京房字君明，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

王充論衡寒溫篇曰：

『易京氏布六十四卦於一歲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陰陽，氣有升降。陽升則溫，陰升則寒。由此言之，寒溫隨卦而至，不應政治也。』

觀上引徵，則京氏之學，用卦氣寒溫，占驗吉凶，以明災異。卦氣者，六日七分之學也。易稽覽圖云：

『甲子卦氣起中孚。』

鄭氏玄注曰：

『卦氣陽氣也，中孚卦名也。中者，和也；孚者，信也。』

易稽覽圖又云：

『六日八十分之七。』

鄭氏玄又注曰：

此卦氣之學。而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卦爲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爲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其占驗之法，以四時之寒溫，各專王之氣，觀其吉凶。此京氏占法，載諸典籍，皆有明文可考。更舉例以明之：漢書京房傳曰：

『六以候也八十分爲一日之七者，一卦六日七分也。』

京房傳房至陝，復上封事曰：

『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爲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迺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

漢書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

『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彊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己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爲之疑也。』

又曰：『有始無終厥妖雄鷄自齧斷其尾。』

又曰：『婦人顓政，國不靜牝鷄雄鳴，主不榮。』

又曰：『復崩來無咎，自上下者爲崩，厥應泰山之石顚而下。聖人受命人君虜。』

又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牡亡。』

又曰：『臣有緩，茲謂不順；厥異霜不殺也。』

又曰：『臣私祿罔辟，厥妖鼠巢。』

後漢書郎顗傳引京房易傳曰：

『河水清，天下平。』

以上皆京房占驗之說。房箸述雖佚，兩漢書引京房易傳者，凡七十餘事，類皆可據者也。

今本京氏易傳之內容，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曰：

『上卷中卷以八卷分八宮。每宮一純卦，純七變卦，而註其世應，飛伏，游魂，歸魂諸例。下卷首論聖人作易，揲蓍布卦。次論納甲法。次論二十四氣候配卦。與夫天，地，人，鬼四易。父母，兄弟，妻子，官鬼等爻。龍，德，虎，形，天官，地官，與五行生死所寓之類。』

如宮次，及二十四氣配卦，爲治易之本。惟世應飛伏，父母兄弟等，皆術士之說。雖有法可推，然悉出術家。其法淺陋，何能與京房占驗之法相較哉！而京氏易傳有運五行，位五星，降二十八宿等訣。其訣如：「五星從位起鎭星，參宿從位起壬戌。」又「五星從位起太白，井宿從位入辛丑」等。每卦如斯，其非京氏學蓋可斷言。爲後世術家箸述，託詞京氏以自重者也。

三

今本京氏易傳之內容，其非京房箸作，既如上述。茲更考其文辭。漢書五行志，及谷永傳，後漢書郎顗傳等所載京房之作，其文皆古樸宏厚，效法洪範。而京氏易傳文辭淺

陋，殊無倫類。體裁相較眞僞立見。茲略舉漢書五行志引京房易傳，及今本京氏易傳之文辭，相較如后：

漢書五行志京房易傳：

一、『震遂泥厥咎國多麋。』（震）

二、『枯楊生梯，枯木復生，人君亡子。』（大過）
『枯楊生華，國后當之。』

三、『小人剝廬，厥妖山崩，茲謂陰乘陽，弱勝彊。』（剝卦）

四、『豐其屋，下獨苦；長狄生，世主虜。』（豐上六）

五、『賢者居明夷之世，知時而傷。』（明夷卦）

今本京氏易傳：

一、『震分陰陽，交互用事。屬於木德，取象爲雷。……與巽爲飛伏。宗廟處上六，運數入丙子，至辛己。積筭起辛已至庚辰。土宮配吉凶。』

二、『大過，陰陽代謝，至於游魂。……互體象乾，以金土定吉凶。……五星從位起熒惑，箕宿從位降丁亥。』

三、『剝，柔長剛滅，天地盈虛。體象金爲本，隨時運變；水土用事。成剝之義，出於上九。』

四、『豐，雷火交動，剛柔散氣。積則暗，動乃明。……火木分象，配於積陰；與震爲飛伏。……』

五、『傷正道，曰明夷。五行升降，八卦相盪。變陽入純陰，陰道危，陽道安。故與震爲飛伏。……五星從位起太陰，奎宿從位降癸丑。』

六、『睽孤，見豕負塗，厥妖人生兩頭。……』（睽卦）

七、『經稱「觀其生。」言大臣之義，當觀賢人，知其性行，推而貢之，否則爲聞善不與，茲謂不知。厥異黃，厥咎聾，厥災不嗣。』（觀卦）

六、『火澤二象，氣運非合。陰消陽長，取象何比，惟陽是從。……易云「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與離爲飛伏。……五星從位起歲星，參宿從位降己酉。』

七、『觀內象陰道已成，威權在臣，雖大觀在上，而陰道浸長。與巽爲飛伏。諸候臨世，反應元士，而奉九五。……金土火互爲體，五星從位起熒惑。……』

觀上所載，京房易傳文辭，若洪範樸雅；誠西漢之作，京氏學也。而京氏易傳，雖經晁景迂糾繆，文詞未離術家之訣。以五星起位等術，爲後世卜筮之語，非京氏寒溫占驗之法明矣。或曰漢書藝文志僅載孟氏京房諸篇，並未直稱之曰京房易傳，此大謬不然。漢志易分「經」「傳」「章句」三類，明白可考。（見註一）且京房箸述，皆在「易傳」類，故統稱爲京房易傳。如漢書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夏雨雪，戒臣爲亂。』而開元占經引京房易候曰：『夏雨雪，司馬爲亂。』文句雖稍有出入，可證易候卽易傳也。

四

京氏易傳爲後世僞書，非京房所作，確然不易。唐賈公彥儀禮士冠禮注疏曰：

『易筮法，……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爲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爲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爲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爲折錢，折錢則八也。』

宋朱熹(晦庵)語類（六十六卷）曰：

『今人以三錢當揲蓍，此是以納甲附六爻；納甲乃漢焦贛京房之學。』

又曰：

『卜易卦以錢，以甲子起卦，始於京房。』

項安世(平甫)亦云：

『以京易考之，世傳火珠林，即其遺法。』

考賈公彥論錢卜，則云「今則用錢」，不及京氏。可知以錢代筮，乃後世之法。迨京氏易傳既出，於是晦庵平甫皆謂始於京房。王應麟困學紀聞曰：

「納甲之法，朱文公謂今所謂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是其遺法。」

此不知京氏易傳爲後世僞託；而火珠林一書，非漢人遺法，晦庵等以爲火珠林之術，出自京房誤也。先大父竹礽先生周易示兒錄曰：

「後世以錢代蓍，出火珠林；火珠林人以爲出於京房誤也。且通行本之火珠林，非舊法也。」

此言是也。按火珠林之術，宋時盛行。宋史藝文志及文獻通考經籍志均載有火珠林，惟無撰者姓名；似唐人之作。以錢代蓍，始於此書，非祖於京房也。惟今坊刻本火珠林，托名麻衣道者，非舊法，又爲後人所僞。夫京氏易傳爲後之術士，假名僞託，而其書之法，與火珠林同出一流。一則僞託，一則隱名。以卜筮言，兩書相若也。不過略采京氏遺法，斷非京氏箸述，是無可疑。學者不深究，咸以京氏易傳爲京氏學。清惠棟治易標漢學，竟引京氏僞書，擠於漢學之林。此蓋未深邃於易之術，妄與易學混爲一談。姚際恆古今僞書考，雖博考羣書，亦未及京氏易傳之僞。近人更論說卦傳等三篇，以爲出自京房。康有爲新學僞經考曰：

「說卦與孟京卦氣圖合，其出漢時僞託無疑。」

孟氏卦氣圖，今尚存，考其圖與說卦之理，絕不相合。非孟京兩氏所作，可以明證。康氏好作誕言，強不知以爲知。而近人猶據此說易，則更亞於康氏矣。

註一　按漢書藝文志易傳有：

周氏二篇。（全佚）

楊氏二篇。（全佚）

蔡公二篇。（今僅存李鼎祚集解剝上來三一條。）

韓氏二篇。（散見韓詩外傳，及漢書蓋寬饒傳，李氏集解，陸德明釋文諸書。）

丁氏八篇。（作易說三萬言，已佚；散見集解釋文諸書。）

古五子八篇。（今佚；馬國翰引據漢書律曆志及文選左太冲吳都賦劉淵林注引易无妄，似皆不足徵。）

淮南道訓二篇。（今散見淮南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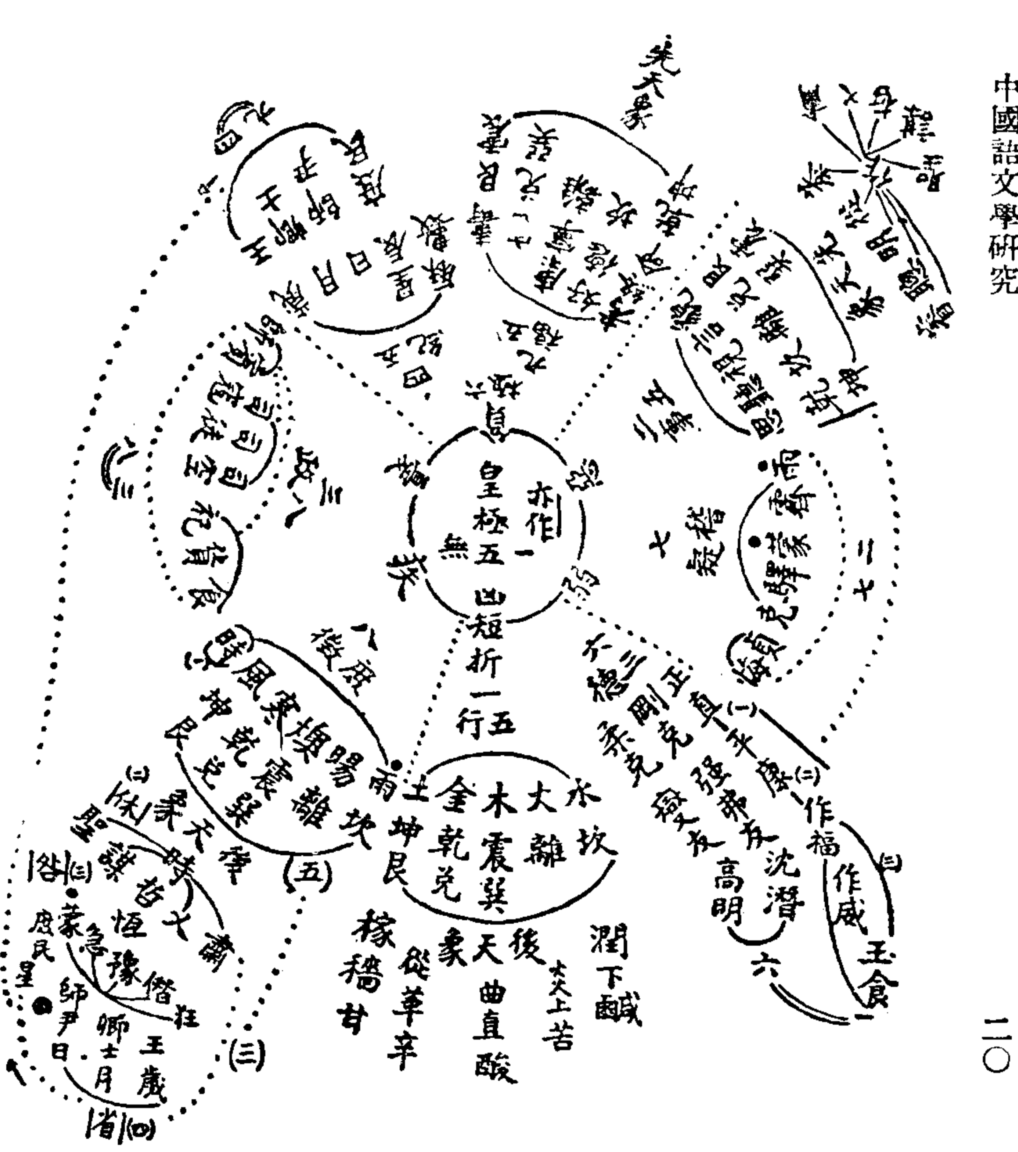
古雜八十篇，雜災異三十五篇，神輸五篇，圖一。（以上全佚。）

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說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以上孟氏易散見許愼五經異義，說文解字，及釋文諸書；京氏散見漢書五行志，及谷永傳，後漢書郎顗傳等；五鹿充宗暨段嘉均佚。）

洪範合衆數以應洛書說

黃元炳

余玩易垂四十年，凡關於易象易數者，皆能約略解之，獨箕子所傳洪範九疇之篇不解，懷疑久矣。近吕宋邵康節觀物篇，「九九八十一元範之數」配黃帝之合宮忽有所觸，冥心獨運，豁然而通。乃爲之說：元，大也。元範之數，卽洪範之數也。洪範篇言：北方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者，後天象北方坎水也。火者，後天象南方離火也。木者，後天象東方震木，東南方巽木也。金者，後天象西方兌金，西北方乾金也。土者，後天象東北方艮土，西南方坤土也。是明明一後天象也。八庶徵在東北，與一五行相比。雨者，後天象北方坎水也。暘者，後天象南方離火也。燠者，後天象東方震木，東南巽木也。寒者，後天象西方兌金，西北方乾金也。（左氏傳云、「金寒玦離、」故庶徵之寒、爲乾兌象也、）風者，後天象東北方艮土，西南方坤土也。是亦明明一後天象也。更吕對方言之二五事在西南，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者，先天象西北艮，東北震；說卦傳：「艮爲手，震爲足」，貌以手足爲表示者也。言者，先天象東南之兌，西南之巽；說卦傳：「兌爲口，巽爲風」，口中出風言也。



水 坎
大 離
木 震 巽
金 乾 兌
土 坤 艮
潤下鹹
炎上苦
曲直酸
從革辛
稼穡甘
五行
王 歲
卿士 月
師尹 日
庶民 星
高明
沈潛
作福
作威
玉食

總象甲

後天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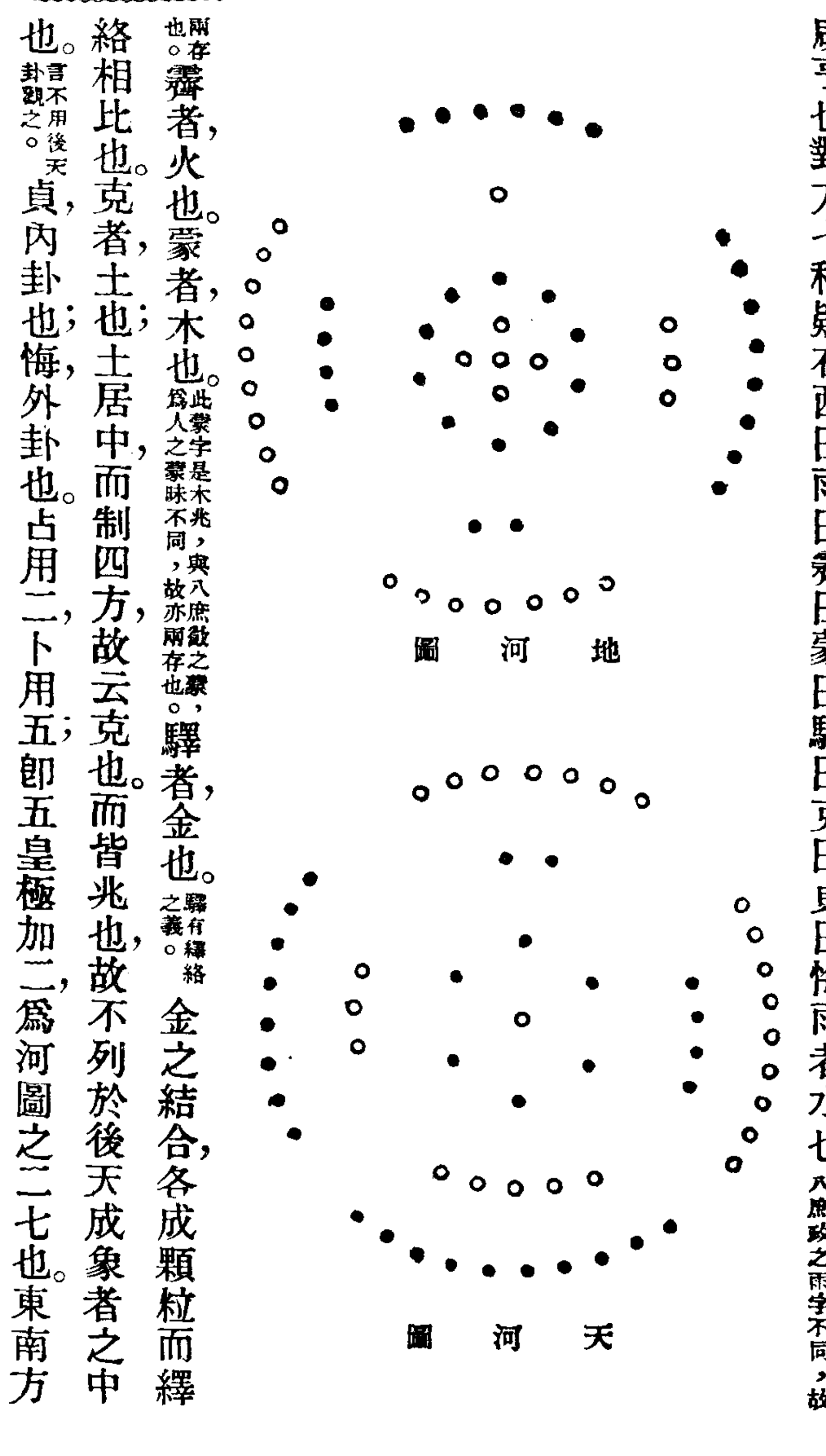
先天象

視者，先天象東北之離，說卦傳：「離爲目」目司視也。聽者，先天象西方之坎，說卦傳：「坎爲耳」耳司聽也。思者先天象南方之乾，北方之坤相接也。孟子云：「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以心御物，是以乾御坤也。九五福在正南，與二五事相比。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甯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壽者先天象西北艮，東北震，說卦傳：「艮爲山，震爲長子；」（論語云：「仁者樂山；仁者壽」，長子之長有壽之意義在焉；故震亦壽也。）皆壽之徵象也。富者先天象東南之兌，西南之巽，說卦傳：

「兌爲澤，巽爲近利市三倍」則富矣。說卦傳云：「兌正秋也。」於五行爲金也。康寧者，先天象東方之離，說卦傳：「離爲目」孟子云：「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正，稟氣充足，則無病；故云「康寧」也。攸好德者，先天象西方之坎，說卦傳：「坎爲耳」人有善言而聞之；是入耳而順者也。考終命者，先天象南方之乾，北方之坤，相離也。易於坤爲「大終」，於乾爲「考」蠱卦云：「有子考无咎。」又爲「命」巽卦云：「重巽以申命。」以口向下之陰，宣其乾陽之命也。故合言「考終命」也。東方三八木，則曰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夫中央者五，皇極之位也。而河圖之東方爲三，食也，貨也，人之所以生也。祀者，死固未嘗以死待之也。其實死本未嘗死，易大傳云：「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鬼神且有情狀，何嘗有死之可言也。箕子以祀位乎人事中，其旨遠矣！司空，水官也；司徒，土官也；司寇，金官也；賓，火象也，師，水象也。食貨祀三者，或即司空司

總象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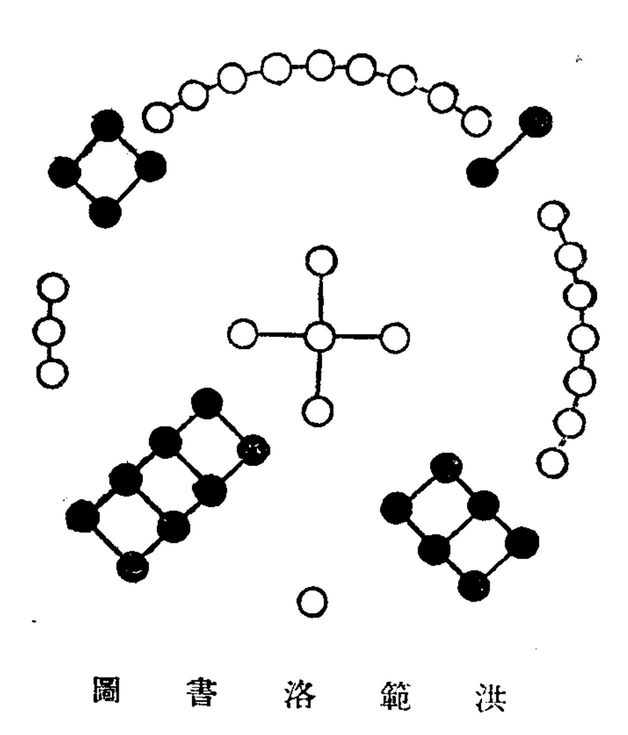
徒司寇之三者。加皇極之五成八，卽河圖東方之三八。天地相交，在春生之位，而後品物咸亨也。對方七稽疑在西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雨者，水也。（此雨字，是雨之兆。與八庶政之雨字不同，故兩存也。）



地河圖

天河圖

霽者，火也。蒙者，木也。（此蒙字是木兆，與八庶徵之蒙，爲人之蒙昧不同，故亦兩存也。）驛者，金也。（驛有繹絡之義。）金之結合，各成顆粒而繹絡相比也。克者，土也。土居中而制四方，故云克也。而皆兆也，故不列於後天成象者之中也。（言不用後天卦觀之。）貞，內卦也；悔，外卦也。占用二，卜用五，卽五皇極加二，爲河圖之二七也。東南方



洪範洛書圖

四九金，而曰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歲者，木也；月者，水也；日者，火也；星辰者，土也。天上之恆星，土之能自發光者，所謂發光體也。行星，土之爲光所照者，所謂受光體也。衞星，土之受光體，過去之行星也。彗星，土之受光體，或發光體，未來之星也。辰者，古人謂星土也；或以日月交會之次爲辰，又是一說。曆數金轉而克歲星木，歲星木克星辰土，星辰土克月之水，月之水克日之火，火克曆數，爲革變之金象；而要皆歲月日時擬議之象也。且此四五紀之歲月日時，若移爲八庶徵地上之五行，而爲一種觀法。八庶徵，四五紀，歲日月星辰曆數等之天，括三八政食與司徒等之人事也。所謂時也。不僅如此，西北之六三德，適當後天八卦象之乾位。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而箕子乃以「正直」下引申之，曰：「平康正直。」

而又以「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接之。辟者何？乾也。皇極五之出現於乾位者也。乾九五之「飛龍在天」即飛於皇極大中之位乎。「剛克」「柔克」之下，則又以「强弗友沉潛」引申之，與「燮友高明」引申之合而爲六，以爲君權之用。與平康等之五者，爲五六天地之中合，今皆集於大君之位矣。然皇極之五，又可爲一也。則是西北爲一六也。河圖三八與四九相對，而今相連。一六與二七對，而今又相連。二七占卜之兆也，與四時也。三八徵之時乎？眞統洪範九疇而一時也；天人相交通，乃如此矣！而一水也，二火也，三木也，四金也，五土也，六雨也，七暘也，八燠也，九寒也，十風也，十一食也，十二貨也，十三祀也，十四司空也，十五司徒也，十六司寇也，十七賓也，十八師也，十九歲也，二十月也，二十一日也，二十二星辰也，二十三曆數也，二十四壽也，二十五富也，二十六康甯也，二十七攸好德也，二十八考終命也，二十九貌也，三十言也，三十一視也，三十二聽也，三十三思也，三十四雨也，三十五霽也，三十六蒙也，三十七驛也，三十八克也，三十九貞也，四十悔也，四十一正直也，四十二剛克也，四十三柔克也，四十四皇極也，四十五凶短折也，四

五紀歲月日星辰曆數之爲天象者，而括八性之二五事人命之九五福在中也；亦所謂

十六疾也，四十七憂也，四十八貧也，四十九惡也，五十弱也，而皆時中之所有者也。大衍之數五十見矣！皇極體也，去蓍數之四十有九也。更加水之潤下五十一，火之炎上五十二，木之曲直五十三，金之從革五十四，土之稼穡五十五，潤下作鹹五十六，炎上作苦五十七，曲直作酸五十八，從革作辛五十九，稼穡作甘六十，平康正直六十一，强弗友剛克六十二，爕友柔克六十三，沉潛剛克六十四，高明柔克六十五，作福六十六，作威六十七，玉食六十八，貌曰恭六十九，言曰從七十，視曰明七十一，聽曰聰七十二，思曰睿七十三，恭作肅七十四，從作乂七十五，明作哲七十六，聰作謀七十七，睿作聖七十八，休之時七十九，咎之恆八十，而皇極爲一，故曰九九八十一元範之數也。大禹之學，箕子傳之；大禹之受虞舜授之；虞舜之受唐堯授之。其爲天之曆數在舜禹之躬而授之，是無異於天之錫之也。天錫大禹以洪範九疇，乃啓九州而井田九百畝，卽九州之小者耳。然則箕子以此洪範九疇傳之武王，不啻曰歷代所傳之大寶授之武王也。

附說

洪範九疇曰洛書包先天，後天，河圖三象。而總象乙之中，一六與二七之間，書洛

書右方者，謂河圖之數，列在洛書之右方也。三八與四九間，書洛書左方者，謂以河圖之數，列在洛書之左方也。皇極五，亦可作一；而十亦可作一，故云太極十卽一也。總象甲之中，皇極亦作一，亦作無，一卽誠。張橫渠先生謂一故誠，故一卽誠。不誠無物；是有矣。莊子天地篇云：「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中庸云：「不誠無物。」故一卽爲德，爲誠，卽妙其有也，既爲一，又爲無。邵子云：「是爲有無之極也」邵雍皇極經世觀物篇。卽老子所云：「常無常有」也。亦卽莊子所云：「非陰非陽」也。莊子天運篇云：「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爲上皇。」下土是九疇，上皇卽皇極也。皇之極也。

墨經科學辨妄

楊寬

莊子天下篇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畸偶不仵之辭相應。』是墨經之名，蓋於古有之，惟不明何指焉。汪中墨子序以「經下至小取六篇，當時謂之墨經」；此不然。魯勝墨辯注所注，亦僅上下經及上下經說；大取小取當爲後學辯難而作，非墨者所俱誦也。晚近論墨經，或以經上經下當之，以爲墨子所自著，其說本於魯勝而畢沅衍之。或以尚賢尚同諸論當之，而以經上經下出於「相謂別墨」時之墨者，命之曰墨子辯經或墨辯。其說亦源於魯勝而汪中孫詒讓衍之。魯勝墨辯叙曰：『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前說則取其「墨子著書」之說，後說則取其「辯經」之名。墨子爲學，多言而不辯，今既取「辯經」之名，而以爲其義在辯，自不得不以爲非墨子自著而出於後世之墨者矣。經上經下辭約旨博，未易通貫；最顯見者，惟經下「堅白」「異同」之辭，與公孫龍子及莊子天下篇所述惠施之言相出入。故方余初治墨經，則於經

上下出於後世墨者之說，雖欲不信而不得。後更細玩，乃見經上「堅白」「同異」之辭，不與經下同遂恍然悟經上下二篇，非可一概而論。經上文皆界說，其於宇宙人生以及名實之理，無不作系統之叙述；絕非「相謂別墨」時之辨辭，更非名家怪說，蓋墨學綱要之所在，其旨非僅同荀子之正名而已，固墨者所俱誦者也。經下文皆辨辭，是固末流與他家辨難而作。疑同爲墨子所自著者，惑於同名，而不察其實也。疑同出於「別墨」者，惑於皆有「堅白」「同異」之辭，而不辨其義也。經上之論及「堅白」者，惟「堅白不相外」一句；墨經論宇宙以萬物之不同，由於物德組合方式之有異；「有間」「間」「纑」諸句，皆論有空隙之組合方式；「盈」句論相混合之組合方式；「攖」句論相接疊之組合方式；「仳」句論不規律之組合方式；「次」句論有規律之組合方式；「堅白不相外」句，蓋承「盈」句而言以爲堅白二德充滿全石，石乃堅白二德相盈而成也。所謂堅白之辨，蓋墨家倡道盈堅白之宇宙論，（見經上）窮百家知之辨者，乃以「離堅白」之說破之，（見公孫龍子及莊子）而墨者更辨護之，（見經下）魯勝孫詒讓胡適混同名墨兩家，其說固非章行嚴以墨家辨難名家，亦賓主顛倒，未明相辨之跡象也。所謂同異之辨，

亦由墨家嚴分同異之別，而辨者以「合同異」之說破之，而墨者更辨護之。經上一篇，全爲墨家要旨爭辨之辭，未嘗或見雖亦有「辨」「說」之界說，第其一端耳，其旨固在「墨」而不在「辯」也。辯經之名，魯勝妄自杜撰，爾古無是也。墨經（卽經上）旣爲墨家要旨，故爲墨者所俱誦，又爲辨者辨難之鵠的。墨經旣爲墨者所俱誦，辨護時必多所依放，故經下辨辭，往往一本於經上。墨經欲爲墨者所俱誦，故爲文多界說，辭約而旨博也。辭約旨博，後人必難索解，故易受辨者之非難，自互又倍譎不同，韓非所謂「書約而弟子辨」也。經下一篇，當爲辨護時某派之領袖所爲，其徒以之爲辨者相辨之根據者，故亦尊之爲經；爲別於俱誦之墨經，乃以俱誦之墨經爲經上，而以之爲經下。兩篇旨趣不同，文亦大異，此篇之所謂墨經，祇限經上；經下非墨者所俱誦，當別論，此不具焉。

墨經久無校釋，脫誤至不可讀。晉雖有魯勝之墨辯注，然僅以形名爲指歸，而其書又不存。自清代考據之學興，墨子書乃有汪中孫星衍畢沅孫詒讓之校釋，然於上下經及上下經說，終以訛誤過甚，辭約旨博，不能通其義也。近今學者，乃驚爲「奇文」競相校釋，必取難解者而強解之，自矜剏獲，校改釋義，皆以意說，遇有不合意處，不曰衍文，則

曰脫文，再不然，則曰訛誤，或隨意移文，或任情破字，每舉一義，輒相爭訟，或釋之以科學，或解之以詭辨，議論紛錯，互相是非，不顧文義文例，妄生穿鑿；不顧學術情勢，强加附會；皆碎詁條釋，不觀通其旨，錯亂古籍，寖以成俗矣！夫墨經也者，別其旨曰「墨」，著其篇曰「經」，必有一貫之系統可尋，豈可如近人之視同普遍之定義然者？又豈可如近人之視同碎亂之字典然者？前人勘書，皆守本文，不知則闕，不敢輒改，然沿訛踵謬，而義不可通。近世之人，乃輕以臆改，遂使古籍文益俗而義益謬；傳之後世，雖有善讀者，亦將膠於謬說，茫然無可得其義矣。張惠言之經說解，未得其解者仍太半；孫詒讓之閒詁，專於此諸篇，用十年之力，亦未見有若何之成功；梁啓超之校釋，竄易原書最烈，有誣古人也；伍非伯之解詁，亦僅於校勘有所闡發；章行嚴之墨氏墨學，則多所强爲辨說；鄧高鏡之新釋，則多所未校强釋；張純一之墨學分科等書，則多所附會穿鑿；胡韞玉之淺釋，則多所依附舊說，亦未能通貫也。此諸書者，余病之也久，本擬精審考核，草爲墨經原始一書，一校諸家穿鑿之積弊，作一貫之校釋，而還其本來面目。然以學有未逮，遲遲未能寫定。及全書粗成，除嘗以論宇宙一章，顏曰墨經宇宙論考釋，刊於去年大陸雜誌之新年特

大號，餘數章，終以數處訛誤，未能校勘，既不願曲爲之說，又不欲闕以問世，藏諸篋中，未以示人也。頃見謬說橫行，愈演愈烈，乃更出舊作，相爲校比，覺舊說之益不可通，而於墨經一貫之校釋則信之益堅，爰先就諸家附會科學之說而辨其妄，以求通人之裁定焉。夫校釋者，期得原始之經意而已，苟違經意，雖新亦舍；苟合經意，雖舊亦取，此篇辨證諸家之妄而另闢蹊徑，非欲舍舊說而務新奇，亦求其不失古人之意云爾。

當近世西方科學輸入之初，國人頓起驚駭，舊儒自恥缺然，乃不惜割裂古籍，每掇拾古籍中一二可附會科學者，加以穿鑿，謂科學不足奇，我先民已先西方而知之，西方之科學實導源於我；幽厲之時，疇人弟子失散，避亂逃咎，不憚遠陟殊方，固有挾其書而長征者也。言物理上之三態變化，出於亢倉子也；化學之理，出於淮南子也；電學出於關尹子也；南宋祖冲之傳記造千里船之事，是火輪已創於劉宋之世；格致古微等書，如此類似之附會，尚不一而足；十三經西學通義尤爲其中有系統之作，舉西方之科學以及政教，無不以古籍附之，及今讀之，殆如夢囈！而墨經附會科學之說，亦於斯時始。

以墨經附會科學者，發自鄒伯奇。鄒氏見經中有「圜」「方」諸句，遂謂經中有中西算法。（見學計一得論西法皆古有）及陳澧乃略衍其說，以「同長以正相盡」謂卽幾何原本長線減短線之理；以「有間」句謂卽幾何之角；以「端」卽「點」；以「平」卽平行線；以「圜」「方」諸句卽幾何界說。（見東塾讀書記）孫詒讓撰墨子間詁，復加潤色；之於是墨經科學之說，幾成定論。晚近梁啓超校釋，益以「端」「尺」「區」「厚」爲幾何之點線面體，以「仳」爲比例，以「倍」「損」爲加減，以「刑之所以奮」爲論力學言力之運動，爲萬有本原。（見墨子學案及墨經校釋）海內學者，乃靡然從風，往往以發現墨經中之可附會者爲喜，於是遍覓全書，將可附會者，盡行附會之；欒調甫有墨子科學一文，（見齊魯大學國學彙編）分「動理」「幾何」「光學」「重力」「變化」五類；張純一更有墨學分科一書，分析更繁，曰形學，曰微積分，曰物理學，曰力學，曰機械學，曰測量學，曰地圖學，曰光學，曰熱學，曰聲學，曰醫藥學，曰生物學，曰生理衞生學，曰氣象學，儼然一科學大綱矣！二千年前中國科學之昌明，幾與今日等同，讀之不禁神往，何我先民之神明如彼，我後學之不肖又如是？

墨經論認識，步驟井然，其論德行「仁」「義」「禮」諸句，亦以次相承；其有一貫之文義可見，豈得碎亂如附會者所釋？或以上句爲幾何學，或以下句爲物理學，割裂全文，而益不可通也。科學既如彼其精，何全文編製又如是其疏耶？

參考西方學術而比較研究，本治國學應有之法則。若不作比較而妄加附會，「不惜自賤其家珍，曲學以阿世好，」此我治學者所當痛戒者也。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亦力斥附會而倡比較，惜其於墨經，亦未嘗好爲整理而比較也。其中國哲學史大綱，亦將墨經分爲力學心理學等，一仍舊儒附會之談。梁啓超治國學的二條大路亦力言整理國故之當還其本來面目，欲以漢還漢，以魏晉還魏晉，惜其治墨，亦多所穿鑿；其墨經校釋，破字特多，墨經之面目全失。胡韞玉讀墨子（國學叢選第十集）更嘗云：

「俞曲園謂代世西學中光學重學，或言皆出墨子，其備梯備突備穴諸法，卽泰西機器之權輿，讀古書最不可有此附會之說，古學自有好處，不必附西學而重，由陳出新，是在善學者，舊儒不知新學，每有此病。」

論益警切，誠足爲附會者戒。惜其墨子經說淺釋，（國學彙編第二集）於「平同高也」亦釋以幾何原本測平面之理；「同長以正相盡」「直參也」以及「端」「纑」諸句，亦全從

陳澧附會之說，未見古學好處也。夫墨學自有墨學之特質，墨經更有墨經之本旨，比較而闡發之則可，附會而穿鑿之，不特不豐其末，而反損其本也。

一　證之以進化歷程

(1)自發說之不可通

一時代之學術，有一時代討論之中心。此一時代前後之書籍，必皆受其影響，或承受而闡發，或反抗而排斥。驗之墨經前後古籍，絕未見有科學之跡；此亦未始不足以見墨經科學說之虛妄也。胡適雖於中國哲學史大綱中，稱揚墨經科學，推爲中國第一奇書，然亦未見論及源流，惟其先秦諸子進化論（科學第三卷第一期）則云：

「列子莊子時代的科學思想，比孔子時代更進步了，墨子時代的科學家，很曉得形學力學光學的道理……」

胡氏之意，似以墨子時代之科學思想，乃承莊子列子而來。列子書僞，可不辨；其所謂莊子之科學思想（物種由來），亦由附會而成也。莊子至樂篇云：

「種有幾，得水則爲㡭。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螬，

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鴝掇。鴝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此莊子「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厓之辭」也。莊子不譴是非，「是亦彼也，彼亦是也，」豈足以言科學？而胡氏釋此謂「幾」卽種子，故云萬物皆出於幾；緜象斷絲，卽微生動物以全節爲論微生物至人之進化歷程，穿鑿殊不可通。所謂「萬物皆出於幾，皆入於幾」此莊子「萬物皆化」「生死爲晝夜」之論；「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程生馬，馬生人」此生物偶生之說 (Obiogenesis) 與進化論適得乎反。當西方科學未發達前亦多此說，如謂牡肉能化蜜蜂，汙泥可生青蛙，腐肉可生蛆，河泥可生螺鱔魚，人魚 (Centauv) 及不死鳥 (Phoenix)，人魚可化爲人等是。莊子，苟繩以科學之史，在在足證莊子時代，尚未有何等科學思想也。

李季中國哲學史大綱批評論墨經科學之起源云：

『實則一切科學，都起於社會之勞動中實際的應用，並不是任何人憑空想出來的。他們的門徒，因參加生產，或

接近農工而獲得種種經驗，創造種種科學，這是理所當然，絲毫不足奇怪。』

科學之起於應用，固確切不易；然科學之起，決非由於一人一時之應用試驗，必累千百人之經驗，始漸可觀。墨經之前，既無科學可言，墨經如附會者所釋，又如是其精博，此亦理所不可通。科學之起既由實驗，故其思想亦無不由實際而進於理論；此中外各國所同然。而梁啓超釋「盈」句云：（見墨經校釋）

『於尺無所往而不得者，……引端爲尺，則尺函端無數；縱橫曲折以成區，則區函尺無數，積疊以成厚，則厚函區尺端無數，隨所引而皆有函。』

梁啓超釋「端」句又云：

『點者，不可分者也；不分，是無間也。』（其他諸家類此之釋尤多）

是皆已遠離實際，而深入理論，非一人一時之實驗所能得，彰彰可見。科學出自傑出天才之說，可不攻自破也。雖然，古代之科學與哲理，相混而不淸，數學尙有數之運用，而物理則絕少踪跡；附會者竟以墨經亦有燦爛之物理學，此更理所不可通。

欒調甫墨子科學云：

『墨子科學，……有「動理」「幾何」「光學」「重力」「變化」之說，先秦諸子嘗採其辭，以爲談辨者矣。然惟「飛鳥」「越南」之論，中於肯綮。』

欒氏似指名家之詭辨，爲墨子科學之影響。名家「卵有毛」「目不見」「火不熱」「雞三足」之辭，皆「以反人爲實」「欲以勝人爲名」「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者也。而胡適郭沫若竟皆以科學釋之。郭沫若於「火不熱」「目不見」以熱學光學釋之，（見郭氏文藝論集）其穿鑿附會，固不待深辨。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以「卵有毛」「馬有卵」皆含有生物學重要之問題，與進化論相關；以爲雞卵中已有雞形，馬嘗經卵生之階級，龜嘗有長於蛇之可能。信如胡氏之說，則公孫龍輩所言，與其所釋莊子相類，何莊子之復與公孫龍輩相責難？公孫龍子堅白論云：

『且猶白以目以火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

謂白之能見，以目與火；但目與火之本質，皆不能見其所以見者，「神」之通貫也。無「神」，雖有目，亦不能見。「目不見」之說，蓋本於此，烏有所謂科學思想也。「火不熱」之說，亦本於此，謂如無神，雖觸火，亦不能覺其熱也。「雞三足」之說，亦本於此，司馬彪謂

「行由足發動由神御，今雞雖兩足，須神而行，故曰三足也。」是也。

試更觀經下之辨說。其辨「目不見」云：

『知而不以五路，說在久。(經)

知：知以目見而目以火見而火不見，惟以五路知久。不當「以目見」，若「以火見」。(說)』

此謂眞知之得，以歷久之經驗。見以目見，目以火見，然火之本質本不能見其所以能見者，以五路(五官)以前之經驗，能見白而知爲白，必先前有白之經驗，非「神」之力也。

經下辨「火不熱」云：

『火熱，說在頓。(經)

火：火謂火熱也，非以火熱；我有(同又)若視白。(說)』

謂知火熱，不必以火熱我；見白而知其堅，不必由石觸我；皆以前之經驗故，非神之力也。

大抵墨家倡道經驗論之認識論，名家以直覺論之認識論破之，此則墨家更辨護之。吾人於名墨相辨之跡中，亦歷歷可見其無些微之科學思想存其間。

(2)外來說之更不可通

貴義篇墨子自稱：「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又稱：「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魯問篇墨子又有「若以翟所謂忠臣者」云云，此墨子屢自稱翟，則其名翟無疑。「墨」本非氏，故儒墨並稱，蓋「氏者所以貴功德賤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白虎通）墨子「賤者，本有名無氏；」惟單呼「翟」短促不順，又不易識別；翟墨之至也，遂冠之以「墨」而稱爲墨翟，於是「墨」漸成爲氏。孟子滕文公下已直稱爲「墨氏」矣。近人於名之上，亦有冠以職業或特點者。阿三業木匠，則稱之木匠阿三；阿二業皮匠，則稱之皮匠阿二，氏之起源，大抵如是。「墨」之由非氏而進爲氏，當亦如是。墨子魯人，故魯問篇謂其自魯卽齊，呂氏春秋愛類篇亦謂其自魯往而救宋。（淮南子亦云然）墨子魯問篇亦謂越王爲公尙過東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其遊歷，貴義篇謂其北之齊，南遊於楚衞，公輸篇謂其歸過宋；亦足證其國籍爲魯也。呂氏春秋愛類篇謂其見楚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渚宮舊事謂魯陽文君言於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亦足證其爲北方人也。淮南子氾論訓謂「鄒魯之儒墨」，亦足見墨之在鄒魯也。以上諸端，皆頗顯者，而胡懷琛不察，竟創墨子爲印度人之怪說；（見東方雜誌第二十五卷第八期）以墨指面目黧黑，翟爲

狄之異文墨翟者，黑狄也，蓋印度出家人，故孟子譏其無父。其論淺陋可笑，狄爲古人輕視北方異族之辭，若翟意爲狄，墨子豈願自稱？夏代文化幼稚，名尙通俗，多以動植物爲名，說文云：「禹，蟲也；鯀，魚也」契古文离，亦獸名；墨子託古於夏，亦尙通俗，其所以名「翟」者，蓋翟爲山雉尾長者，亦當時通俗之禽。墨乃學派之名，荀子禮樂篇云：「刻死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惑」刻死附生，亦實利主義之謂也。若墨意爲面黑，則猶今人譏印度人爲「黑炭」，主「尙同」之墨子弟子，又豈願堂堂稱其師爲子墨子哉？孟子譏其無父者，以墨家兼愛，無親疏之別，視父若無也；不然信如胡說，孟子曰：楊氏爲我，無君也；墨氏兼愛，無父也。孟子譏墨氏無父，以其爲出家人，則孟子譏楊氏爲無君，必以其爲居於無政府之國矣！其說之妄謬有如是者！此已由鄭師許吳進修屢加辨正矣，此不詳論。

後胡氏更爲墨子學辨一書，（今已載入衞聚賢古史研究第二集）不特辨認墨子爲印度人，乃謂墨學亦全本於印度，以哲學科學文學宗敎風俗器物諸端辨證之；論證雖多，但全出附會，余已於墨學非本於印度辨一文中詳辨之矣，（見大陸雜誌第一卷第六期）文繁不具引，僅就「其墨經出於尼乾子經」之說而略辨之，以明墨經之

非外來也。

胡氏辨證墨經出於尼乾子經云：

『(經)知：聞，說，親。

(說)知：傳受之聞也。方不庫，說也。身觀焉，親也。

……百論疏云：「舊有尼犍子經，說有十六諦：量諦有四種，一現知：如眼見色耳聞聲等；二比知：如見一分，卽知餘分，見煙知有火等；三，不能知，信聖人語；四譬喩知：如見日去等……」墨子分知識爲三種，卽倂四量而爲三也。親知卽現知，說知卽比知譬喩知倂合爲一，聞知卽聖人語。』

昔黃建中爲墨子分經辯論三部考辨，(見學衡第五十四期)其辨胡適經說作於施龍時之說云：

『至其堅白之辯，同異之論，固往往與公孫龍書及莊子所述惠施之言相出入，此則惠施公孫龍取諸墨經，非必經說作於惠施公孫龍時也。若徒拘泥時代以爲推斷，則經上所謂「聞知說知親知」，卽因明之「聲量比量現量」；經下之「偏有偏無有」，卽因明之「同品定有性異品偏無性」，不當又云上下經說作於因明學輸入中土以後邪？』

黃氏謂若因與施龍出入，而謂其作於施龍時；則「聞知說知親知」卽因明之「聲量比

量現量」亦可謂其出於因明傳入後矣；蓋所以反詰胡適者。不意曾幾何時，竟眞有人出而主之斯亦奇矣！

然細究之，墨經之「聞知，」言由傳受而得知也，所聞者包函古人語及今人語，非僅「聖人語」而已，下句墨經足以證之。下句墨經云。

『(經)聞：傳，親。

(說)聞或告之傳也；身觀焉，親也。』

墨經分「聞」爲「傳聞」「親聞」二種，尼乾子經所謂「聖人語」者，僅「傳聞」中之一部耳。豈得謂與「聞知」相同？墨經所論，在分析知識之來源，在研究如何而可得知識。量，審也。「量諦」者，在審察如何之知識可信，故云：「不可知，信聖人語。」卽以胡氏所舉中觀論之言：

『信有四種：一現事可信；二名比可信，如見烟有火；三名譬可信，如國無鍮石，鍮之以金；四名賢聖所說，故可信；說有地獄，有天，有鬱單越，無見者信聖人語，故知。』

足以佐證。是墨佛根本討論之問題，已不同矣；胡氏之附會可見。且更觀其墨經出於尼

乾子經之理由，其一云：

「此種精密之思想在中國古代決不能有，卽在今日中國思想，大多數猶籠統，在彼時能分析得如此淸楚，似與事實不合。」

今日中國之思想大多數籠統，此指普通一般人而言；「在彼時能分析如此淸楚，」蓋彼時之特殊人才也。先秦諸子思想，皆甚精密，爲今普通人所不能及者多矣，非僅墨經而已也。豈得謂皆「似與事實不合？」若必欲謂墨經之說出於印度，則今日印度思想大多數何如？吾恐今日非特中國，卽世界大多數「猶籠統，」不能「如此淸楚」也。其二云：

「百論誦尼乾子經者之苦行，有赴火投淵等行；又百論疏稱尼乾子經有天文地理算數醫方等。按墨家抱犧牲精神，雖蹈湯赴火亦樂爲之；墨經中亦有數學，是皆相合。」

佛家與墨家之有犧牲精神，蓋皆主力行其道使然，非何者本於何者也。又墨經中絕無數學，數學皆近人附會而成。卽認墨經中確有數學如近人强解者，今尼乾子經不復可見，其所論數學安能知其「皆相合？」又安知其數學與强解而成者，非絕然不同也。尼

乾子經是否出於墨經之前，尚不可定，卽能皆相合，安知非尼乾子經出於墨經也？

要之，衡之以歷史進化之論，文明之進化，皆由淺入深，決無突然猛進，亦無突然猛退，西方科學漸次進化之跡，皆可得而見。若墨經如附會者所釋，則如此燦爛之文明，其如何而來？又如何而去？謂之來自印度，固不可信；若果來自印度，印度斯時，亦無如此燦爛之文明。上古印度，除形而上學神秘思想外，本無科學可言也。是墨經科學之說，驗之外來自發二說，皆理所不可通。其非附會而何？

二　證之以學術大勢

墨經一書，「堅白」「同異」之辨，爲其要義。「同異」之辨，在乎名實，人盡明之；至「堅白」之辨，前人未有確論。魯勝謂：『名必有形，察形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辨』然既在別色，與「堅」則何涉？此不可通。張純一墨子集解謂「蓋分析之法，在名學中至爲重要；堅白之辨，卽從一石之體而分析之也；」是亦牽强。名學之旨，在乎論究名實辨說之

理；分析一石之組合，與名學無涉也。汪馥炎堅白盈離辨一文，（東方雜誌二十二卷九號）亦但略論名墨盈離之異而未明此辨之源流。莊子天地篇曰：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者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辨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

欒調甫因謂辯者堅白相離之說，老子時已有之；非是。莊子書多寓言，全出虛構，此語當亦非出於孔子；孔子惟「離堅白」之說，已於莊子時風行，蓋可見矣。又如天道篇記孔老問答，孔子語中述及「兼愛」「兼愛」之名，出於孔後，乃墨子所倡道也；又如天運篇所載，老子有「儒墨皆起」之言，墨之起，離老子甚遠，此皆足證莊子所載孔老語，非眞出孔老口也。欒氏釋堅白盈離之辨云：

『辨者之離，乃離物而成之意；墨子主張物意相合，以爲於石堅白同體，既不可偏去而異處，則於意不相外。』

論亦迂曲。今略論「堅白之辨」之源流，而明其要義。

莊子天下篇云：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

「同異」之辨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

是知後世墨者，確相訾以「堅白」「同異」。莊子駢拇篇云：

『駢於辨者，纍瓦結繩竄句游心於「堅白」「異同」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楊墨是矣。』

是辨「堅白」「同異」者，墨家而外，尚有楊朱之流，而莊子皆非難之，以爲「無用」也。辨時非特「纍瓦結繩」「竄句游心」穿鑿附會也。莊子齊物論云：

『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

是「堅白」問題，惠施輩亦嘗辨之；其所辨者，殊於衆人，非衆生所明也。荀子修身篇云：

『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君子不辨，止之也。』

荀子儒效篇又云：

『若夫充虛相施易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是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不知無害爲君子，知之無損爲小人。』

是知「堅白」之辨，虛空抽象，未能僂指，無關德行；知不知無所損害也，故儒家亦非難之。

韓非子問辨篇亦承其師云：

『「堅白」「無厚」之辭章，而憲令之法息。』

是「堅白」之辨，亦爲法家所排擊，以與憲令無涉也。總上所述，知「堅白」之辨，冠於諸辨之首，前後各家，莫不受其影響，此固一時代討論之所在。墨經（經上）爲墨家所俱誦，文皆界說；其論「堅白」，亦非說辨；既未「纍瓦結繩」，又未「竄句游心」，必「堅白」問題之提出者，是時猶未嘗與人相辨也。墨經云：

『(1)有間，中也。（經）

〔有〕有間謂夾之者也。（說）

間，不及旁也。（經）

〔間〕間謂夾者也。尺，前於區穴而後於端；不夾於端與區穴。及，及非齊及之及也。（說）

纑，間虛也。（經）

纑：虛也者，兩木之間，謂其無木者也。（說）

( )盈，莫不有也。（經）

盈：無盈無厚；〔盈〕於尺無所往而不得。（說）

堅白，不相外也。（經）

〔堅〕得二異處，不相盈，相非是相外也。（說）

(3)攖，相得也。(經)

攖：尺與尺俱不盡；端與端俱盡；尺與端俱，或盡或不盡；堅白之攖，相盡；體攖，不相盡。(說)

(4)仳，有以相攖有不相攖也。(經)

仳：兩有端而后可。(說)

(5)次，無間而不相攖也。(經)

次：無厚而后可。(說)』

墨經論及「堅白」者，僅上一章，舊儒釋此，多所碎亂。陳澧釋「有間」為直線角，釋「纑」為「廣縱相乘謂之冪」(見東塾讀書記)胡韞玉釋「盈」為「長」，釋「次」為平行線；(見墨子經說淺釋)而章行嚴釋「纑」則曰：『兼象中虛吾因隨遇得以入之。』釋「盈」則曰：『盈而吾見其有間，可得將吾意以入之也。』章氏全以「兼愛」釋之，亦皆臆說。梁啓超則以「有間」等句為論物理，以為「物質皆有孔隙」以「盈」句為論幾何，以為「有容積纔成體」以「攖」句為論點線相交之異同；以「仳」句為論比例，又以「次」句為論形之排列。(見墨子學案)若果為科學書，豈得紊亂無系統若是？此墨經一篇，當亦同他篇，決非雜亂無章，必有一貫之系統也。

竊意上章，爲論萬物之結構，乃墨家宇宙論之要義，爲「堅白」之辨所從出。墨家以爲萬物之成，由於物德不同之組合。此章八句，蓋論組合之五式。今略釋之：

（1）「有間」「間」「纑」三句，蓋論有空隙之組合。　物德之組合，有排列而有空隙者。此空隙，墨家命之曰「纑」。故曰「纑，間虛也。」居中之物德，則命之曰「有間」。故曰「有間，中也。」又曰：「有間，謂夾之者也。」居旁者，則命之曰「間」。故曰「間，……旁也。」又曰：「間謂夾者也。」夾本從二人夾侍一人之像，引伸爲兩以夾一之意，故夾時，居旁在外者謂之「夾者」；居中者謂之「夾之者」也。此類有空隙之組合，須夾者與夾之者不相連及而后可。故曰「間，不及。」此「及」爲連及涉及之及，故經說特申言曰：「及，非齊及之及也。」

（2）「盈」與「堅白」兩句，蓋論相混合之組合。　物德之組合，有相混而排列者。各物德既相混，則無論何點，皆函各物德。故曰：「盈莫不有也。」又曰：「盈，於尺無所往而不得。」夫測物量邊，量邊用尺，尺蓋「邊」義，引伸而得；非全同幾何學之線也。「於尺無所往而不得」者，蓋於邊界之內，各物德皆無所往而不得也。若不相混排列，則不

能積疊而成體，故曰。「無盈，無厚。」此類排列，最普遍而最重要，故經文特舉一例以明之曰「堅白，不相外也。」謂如石乃堅白二德相盈而成；不相盈而相外，卽不得成石。

(3)「攖」句，蓋論相接疊之組合。物德之組合，有相互接疊者。若堅白之在石，則盡相接疊；一部接疊則不相盡也。故曰：「堅白之攖相盡，體攖不相盡。」(相盡之「攖」與「盈」同。)尺，邊也。邊之狀態不一，故接疊不相盡；端之大小畢同，故接疊皆相盡若尺與端相接疊，各端之和與尺等則盡，不等則不盡也。

(4)「仳」句，蓋論不規律之組合。不規律之組合，有相攖者，有不相攖者。

(5)「次」句，蓋論有規律之組合。物德之排列，井井有序，旣無空隙，亦不接疊，皆相並而排列者也。

墨經以爲物德之組合，不外以上五式——體積之成，皆由相盈相攖之組合，物德相盈相攖，乃積而厚。厚則「有所大，」而體積成矣。稽之西洋學術史，初亦未有科學，而附於哲學中，最先所討論者，亦卽宇宙本體之論，我國環境雖與西洋有異，而歷史之過程，要亦相似也。先秦時，科學當亦未離哲學而成立，「堅白」之辨，當爲宇宙論，而非科學也。

論者或以「天志」爲墨家宇宙論，以爲宇宙之間，唯有一天耳。然不知墨家之重迷信，主「天志」「明鬼」皆於後起。詩小宛云：「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小弁又云：「何辜於天，我罪伊何。」足見我國古代社會，以天爲主宰之迷信甚盛；墨家因其道難行，反天下之心，乃不得不利用此等迷信，以圖發展其學說。其論「天志」之根據云：

『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犓牛羊豢犬豬，絜爲酒醴粢盛，以敬事天。此不爲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乎？』（法儀）

『楚之王食於楚四境之內，故愛楚之人，越王食於越，故愛越之人。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知其兼愛天下之人也。』（天志下）

此二段論證，以衆人之祭天，而斷天下之國與民，皆天之邑與臣，以楚越等王之兼愛楚越之人，而定天下之主宰，兼愛天下之人。而非命篇，則以衆人未嘗見命之物，聞命之聲，斷定命爲確無，然則衆人多嘗見天之食乎？此與墨家尙實之義相乖，此非墨家本義，牽强以當時之社會迷信拉入而利用可見。尙賢中云：

『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故天鬼賞之，以爲天子。』

『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賤之，……故天鬼罰之使身死而爲刑戮。』

是則天志非墨家本義，利用之以謀發展其學說之跡，又可見矣。

試更觀尚賢尚同諸論，皆分上中下；墨家作事，極有紀律，而必合於需要，此三者當非作於同時，況文義之大同小異哉？依文字理論考之，上篇名上，文約旨要，較重理論，其著作時期或較先；中篇次之；下篇文繁好辨，當又次之；下篇作期最晚，而迷信最重，及隨巢子田俅子胡非子諸書，則更盛言迷信；（見韓非子呂覽及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所引）是則吾人於其漸次演化之跡，亦足見迷信非墨家本義，而爲後世所拉攏也。故其俱誦之墨經，亦未嘗稍及迷信。不然，若「天志」果爲墨學之根據，則何排斥鬼神之儒家荀子，但攻其持之有故之「節用」，反不排其牽強附會之迷信根據乎？

墨家尚實，其宇宙論，當亦較切實，近乎物質也；盈堅白之論，必爲其本義無疑，故辨者嘵嘵駁難之。墨學之道，以自苦爲極，反天下富貴者之心，而爲貧賤者所能耐，故其說多傳佈於貧賤階級；貧賤階級，知識較幼而重迷信，故墨家愈後，迷信愈重，其論亦愈鄙，「天志」之說，必爲後世所拉入，其學之中絕而無人信仰，亦勢使然也。

先秦之辨者，頗類希臘之詭辨家（Sophist）。希臘之詭辨家，起於紀元前第五世紀後半葉，周遊各地，崇尚口辨。中國之辨者，起於紀元前第三世紀，亦周遊各地，荀子儒效篇所謂：「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其稱譬，老身長子，不知惡也。」希臘詭辯家之起，蓋所以排擊當時探討宇宙論者；先秦之辨者亦然，亦所以攻擊論及宇宙之墨家，墨家既創「堅白相盈而成石」之宇宙論，於是辨者創離堅白之說以破之。墨者以無盈無厚，有厚乃有所大，而辨者則云：「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莊子天下篇）

如前所論，上下文庶幾可一貫，與學術情勢亦相承，於「堅白」之辨，亦可明其跡象與流變。細察墨者辨者，實皆未知科學；辨者之辨，飾人之心，易人之意，固不合理，墨者之論，雖較精深，然堅卽硬度，白蓋色澤，皆附於物質之性質，本無所謂盈與離也；驗之科學，理皆相違，而欲謂墨經有燦爛之幾何物理，其誰信之？

三 證之以本書思想

古人於空間之認識，不離實物，離實物，卽無空間可言；其空間與幾何學之空間，絕

然不同；考之墨經亦然。墨經云：

『窮，或有前不容尺也。（經）

窮：或不容尺，有窮；莫不容尺，無窮也。（說）

盡，莫不然也。（經）

盡：〔俱〕止動。（說）』

孫詒讓墨子間詁釋「窮」云：

『蓋以布幅爲喻自端至尺爲半，不容尺謂不及半，明其易窮也。』

令人讀之茫然！何墨經中忽喻布幅之易窮？梁啓超墨經校釋釋「窮」爲域之終極，而釋「盡」則曰：

『盡，全稱也。如言「凡人皆有死，」則主詞表詞皆盡之；故曰：「莫不然。」動相全止，卽圓成之義，故說如此爲釋。』

梁啓超迷信於墨經科學之說，乃無釋不以科學附會之。此章上文爲「久」「宇」兩句，蓋論宇宙之意義；下文爲「始」句，亦論時間之開始，何得論理學插入其間？此章承上「久」「宇」而言，「窮」則言「宇」之終極，「盡」則言「久」之終極。「或」同「域」，「有」同「囿」，「或有」者，宇之邊際也；邊際之前，更不容尺，斯爲宇之終極矣。「盡」言宙之終極；動作不止，

則變化不已，時間無盡也；若動作俱止，絕無變化，天下之物，莫不皆然，則無時間性可言矣。此則宙之終極。墨經論宇宙，皆有終極，皆就動作實物立論；此與古希臘同。希臘之論宇宙，亦以爲一質融之形體也。其論空間，則上下四方有限；其論時間，則往來古今有盡。與科學所論，絕然不同也。科學所論空間，則以爲絕對無限大，非有邊際也。其論時間，亦以爲至於無限，非人力之所能伸縮也。

墨經經說云：

『化：若鼃爲鶉。』

「鼃」古「蛙」字，說文云：「蛙，蝦蟆也。」其說與淮南子等書全同。淮南子齊俗訓云：

『夫蝦蟆爲鶉，水蠆爲蟌蒁，皆生非其類，惟聖人知其化。』

列子天端篇亦有此文。萬畢術亦云：「蝦蟆得爪化爲鶉。」論衡無形篇亦云：

『歲月推移，氣變物類，蝦蟆爲鶉，雀爲蜃蛤。』

而呂氏春秋季春紀淮南子時則訓亦云：「田鼠化爲鴽。」高誘注云：「鴽，鶉也。」交州記亦云：「南海有黃魚，九月則化爲鶉。」蓋古人以「鶉無常居」（陸佃語）遂以爲彼變

化無窮，皆他物化成也。此生物偶生說（Obiogenesis）或無生原始說，（Spontaneous Generation）本古人普遍之信仰，蓋未諳生物學使然。墨經經說所言，亦同乎其他古籍，未有若何科學思想也。欲謂墨經有精深之自然科學，又其誰信之？

四　幾何學辨妄

（1）辨「端」「尺」「區穴」非幾何之「點」「線」「面」

附會者以「端」「尺」「區穴」謂即幾何之「點」「線」「面」；此為世俗所深信，而引為美談者。然稍深究，知亦非實然。墨經論空間，不離實物，不同乎幾何之空間；所謂「端」「尺」「區穴」，亦未嘗一離實物，與幾何之「點」「線」「面」，亦相迴異。

「端」，墨經有專論。墨經云：

『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經）

端：是無同也。（說）』

序，等次也。端之為物，無長廣高厚，至微極小，無等次可言也。論其地位，則處於最前；故云：

「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墨經之所謂「端」僅限於實體之最前處，不若幾何「點」之普遍而在於想像中也。陳澧訓「序」爲「旁」因謂幾何之線無廣，是無兩旁也；失之牽强。王引之校「序」爲「厚」，非是。墨辯注叙云：「名必有分明分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辨。」足證墨經之「無序」不訛。而梁啓超從之，而因謂「點無長廣厚薄，故曰無厚。」亦非是。梁氏又校經說之「同」爲「間」因謂：「點者，不可分者也；不可分者，無間也。」此亦失之穿鑿。端無體積，與無相同，故云「是無同也。」章行嚴以「端」「始」並釋，以「始」爲「久」之起，而「端」爲「宇」之起；因謂「兩點相承，卽成爲序，今著體之所自始，限於一端，故曰無序而最前。」亦非是。墨經論「端」，可於「端」句見之，其論「尺」與「區穴」，則可於「間」句見之。

墨經云：

『間，不及旁也。

〔間〕間謂夾者也。尺前於區穴而後於端，不夾於端與區〔穴〕。及，及非齊及之及也。』

梁啓超墨經校釋云：

『區者，…有長有廣…先有點而後有線，先有線而後有面故曰:尺，前於區而後於端。則似尺在端與區之間，而其實不然，蓋間之義，不如此也。』

梁氏因欲强之爲幾何學，乃强釋「前後」爲「先後」，殊不可通。此句所論，蓋爲物德有空隙之組合，前已論之矣。物德之夾他物德者，謂之「間」彼處於他物德之旁，故云:「旁也。」夾者與夾之者，須不相連及，然後有空隙。譬若一物，尺，邊也；區穴者區域內之空間，卽表面也。端處於最前邊（卽尺）處於端後，表面（卽區穴）則更處於邊後，故云:「尺，前於區穴而後於端。」如下圖:

端　尺　尺　區穴

然端爲尺之一端，尺爲區穴之周界，（如云若尺之端）尺既連及端與區穴，故尺不得名爲「有間」而「端」「區穴」亦不得名爲「間」，故云:「不夾於端與區穴。」此乃作經說者，恐人不明「間」義，故擧實例以明之。所謂「端」固指實物之最前點，「尺」亦指最前之線，「區穴」亦指最前之表面，與幾何學想像中普遍之點線面，亦大異也。

墨經云

『盈，莫不有也。(經)

盈：無盈無厚；「盈，」於尺無所往而不得。(說)』

此「尺，」孫詒讓校「石，」固誤；梁啓超釋云：

【於尺無所往而不得者：引端爲尺，則尺函端無數；縱橫曲折以成區，則函尺無數，積疊以成厚，則函區尺端無數，隨所引而皆有函。】

梁氏此釋，誠哉其幾何學也。然察幾何之理，積點而成線，積線而成面，積面而成體，則墨經何不云「於端無所往而不得，」而必云「於尺？」此依前後文義，蓋論物德相混之組合，前亦已論之矣。尺，邊界也；於尺無所往而不得者，各物德既相混，於邊界之內，各物德無往而不得也。尺之義爲邊界，於此亦可見之，非幾何中想像之線也。

墨經云：

『庫，易也。(經)

庫：區穴若斯貌常。(說)』

此句上下文皆論動作，此句所論，當亦不出此。易，換易也；釋名云：「庫，舍也；物所在之舍

也。」庫乃藏物之所，時將物件移出移入，庫之區穴，依然若斯，外貌猶常，而物已易也。此云「區穴」當指庫之區域內之面而言，此亦指實物與幾何學想像之面，亦判然不同也。

至欒調甫墨子科學，釋「端」爲光線之端，釋「纑」爲無厚之面，此更穿鑿不可通。欒氏謂：如自壁穴引光入室，其抵對立之屏之體，則爲「端」，屏近則端近，屏遠則端遠，而近屏之端，實爲遠屏較後之體。端無定序，故曰：「無序而最前者也。」又謂：一光祗一端，故曰「是無同也。」「尺，前於區穴而後於端」者，則以光線當屏穴間之長，爲在端後穴前；欒氏拘泥「穴」字，釋以「壁穴」因以光端之可隨屏伸縮釋「無序」；復因之以光線當屏穴間，釋「尺，前於區穴而後於端」然則光線爲一物，壁穴與屏，又各爲物，光線當屏穴間，則尺夾於屏穴間矣，何經說謂：「不夾於端與區穴」？欒氏釋「間虛」爲「有長廣而無厚」，此亦牽強；經說謂「虛也者兩木之間，謂其無木者也。」是「虛」指兩物間之空隙，非「無厚」之意。

(2)辨「平」「中」「直」「圜」「方」諸句非幾何定義

墨經云：

『平，同高也。（經）

　：「平」同「者」，以正相盡也。（此句本說，今錯入經文。）

中，同長也。（經）

中：楗與「柱」之同長也。心中，自是往相若也。（說）

「直」，中正「向」也。（經）

「直」：直，「參」也。（說）

圜，一中同長也。（經）

圜：規寫「交」也。（說）

方，柱隅四讙也。（經）

方：矩見「交」也。（說）』

「圜」「方」固幾何之二形，「平」「中」「直」則幾何所未有也。張惠言釋「中」云：「從中央量至四角，長必如一。」案量四角，固如一，如量邊則互參差，張說未當也。陳澧謂「中」即幾何原本「圜界至中心作直線俱等。」則此與圜義全同，亦不然。陳氏又謂

「平」卽幾何原本「兩平行線內有兩平行方形，有兩三角形，若底等則形亦等。」又謂「直」卽海島算經「後表與前表參相直。」皆附會而不相貫通。

法儀篇云：

『百工爲方以矩，爲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平以水，……皆以此五者爲法。』

是「方」「圜」「直」「正」「平」五者乃古百工之習用。考工記亦云：

『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心。』

荀子禮論亦云：

『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

蓋古於有規律物形之概念僅此。墨經此章，蓋論物形之規律，亦就百工所用之五者而論之也；與今幾何學不同。（墨經之「中」，卽法儀之所謂「正」。）圓方，工匠用之，幾何學固亦有定義；水平之法，「直以繩」「正以縣」之法，工匠用之，幾何學所不論究也。幾何學雖有「直線」與「中點」「中線」，但不與此同；工匠求「正」「中」以縣，墨經之所謂「中」，乃指正中之線，此線於幾何學中無用，亦無專名；幾何學三角形之中線，乃指底邊

中點與頂點聯結之線；與「正以縣」之正中線，絕然不同也。

五　力學心理學生理學辨妄

墨經云：

『力，刑（同形）之所以奮也。（經）

［力］：力重之謂；下與重，奮也。（說）

生，刑與知處也。（經）

生：楹（同盈）之生，［離］不可必也。（說）

臥，知無知也。（經）

（無說）

夢，臥而以爲然也。（經）

（無說）』

附會者釋此，皆以「力」句爲論力學，「生」句爲論生理學，「臥」「夢」二句爲論心理學，何全文不相貫若是？梁啓超釋「力」云：

『形之所以奮在力，深合物理，物質恆動不已，以成衆形：所費之重，即物之重量，故云：力重之謂。』

欒調甫釋云：

『其說蓋謂重勢就下，舉重乃以見力，是力生於重也。』

尹桐陽墨子新釋則釋云：

『所謂靜止物體，其運動必須作用於外力也。；奮迅也，謂運動迅速，今物理學有惰性即此。』

伍非伯墨辯解詁釋「力重之謂」云：

『謂其靜之量曰重，動之量曰力。』

又釋「下」爲地心吸力，因謂「地欲向下，人欲其上，重勝力則下，力勝重則上，故曰：舉重，奮也。」而墨子新釋亦釋「下」爲落下運動。經文寥寥七字，何能包函如許之義？諸家雖皆釋科學，而又言人人殊，此皆不察其一貫之思想，私意穿鑿所致。

張純一墨子集解釋「生」云：

『今生理衛生學本諸實驗，分析精密，遠勝古人，然惟知養形，不知養神，以視古人，甚粗陋也。』

則墨經之生理衛生學，幾駕今生理衛生學而上之！林昭音墨翟心理學研究（民鐸雜

誌第四卷第三號）以爲「臥」「夢」二句，乃論變態心理，謂墨子睡眠之說，頗帶近代動作派之色彩，墨子謂夢亦一種感覺，仍能引起由各官體來之一切過去經驗，使其互相聯合，發生隱動，猶日間躬爲其事，或躬歷其境。林氏釋「臥而以爲然，」偏於「以爲然」而忽於「臥」「臥」時「知無知，」知能已失其知，是知離形也。夢時，臥而以爲然，是形離知也。林氏之說無當。

愚意上章，全論人生，上下文皆一貫。以爲人生意義，非形骸之能奮而已，形骸之能奮者，力也；力也不得謂之生。故云：「力，形之所以奮也。」力者，所以動重者也；故云：「力，重之謂。」以力量施於重量之上，則重量因此而動，此卽「奮」之義也。故云「下與重，奮也。」形骸之能動，蓋形骸上有動力在焉。「生」也者，形骸與知能統一之謂，故云：「生，刑與知處也。」形猶今所謂身，知猶今所謂心，身心二者能互用，乃可謂之生；使身心離異，則雖生猶死，不可必謂之生。墨子乃一實行家，兼愛中篇云「言行若合符節，無言而不行」故力非形與知之分離。若臥則失其能知之能，雖未死，亦不可謂之生。若夢則臥而知其然，雖有知然而未行也；其知與形已離，雖似生，亦不可謂之生。

六　化學動理辨正

墨經云：

『(1)化，徵易也。(經)

化：若鼃爲鶉。(說)

(2)損，偏去也。(經)

損：偏也者，兼之體也；其體或去或存，謂其存者，損。(說)

(3)〔益，大也〕(經)

(4)環，〔俱柢〕(經)

環：俱柢也。(說)

(5)庫，易也。(經)

庫：區穴若斯貌常。(說)

(6)動，或〔徙〕也。(經)

動：偏祭徙，若戶樞免〔徙〕。(說)』

此章之「化」，附會者以化學釋之然鼃鶉之喻，乃無生原始說，悖於科學也。欒調甫墨

子科學，乃以五行變化釋之；亦不然。「動」句，附會者以爲科學之動理，亦不可通。此章蓋通論動作之歷程，爲宇宙論中論宙之一部；言古今往來之動作，不外六類：(1)變化(卽「化」句)(2)損失(卽「損」句)(3)增益(卽「益」句)(4)循環旋轉(卽「環」句)(5)換易(卽「庫」句)(6)徙動(卽「動」句)。墨經論宙，以爲全由動作所構成；若無動作，則無時間可言，所謂「盡，俱止動」也。

(1)變化　爾雅釋詁云：「徵，虛也。」「徵易」者，虛表易而質未變也。荀子正名篇：「狀變而實無別而爲異者，謂之化。」與此同義，其非化學明甚。

(2)損失　「偏去」者，一部離全部而去也；就其存者言，則損矣。此亦動作之一。

(3)增益　益者，言物外有他物增益於此物，使之增大也。此亦動作之一。

(4)循環旋轉　爾雅釋言云：「柢，本也。」孫詒讓謂：「環之爲物旋轉，無端若互爲其本，故曰俱柢。」甚是。蓋全部空間未動，惟各端將所處之空間轉遞而已。

(5)換易　庫乃藏物之所，物件時常移出移入，故从广从車。換易者，空間未變，物已易也。

（6）徙動　動也者，所處全部空間遷徙也。戶樞之動，僅在原空間中旋轉，此則爲「環，」非全部空間之徙也。

總合全章六句觀之，知「化」與「動，」亦僅論動作之一部，與「損」「益」「環」「庫」相同，亦未有科學思想也。

荀墨名學研究

嚴挺

一 正名

劉念親荀子正名篇詁釋自序曰：『班志稱名家者流，蓋出于禮官之守。近續溪胡適謂百家各有名學；名學者，以接以思以識以言以論以辯之學也。禮官所守，兼文散兩名。察名類之起，散名當在最前；譬若水自高原，流衍遠則別出多。班志所溯，頗見遠流；惟著錄七氏，勒成一家，若擯其他皆不得與，此則未若胡氏之言爲得實也。』推其意，以爲諸子各有名學，班志著錄七氏勒成一家，殊可不必。此演胡氏之說也。自予觀之，胡氏之說誠是而孟堅之所以列「名」爲一家者，亦有所本也。戰國策趙策記蘇秦之言曰：『今臣有患於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班志著錄七家，嘗古有形名家之名，司馬班氏據之而簡稱名家也。嘗論先秦名學，約分二派：一派，循名責實，按實正名；(鄧析子轉辭篇語)自名學而言名學，實爲立而非破，吾名之曰正名派。墨儒法皆是也。一派，譎辭詭

辯，離實超情以飾人之心，易人之意；乃破而非立，乃後起而非正統，吾名之曰反名派。惠施公孫龍其著也。班志所列七家，成公黃公毛公三家書今佚。鄧析尹文二家雖有書，然僞而非眞。（鄧析子爲僞書說見四庫全書提要。尹文子爲僞書，說見宋濂諸子辨，姚際恆古今僞書考，唐鉞尹文子辨僞。見淸華學報四卷一期）其可考見者，惟惠子公孫龍子二家耳。（公孫龍十四篇，今存六篇。惠子書佚，其說散見于莊子天下篇，而馬國翰又有輯本。）其爲正名耶？抑爲反名耶？稍籀其書者，皆能言之。以此推之，則班志所列餘五家，又無非如惠施公孫龍之反名者也。諸家皆論「形名」，而施龍輩獨稱形名家或名家者；亦猶儒之在古，本爲通稱，後乃爲儒家專名，以別于諸子也。

商君書定分篇曰：『名分定，則大詐貞信，民皆愿慤，而各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韓非子主道篇曰：『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又揚權篇曰：『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辨類。』商子之論，未若韓非之精；而韓非之論，則又自荀卿正名引伸而出。蓋『參同形名』者，荀子『辨同異』之謂；而『定位』者，則又荀子『明貴賤』之意也。法家正名，此其柢也。

論語：『子路問政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此孔子正名論之見于論語者也。禮記大傳篇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鄭玄曰「人治所以正人」）新序雜事第五曰：『孔子侍坐于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取于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故字衍，證見韓詩外傳）孔子曰（曰字據韓詩外傳補）「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可不愼乎?』（韓詩外傳卷末節亦有此文）韓詩外傳卷五：『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强以待之，辟稱以喻之，分以明之，歡忻芬芳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恆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愼之。』此孔子正名論之見于他書者也。而子以四教，言語居二，直說曰言，論難曰語，則孔子固不廢辯說者也。孟子正名之論，雖無明文可稽，然觀其與諸王之侃侃而談，與告子夷之陳相之徒斤斤而辯，亦可想其爲人。且孟子嘗云：『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可知孟子亦從事于辯學，而其所以從事于辯學者，又豈不以『世道衰微，邪說

暴行有作』者歟？降至荀卿，儒者正名之學大宏。（論詳后）荀子曰：『君子必辯。』又曰：『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又曰：『談說之術，矜莊以莅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持之，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皆見非相篇）荀卿正名，大較如是。而其非十二子，又謂子夏為賤儒，而推子貢至與孔子並稱，豈不以子貢之長于言語，而以子夏之『終日嗛然不言』（非十二子篇語）乎？荀子儒效篇云：『不卹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撙，以相恥怍，君子不若惠施鄧析。』非相篇曰：『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楊倞註曰：『此非公孫龍惠施鄧析之屬也。』非十二子篇曰：『辯說譬喻，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姦說。』又曰：『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是惠施鄧析也。』此荀子之非反名者也。以辯說為用，以正名為事，此儒家名學之概也。

墨子言辯，亦在立而非破，何以驗之？墨子曰：『辯論必立儀，言而無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辯，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古者聖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

百姓耳目之實。于何用之？發以爲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非命三篇，皆有所論。而籀其書，亦實能以此法貫之。則是墨子之名學，所以正名而非所以求勝人也。或謂墨子自有主旨以立辯，與名家之徒爲炫亂者不同，有先見之明矣！漢志墨家者流，墨子前後，尙有五家，今書皆佚，雖尹佚田俅隨巢胡非，馬國翰皆有輯本，然一鱗一爪，其神已不可覩矣！

右略論名儒墨法諸家之名學；儒墨法之名學，其爲立而非破，其爲正名而非反名，蓋名學之正統。然法家之書，語焉不詳；儒墨之論，則莫備於荀子之正名，墨子之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小取；故據此七篇而考論二家之名學焉。若夫名家之學，其爲反名而非正名，其爲破而非立，則非本篇所當詳，姑置之以待異日。

二　名之類別

僞尹文子大道上：『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其於名分三科，而荀墨二家之分名，更

有密于此者。經上曰：

『名：達，類，私。』

經說上曰：

『名：物，達也；有實必待文名也命之馬，類也；若實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實也；聲出口，俱有名，若姓字。』

墨子別名爲三：一曰達名，梁任公校釋曰：『達名者，物之通名也。』二曰類名，校釋曰：『類名者，以同類得名也。』三曰私名，校釋曰：『私名者，專有之名也。』欒廷梅云『達類二名，皆爲邏輯之公名，私名卽邏輯之專名。』荀以荀子正名篇證之，則所謂達名者，荀子之大共名也。類名者，荀子之大別名也。私名者，荀子之單名也。正名篇曰：

『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偏舉之，則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于無共而后止。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于無別而后止。』

正名篇大共名舉物爲例，與經上達名同；其大別名舉鳥獸爲例，則相當于經上所舉之馬。自名學而言名學，荀子之義較長。自今日之邏輯言之，則大共名乃概念外延之最大

者，而大別名乃概念內包之最大者。外延增加而內包卽小，猶大共名表象擴大而其包函之屬性減少也外延減少而內包反大，猶大別名屬性增多而其表象之範圍之減少也。

正名篇又曰：

『單足以喩，則單；單不足以喩，則兼；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爲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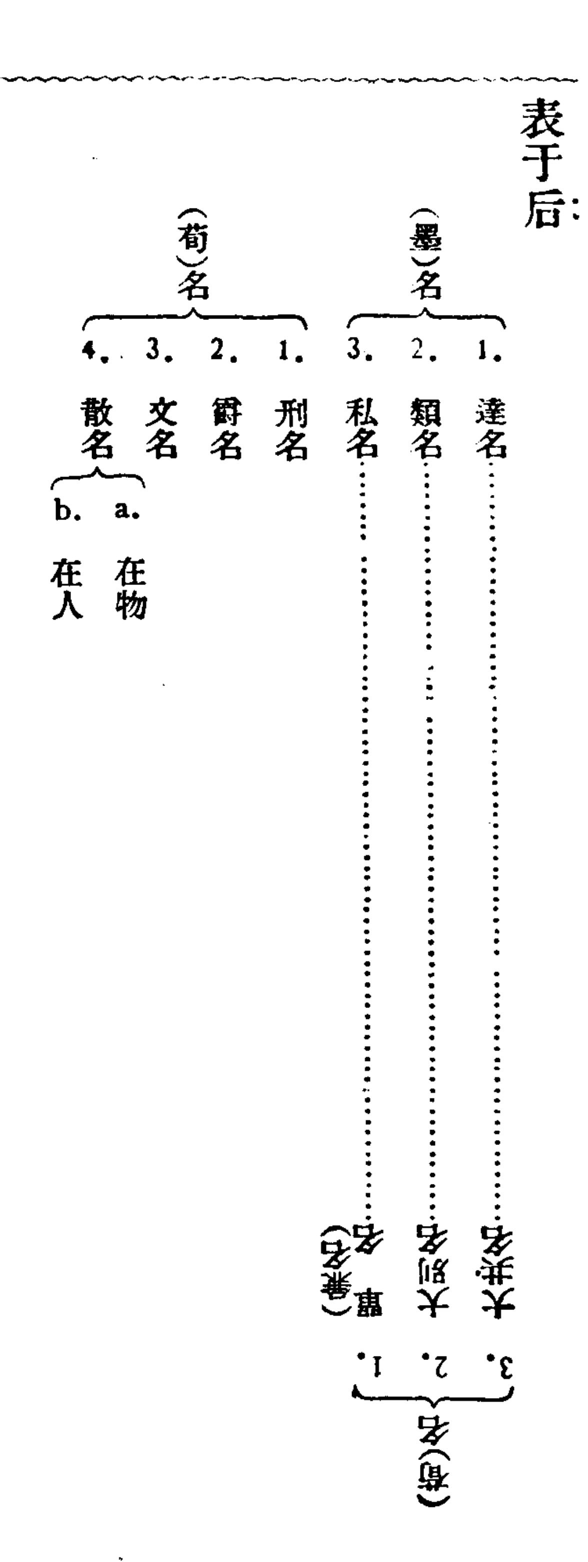
劉念親詁釋云：『單者，如命馬曰馬；兼者，如命馬之白者曰白馬。無所相避，雖共不害者，如十百成羣毛色錯見同時並命之仍曰馬；是也。』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單形足以喩，則單形；單形不足以喩，則兼色；色者本附於形也；故共而不害。

復次，荀子類別名稱，又有一法。正名篇曰：

『後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禮，散名之加於萬物者……散名之在於人者……』

楊倞注：『刑名，一切刑法之名也，爵名，五等諸侯及三百六十官之名也。文名，節文威儀之文也。』劉念親詁釋：『散名，猶言雜名也。太元元瑩、晝夜散者注散猶雜也。』然則散名者，刑爵文名外之一切雜名也。墨子名學，分析常較荀子爲密；惟名之類別，荀子反差勝於墨子也。茲列

表于后：



三　正名之用

經上云：『辯：爭彼也。辯勝，當也。』

此「彼」字，衆說紛紜。胡適謂「佊」字之誤。彼者詖也，爭彼者爭詖也。章士釗謂彼者他也，即名學之他詞，爭彼者，爭他詞之是非也。自予觀之，爭彼者，爭彼此之是非也。莊子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經說下云：『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者勝也。』

可證。欒云：「辯：爭非也。爭讀爲諍，彼讀爲非。」似可不必。辯，卽正名，蓋儒墨稱辯，正名而非反名也。小取論辯之用凡六：曰明是非之分，曰審治亂之際，曰明同異之處，曰察名實之理，曰處利害，曰決嫌疑。荀子則稍異于是，正名篇曰：

「辯說也者，心之象道也。」

劉念親詁釋：「相導以傳言，辯說以達意似之，故曰心之相導也。」按下文「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正是此意。辯說所以達意，其用一也。又正名篇曰：

「辯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楊注動靜是非也

又曰：

「今聖王沒，天下亂，姦言起，君子無埶以臨之，無形以禁之，故辯說也。」

此卽墨子明是非之意，其用二也。又曰：

「辯以盡故。」

按「故」者，所以然也。與墨子「故所得而后成也」之「故」字同義。「盡故」者，究盡其所以然之故也。辯說所以究盡其所以然之故，其用三也。正名篇又曰：

『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
『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

此即墨子察名實之意，其用四也。又曰：

『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爲有名也。』

「所爲有名，」探名之源也；名之用，明貴賤，辨同異；然則正之之用，何獨不然？惟親疏有序，上下有別，儒之敎也；故明貴賤。兼相愛，交相利，墨之敎也；故處利害。此則見異論異，未可議也。

四　內包與外延

墨子名學，兼內包外延二法。經上曰：

『體，分於兼也。』

校釋新釋皆謂爲幾何公理。而張純一集解則謂此乃演繹論證，其說較梁鄧爲長。

按，外延者，以較概括之原理爲基礎，從而推知特殊原理之法也。兼者，特殊原理也；體者，較概括之原理也。又小取曰：

『效者，爲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爲之法也。故中效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

胡適謂『此效，卽今之演繹法也。』詳見小取新詁。

經上曰：

『故，所得而后成也。』

張之銳新考正墨經注云：『故之名義，在名學中，爲斷其結果之辭。結果成於種種原因。所得，卽所得之種種原因。原因，前題也。故，斷辭也。綜合種種原因而斷其結果，名學謂之歸納法。』按內包者，以事實爲基礎，進而推求普遍原理之法也。此故，卽欲推求之普遍原理所得，卽所搜得之事實。張氏之言是也。又小取曰：

『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

胡適謂『此推，今之歸納法也。』詳見小取新詁。

荀子名學，重演繹而忽歸納。其正論篇曰：

『凡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辯訟不決。』

又解蔽篇曰：

『傳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天下有不以是爲隆正也，然而猶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邪？』

荀子以爲先立隆正，然後是非可分，辯訟可決；蓋隆正既立，其合於隆正者是，其不合於隆正者非，猶墨子中效者是，不中效者非也。蓋名異而實同者也。

五　名之認識

方圓黑白，形色之異也；淸濁緩急，聲之異也；甘苦辛酸，味之異也；香臭腥臊，臭之異也；疾痛寒熱，體之異也；此名之同異也。然則果何緣以認識其同異乎？荀子曰『緣天官』。正名篇楊注：『天官者，耳目口鼻心體也。』蓋同爲圓臚，同爲方趾，皆具有五官，以認識萬物之同異。故曰：

『形體色理以目異；聲音淸濁，調竽奇聲以耳異；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香臭芬鬱，腥臊洒酸奇臭以鼻異；疾養，凔熱，滑鈹輕重以形體異。』正名篇

惟五官之所以能認識萬物，則由於心之有徵知。其言曰：『心有徵知：徵知則緣耳

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心有徵知者，謂心能召萬物而知之也。（據楊注）能召萬物，故可以因耳而知聲，因目而知形。顧心之徵知，亦必有待於五官之接於物也，故曰：

『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薄其類，然後可也。』（正名篇）

劉念親訓薄爲著，甚是。類者，指色聲香味觸諸塵也。經上云：『知，接也。』經說上：『知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若見。』即此意也。五官與心，用實相輔，缺一不可。禪門謂根塵相接而生識，認識之道，亦猶是也。不然，則必爲不知者矣！故曰：『五官薄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正名篇）

夫所謂『緣天官』者，墨子『知以五路』之說也。校釋謂：『五路者，五官也。官而名以路者，謂感覺所經由之路。若佛典以眼耳鼻舌身爲五入矣。』然亦有不以五路，而能認識萬物者，然則所恃者又何物乎？經下曰：『知而不以五路，說在久。』久者，日常之經驗也，吾人之記憶也。譬諸月焉：其形若何，其運行若何，可不見月而知之也。所以然者，吾人日常經驗（記憶）中本有月之概念存焉。由是言之，墨子之觀察，較荀子更進一層矣。

讀子卷頭解題記兩種

錢基博

一　莊子南華眞經

昔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法自然。』莊子乃暢發其意。老子提要鉤玄。莊子博學詳說；老子正言若反。莊子寓言用譬；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恢恑憰怪，道通爲一。蓋莊子之學出於老子，而發以縱橫家言；猶孟子之學出於孔子，而發以縱橫家言也。戰國策士，縱橫抵巇，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雖儒者之純實，道家之淸淨，吐辭爲經，猶不能出縱橫策士之囿焉。則甚矣習俗之移人也！

漢書藝文志諸子畧莊子五十二篇，晉向秀注二十八篇，未卒業；郭象得其書而足成之，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爲三十三篇。中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凡六萬五千九百餘字。唐開元十九年，侍中裴光庭請册四子。天寶元年，詔册莊子宜依舊曰南華眞經，義取離明光華，發揮道妙也。大抵內篇，莊子立言以自抒所見；而外篇則引

釋老子之言者爲多；疑莊生先讀老子有所會，而筆之成外篇；又意有未盡，乃自著書，成內篇；故外篇十五可作老子注讀，而內篇則多老子之所引而未發者，題曰內篇，以別於外者，推其意若曰：『外篇所記，不過老子之所得，猶爲外鑠我而未能自有得也；未若內篇之自得其得，內心有耀也。』此外篇與內篇之別也。雜篇祇以記瑣聞，備遺忘，其與外篇有殊者，蓋外篇如近人之讀老札記；而雜篇則莊生之見聞隨筆也，其語淺深雜出，如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率爾而談，乏閎雅之致；世儒多疑爲後人攙入者。然太史公書傳莊子，已云『作漁父盜跖胠篋』則固莊生書所舊有；蓋隨筆雜記，不經意之作，淺率亦復何害；非若內篇之成一家之言，自鑄偉詞，未宜以輕心掉之也。終之以天下篇，則莊生自明其著書之趣也；宜出雜篇，而別署爲敘錄，以殿於後，如太史公書之終以自序，班固漢書之竟以敘傳也。大抵內篇七，皆抒所自得，辭趣華深，故別立篇目，特標三字以揭指歸，如逍遙遊齊物論之屬，是也。外篇雜篇，非所經心，則任取篇首二字標題而已。

老子言道德。莊子言內聖外王。道也者，人之所共由也；莊子論之曰外王之道。德也者，我之所自得也；莊子論之曰內聖之道。內聖得其自在。外王蘄於平等。『維綱所寄，其

維逍遙遊齊物論二篇』斯章生炳麟之所云，信有當於知言也！體任性眞，故自由而在我；逍遙遊之指也。理絕名言，故平等而咸適，齊物論之指也。夫俯仰乎天地之間，逍遙乎自得之場，固養生之主也。然人間世情僞萬端，而與接爲搆，日與心鬭；惟無心而不自用者，爲能放乎逍遙而得其自在也。夫惟逍遙之至者，爲能遊心乎德之和，不係累於形骸而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斯固德充之符矣。若是則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其所師而師者無心也。夫無心而放乎自在，任乎自化者，應爲帝王也。然則養生主人間世及德充符三篇，所以盡逍遙遊不言之指。而大宗師及應帝王，則所以竟齊物論未發之蘊者也。此內篇七也。凡外篇十五：曰駢拇，曰馬蹄，曰胠篋，曰在宥，四篇言絕聖棄知，絕仁棄義，以去性命之桎梏。曰天運，言逍遙無爲之爲采眞之遊。曰刻意，言逍遙之在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曰繕性，言以恬養知之爲逍遙。曰至樂，言至樂惟逍遙於無爲。曰達生，言棄世則無累於逍遙。曰山木，言虛己以遊世之孰能害。曰田子方，言遊於物之初。此言逍遙遊也。曰天地，言不同同之之爲王德。曰天道，言靜而聖，動而王之壹於虛靜恬淡寂寞無爲，所以明內聖外王之無二道；亦齊物論之指也。秋水言小大之齊，知北遊言死生之齊，此

言齊物論也。凡雜篇十：其中言逍遙遊者五，曰外物，曰讓王，曰盜跖，曰漁父，曰列御寇。言齊物論者五，曰庚桑楚，曰徐無鬼，曰則陽，曰寓言，曰說劍。一言以蔽之曰道法自然，無殊於內聖外王也。不任自然，則失其性命之情。壹任自然，則安於性命之情。性命之安在我，則放乎逍遙之遊內聖之德也。性命之安在物，乃以徵物論之齊外王之道也。此莊子書之大指也。然莊子書三十三篇，言逍遙遊二十篇，言齊物論者十二篇，而天下篇之爲叙錄者不算焉；則是詳於內聖而略於外王也。嗚呼！莊子不云乎！『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讓王篇故畧之也。然而荀子則譏之曰：『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有味乎其言之也！

莊子言之注者夥矣，要以晉向秀郭象注爲能會玄旨，而以唐陸德明音義爲多存舊詁；後人合刊爲一而相輔以行，如車之有兩輪，鳥之有雙翼也。明焦竑撰莊子翼，蒐采衆家，觀其會歸，而未覈於詁；近儒王先謙莊子集解，郭慶藩莊子集釋，於舊詁咸多覈定，而未順於訓；亦各有所蔽也。儻以資參證，勘異同，斯亦通人所不廢焉！

莊子之文，縱橫軼蕩，長於諷諭。略似戰國策。然莊子之文，以無爲有；國策之文，以曲

作直爲言不同，而興象則一；亦不可不知也。謹就誦覽所及，粗述指歸，著於篇，爲成學治是書者要刪焉。

二 韓非子

子者，自名一家之言；韓非子者，韓非之一家言也。非，韓諸公子，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而不名儒家；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其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病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事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非使秦；秦王悅之；斯害其才，讒下獄，自殺。則是非之著書，當在未囚秦前；而太史公自敘又稱：『韓非囚秦，說難孤憤，』乃史家駁文，不足爲據。漢書藝文志載非書

五十五篇。今所傳五十五篇書，冠以初見秦，次以存韓，皆入秦後事；而存韓一篇，終以李斯駮非之議，及斯上韓王書，其事與文皆爲未畢；疑非所著書本各自爲篇。非歿之後，其徒收拾編次以成一帙，故在韓在秦之作，均爲收錄，併其私記未完之稾，亦收書中，名爲非撰，實非非所手定也。

太史公書稱：『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漢書藝文志以非書入法家。今讀五十五篇書，然後知非之學，兼綜百氏，原道修法，執勢正名，辨難出縱橫，博喻似小說，（劉勰文心雕龍諸子篇曰『韓非著博喻之富。』）不名一家，而非暖暖姝姝一先生之言者可比也。顧其言有相用者：如解老第二十，喻老第二十一，道家言也。主道第五，揚權第八，大指言：『道以名爲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令名自命，令事自定。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此本道者之無爲，而用名家之正名也。大抵正名以定法，而原道以修術。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人生之所執，藏之於胸中，以偶萬端而潛偶羣臣者也。法者，臣之所師，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編著之圖籍，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故法

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此非之學所以自成其爲刑名法術之學，而不同於商君書者也。凡法家之言三十八篇，而其爲義也三：曰『法』曰『術』曰『勢』，而不徒『法』者，蓋『法』行以『勢』，則有威而『法』馭以『術』，則不測。曰有度第六，孤憤第十一，南面第十八，飾邪第十九，安危第二十五，守道第二十六，用人第二十七，大體第二十九，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問田第四十二，說疑第四十四，詭使第四十五，六反第四十六，入說第四十七，飭令第五十三，心度第五十四，制分第五十五，凡十八篇，論『法』者也。曰二柄第七，觀行第二十四，兩篇言『術』者也。曰愛臣第四，姦劫弑臣第十四，王守第十六，備內第十七，功名第二十八，難勢第四十，人主第五十二，凡八篇，言『勢』者也。亦有雜論『法』『術』者，曰和民第十三，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定法第四十三，八經第四十八，凡四篇。亦有雜證『法』『勢』『術』者，曰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難一第三十六，難二第三十七，難三第三十八，難四第三十九，凡五篇。而辯『法』與『術』之所以異趣者，曰定法第四十三。論『法』與『勢』之所爲相須者，曰難勢第四十。此所謂『法術之學』，而韓非書之中堅也。其它曰難言第三，說難第十二，初見秦第一，存韓第二，捭闔

飛箝，以爲抵巇縱橫家言也。曰說林上第二十二，說林下第二十三，道聽塗說，比於拾遺；小說家言也。至如十過第十，亡徵第十五，兼儒墨之義，綜名法之論，則又雜家言也。此相用者也。其相非者：曰忠孝第五十一，非道家也。曰顯學第五十，非儒墨也。曰問辯第四十一，非儒名也。曰五蠹第四十九，非縱橫也。謹汰其煩複，錄其精要，凡十二篇：曰忠孝第一，非道家也。曰主道第二，明術之出於道也。曰定法第三，論法之別於術也。曰難勢第四，明法之待於勢也。曰難一第五，難二第六，難四第八，明法以詰難儒也。曰顯學第九，非儒墨以申法也。曰問辯第十，非儒名以申法也。曰五蠹第十一，非縱橫以申法也。曰說難第十二，事游說以不廢縱橫也。雖篇章不具，而菁華畢出，庶爲讀者要删焉！

余讀韓非子書，雜取諸家；獨儒墨無所取，而慨乎言之曰：『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凡仁人君子，有行有俠之得民者，皆以爲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實啓秦政焚書坑儒之端；而韓非亦不能自免也！然余讀解老篇稱：『仁者，謂其中心欣爲愛仁也。義者，君臣上下之爭，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疏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宜；子事父宜；衆敬貴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疏者

外宜義者謂其宜也。禮者，所以情貌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喻，故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節之所以喻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爲外物動也，不知其身之禮也。衆人之爲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爲禮，以爲其身。』此以解老子『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三語而其詁發仁義禮三字之指，則純乎純儒者之言也！斯豈荀卿之教歟？大抵韓非盡斥堯舜湯武孔子；而兼取道德刑名法術之說，加刻覈焉；指事類情，剽剝儒者，而嫉文學之士彌甚；其言曰：『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然其著書，則文章聱聵而切於事情；如內外儲說，古以爲卽連珠之體所肇。淮南說山實首模效之。揚雄班固乃約其體而號連珠矣！

韓非子舊有尹知章注，見唐書藝文志，不載卷數，蓋其亡久矣！吳鼒景宋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郞印本，有注而不題姓名；而王應麟玉海亦稱韓子注不知誰作。獨元至元三年何犿本稱：『舊有李瓚注，鄙陋無所取，盡爲削去』云云，則注者當爲李瓚。然瓚爲何代人，犿未之言，且不知何據也？顧其注簡漏多舛誤，淸儒盧文弨羣書拾補王念孫

讀書雜志俞樾諸子平議咸有匡益。厥後王先愼旁采諸家，而折衷以己意，爲韓非子集解一書，校其譌闕，正其義故，視舊注後來居上矣！

籀讀既竟，於五十五篇粗有條別；旁引太史公以下諸家之說，以見指撝，而記之篇首。

告子辯

孫世揚

趙邠卿孟子告子篇注云：『告子者，告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能執弟子之問，故以名篇。』焦理堂正義云：『趙氏以告子名不害，蓋以爲卽浩生不害也。』案盡心篇「浩生不害」注云：『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未嘗言卽告子。告子之名不害，今雖不可考而知，亦無由知趙注無所本也。閻百詩釋地輒謂趙氏誤注，夫何以明其然邪？案告子亦見墨子公孟篇；彼文云：『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子墨子曰：「不可。今告子言談甚辯而不我毀。」』又云：『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爲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譬猶跂以爲長，隱以爲廣，不可久也。」』據此，則告子亦嘗學於墨子；趙氏謂其兼治儒墨之道，信矣！然墨子亟說魯陽文子；文子者，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當惠王之時；是墨子亦惠王時人也。孟子於梁惠王三十五年，始來遊梁，當楚惠王卒後九十六年，其時孟子蓋亦老矣，故梁惠王以叟稱之。使墨子而爲壽考之人也，或猶及見孟子之少。彼告子之年齒，則

當在墨孟之間，故兩得接焉。至趙氏以告子爲孟子弟子，則不然；孟子書以弟子名篇者，有公孫丑萬章；於告子則稱子而不名，蓋尊之亦遠之爾。公孫丑篇孟子答公孫丑曰：『告子先我不動心。』先我者，蓋謂其年齒長於我也；非必如趙注所謂未四十也。卽令告子之問，不敢挾長而孟子應答弟子，亦不稱告子之名，豈非不以告子爲其弟子之明證乎？蓋子者弟子可以稱其師，於論語見之矣；師亦可以面命其弟子，於孟子見之矣。未見有稱述其弟子之言而曰某子者。然則閻氏以爲趙氏臆度告子執弟子問者，良不誣也。

宋明理學家的本體論

蔣維喬

宋明的理學家，融貫了道佛二教的思想，一新儒家的面目。他們的本體論，根據周易大學中庸，採取佛家的方法，組成了新底唯理派思想。在我國學術界上，放一異彩。今分析敘述如后：

中庸裏的宇宙本體是「誠」。所以說：

『誠者，天之道也。』

『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據這些話去觀察，「誠」雖是宇宙的本體，却是理想的形而上的，不是實體的；所以它兼兩方面：一是萬物的本質；一是萬事的原理。同時它自身的意義，要從「用」上纔見得着。例如：要做到：「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矣」然後纔知道誠的用處，及其偉大！

中庸裏所說的本體，既是理想的形而上的「誠，」那麼要創出有形的萬物，自然

是很困難；從形而上的「誠」到形而下的器，其中缺少一種實質的媒介；無中生有，是不合論理的；因此中庸的作者爲自圓其說計，乃把「誠」神秘化認爲「誠」的創造萬物，是必然的神化。所以說：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至誠如神。』

這種本體觀，既這樣過於靈空；到宋儒周子出來；乃以太極爲本體。太極的意義比誠大，非但包涵了原來的「誠」，或生「誠」以外，還能生出「神」和兩種同質而異性的「氣」——陰陽。由神的開發而生出人的知；由氣的變合而生出形而下的萬物。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周子全書卷二通書誠上

「乾元」即「太極」，「萬物資始」是說太極生出氣，由氣生出萬物。「誠之源也」「誠斯立焉」是說「誠」由「乾元」而生；即「誠」爲「太極」所生。

「誠」爲五常之本，百行之源，即性命之本源。通書說：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氣」與「神」爲萬物形體之源。太極圖說：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周子全書卷一太極圖說

這是說由太極生神，由神而開發人的知。

『陰陽變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上同

這是說由太極生氣，由氣生出形而下的萬物。

周子把太極做宇宙萬物的本質，認爲由太極能生出誠以及神與氣等；這不單是思想的變更，也是思想的進展。因爲他這樣一說，就可以把中庸靈虛的毛病免除，漸漸着實起來，所以由周子到張子，乃創立一種「有」的思想。

張子底本體觀的方式和周子相同，他的意義却稍有不同。所謂方式相同，就是張子立一個「太和」爲最高無上的宇宙根源；從「太和」生出「理」以及「神」和「氣」，由「氣」的凝聚生出萬物；由「神」的清通而開發人知；是和周子太極生陰陽，陰陽生五行，大致相同。所謂意義不同，就是周子所說的氣，是偏於抽象的；這是因爲他以無極形容

太極的緣故。所以由氣生成萬物，先要經過「變合」而成五氣，再由五氣的順布，才能四時行，百物生。而張子所說的「氣」完全是實有的，就是空中的大氣；由氣生成萬物，只須凝聚一番就得了。現在引張子的話來作證：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緼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

在這段裏，「太和」就是宇宙最高的本體。「中涵浮沈升降……效法於簡者坤乎？」就是說「太和」包涵了許多理；「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這是說由「太和」生出「氣」和「神」。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

這是以空中大氣爲氣的本體。空中大氣爲物質，物質不滅，故氣爲實有。聚散變化，乃爲客形，並非幻滅。

『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以上均正蒙太和篇

這是說氣爲形而下底萬物的根源，而其形成的步驟，祇經過一番凝聚就得了。

周子和張子的本體論，都是一元論；到二程子，乃變更爲理氣二面論；理的專門名詞，則爲「中」。所謂理氣二面論，因爲二程子並不以氣與理是從一種最高的東西所生。祇以理氣互爲助長，相混而不離；萬物的形氣，固缺少不了理，也缺少不了氣。所以說：

『氣充則理正，正則不私，不私之至則神。』（二程全書卷十九粹言卷一）

『有理則有氣。』（伊川經說第一 全書卷十七）

『質（氣）必有文（理），自然之理也。理必有對，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必爲文，非知道孰能識之？』（粹言卷一）

『離陰陽則無道，陰陽氣也，形而下也；道，太虛也，形而上也。』（上同）

『論性（性即理），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程氏遺書卷六）

『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上同）

「清虛一大」，張子以爲氣之體。程子主張理氣互合，故謂專言氣不可；須兼理言。「清濁虛實」即理。

至於理氣的功用如何？彼「理」是使萬物所以爲萬物，以及萬物各得其當的道理。所以程子說：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

『天地萬物，各無不足之理。』以上遺書卷十一明道先生語一

『使萬物無一失所者，斯天理中而已。』粹言卷一

以上言理。至於氣，則是生成萬物底形質的。伊川說：

『萬物之始皆氣化；形而後以形相禪，有形化；形化則氣化漸消。……氣既化後，更不化，便從種生去。』程氏遺書卷十八伊川先生語四

所謂「氣化」，雖說是萬物生成的方式，但萬物既初由氣所化，那麼氣爲萬物體質的根源，自然明白。所以他又說：

『隕石無種，種於氣；麟亦無種，亦氣化。』同上卷十五伊川先生語一

關於本體論，程子張子不同的，除上面所說以外，還有下列二點：

一　氣的自身本質：張子認氣由「太和」所生，氣的自身本質，就是太虛；所以說：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太和篇

『知虛空卽氣，則無有隱顯。……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絕殊，入老氏有生於無之論。』同上

程子則以爲人氣由眞元之氣所生；天之氣，自然而生。他說：

『眞元之氣，氣之所由生。』遺書卷十五伊川先生語一

「人氣之生，生於眞元。天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上同

二　氣的生滅：　張子既認爲太虛卽氣，氣卽太虛；於是又認爲氣不生滅，只有伸屈；而說氣的聚散，乃屬一種客形。太和篇說：

「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

這就是說氣自太和分散出來以後，則祇有聚散，沒有生滅。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

「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指氣）以上皆太和篇

這是說氣只有伸屈，沒有生滅；氣的變化散聚，乃爲一種客形。

程子則以爲氣有生滅。他說：

「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其開闔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爲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眞元；天之氣，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涸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鑪，何物不銷鑠了？」遺書卷十五伊川先生語一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生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同上

程子的理氣二面論，到朱子又改爲理氣二元論。本來程子也是把理氣二者對立着；認爲宇宙事物的根源，照理也可說是理氣二元論，但程子把理氣先互立而後對立，朱子却把理氣先對立而後互立，所以可說程子爲理氣二面論；朱子爲理氣二元論。朱子說：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朱子全書卷四十九答黃道文書

程子說：「有理則有氣，」從則字上可以表現出程子理氣是互立的；朱子說：「有理有氣」中間少一則字，所以表現出理氣是對立的。但朱子又再三聲明理氣雖對立，却不互相抵抗，或各自分離，還是有密切關係，常相依附的，所以結果還是互立的。他說：

『所謂理與氣，決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渾淪，不可分開，各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各爲一也。若在理看，則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理而已，未嘗有是物也。』同上答劉叔文書

『理與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理，卽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朱子語類卷一理氣上

『只此氣凝聚處理便在其中。』同上

朱子雖把程子理氣二面論，改爲二元論；但理氣的原義並未失却，從上各條可以證明。

朱子的理氣二元論出來後，陸象山王陽明二人，還是同樣的主張，並沒有什麼變更；陸王二人，亦認爲宇宙有理與氣，爲萬事萬物的根源。陸子說：

『此理充塞宇宙，如何由人杜撰得？』全集卷三十五語錄

『此理在宇宙間，固不因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損焉。』全集卷二與朱元晦書

這是陸子說宇宙有一種絕對獨立存在的理。

『此理在宇宙間，未嘗有所隱遁，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順此理而無私耳。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極，安得自私而不順此理哉？』全集卷十一與朱濟書

『此理坦然物各付物，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全集卷二與趙監書

這是說理爲宇宙萬物形成的根源。故天地不順此理，則不能爲天地；推而至於人，不順

此理，亦不能爲人。但理是無形方面的根源，爲性命所本；至於有形方面的根源，爲物體所本的，却是氣；所以他也認爲除了理以外，還有氣質。在下列言詞中可以證明：

『人生天地間，氣有淸濁，心有智愚，行有賢不肖；必以二途總之，則宜賢者，心必智，氣必淸；不肖者，心必愚，氣必濁。』（全集卷六與包詳道書）

陸子認爲心卽理；這裏所說的心就是理。故從氣有淸濁，心有智愚，可知氣與理對立，爲形成整個人類的根源之一。

以上是陸子的話，至於王陽明呢？也有同樣的話：

『心之本體，卽是天理，天理只是一個，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傳習錄中答周道通書之一）

這就是他以天理，爲吾人性命所本的話；可見他也承認宇宙間有一種理，爲萬有的本體。

『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艸木，山川土石，與人原只一體，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爲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傳習錄下）

這是他說氣爲萬物的本體；物體的根源。

從以上陸王二人所說的話，去研究可以知道陸王對於本體論，實是語焉不詳。這裏面有一種特別的原因，什麼原因呢？就是理學家的思想，開始是偏重宇宙問題的討論；經過相當時間，乃轉變為討論認識問題。如王陽明所說的「良知」及「致良知」的話，都屬於認識問題。所以陸王二人，因出世較遲；乃注意認識問題的討論。對於本體問題，祇有承傳先人的觀念，未加闡發，故語焉不詳；這點應當加以注意的。

從上面諸子的本體論去說，雖各有不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大家都看重「理，」所以他們可稱為唯理的哲學。

焦里堂先生評傳

李承祜

——虹橋修禊客題詩傳是揚州極盛時勝會不常今視昔我曹應又有人思——趙雲崧弔盧雅雨詩

有清乾嘉之際，揚州人文蔚盛，鬱冠宇內；溯厥主因，不出風會所使。蓋自德州盧雅雨（見曾）先生兩任運使，主持風雅；獎掖名流，海內談士，依以揚聲。虹橋修禊詩，和者多至七千餘人。而清代樸學大師，若吳派之惠棟，皖派之戴震，皆曾客盧所，爲一座祭酒。惠且爲盧校輯典籍，不下十數種；其最著者若感舊集之校定；山左詩鈔之蒐選。戴在未入都前，往來揚州，與惠棟沈大成爲忘年友。（註一）當時揚州風氣已開小學校讎一派，吾鄉任子田大椿，顧九苞文子，相繼而起。高郵則賈田祖，王石臞，李孝臣。寶應則劉端臨。江都則汪容甫，並研精漢學，各樹一幟。再次則焦里堂，阮文達，王引之，黃承吉，江藩，鐘懷，徐復，及寓居揚州之凌廷堪先生，並皆繼賈王而起者。里堂先生爲揚州學派第二期之雄傑，一代經儒若錢辛楣，王西莊，程瑤田，皆甚推敬之。先生壯年卽名重海內，少與阮元

俱負時望，而元爲先生傳，自以爲不及；稱先生爲學博大精深，不媿通儒。故署所撰曰：通儒焦君傳，（註二）以表服膺。今以籀討揚州諸賢典籍所及，爲里堂先生評傳一篇，非欲隲論前賢，聊爲一己仰止之私云耳！

里堂先生名循，一字理堂，晚號里堂老人；世居江都北湖，黃珏橋，分縣爲甘泉縣人，（註三）曾祖源，祖鏡，父葱，三世皆治易學。而先生妣王夫人爲明王吏部納諫之玄孫，王氏固以易名家。故先生得飫聞外家說易之法。（註四）年六歲，從范秋帆先生受業。先生授以詩，能識聲韻。八歲隨長者至公道橋阮姓祝嘏，壁上詩有馮夷二字，祖績園先生，顧以問曰：『子能誦之乎？』先生曰：『固當能誦，不致讀馮爲縫耳。』或笑曰：『此百家姓馮陳褚衞之馮。』先生笑不已曰：『吾嘗讀楚詞，此字音皮冰切，乃馮字也。』座客靡不奇之。時外舅阮賡堯先生亦在座，卽以此深契先生而結婚姻。年十七就童子試，督學爲諸城劉文淸公，以詩中用馧馨字受知，文淸勸學經以足用；先生深德之。（註五）文淸卒，爲感大人賦以見意。（註六）託物引喩，惓惓難忘，深爲人所稱誦。自得文淸之敎，益肆力於經學，而州部交契最稱莫逆者，則有興化顧鳳毛超宗，名儒文子之子也。文子固早以

經學雄海內，先生既與超宗游，而所學益進。未幾，同丁大故；（註七）先生自殯及葬，八閱月，未嘗櫛沐，食臥不離喪次，以孝聞於鄉里。（註八）超宗自文子先生逝後，就館郡城，時時至北湖訪先生。居半九書塾中，抵足夜語，有不相能者，輒負氣相角。超宗切責曰：『奈何外用其神若此？』先生愧而謝焉！（註九）後嘗舉以語子廷琥曰：『超宗不徒益余學問，而規正處己接物之道，不媿直諒多聞也！』（註十）戊申超宗卒於郡城。先生作召亡友賦以哀之。庚戌授徒深港，潛心於經，撰羣經宮室圖二卷，為圖五十篇，病致嘔血。門人輩以之付刊，（註十二）而海內學人交書相贊。吳中江艮庭處士向不輕易許人，而對先生書稱為徵引浩博，考核詳明。城涂壇學之等，可稱精細無遺議。對書中言位宁，榮霤，門臬三條，有所訂正，貽書先生以規之。先生復書發抒己意，頗感於世人新著一書，閱者翻一二頁即置去，非覆醬瓿，即飽蟲腹；而處士能屈意終覽，示以可否，則誠為今之古人，不勝欽敬云云。蓋先生論榮霤之說，不主鄭君之論，明四霤非四阿；引喪大記明諸侯有榮，引斯干詩明天子有榮，蓋榮與霤天子諸侯皆有。唯四阿天子有之，諸侯則無。議論往復，以為西京拘守之法，至鄭氏而貫通；其經注，炳如日星，不難於阿附，而難於精核；果有以補其

所不足，則經賴以明。不則其書自在，非易者所能蔽。詩箋多異，毛傳禮注屢更先鄭；鄭氏說經之法正如是也。抉擇精微，不爲墨守，此先生初期爲學之態度也。會儀徵阮文達督學山東，召先生游魯。文達昔既與先生同貢鄉里重望；而又爲姻親，對先生淡泊自守，勤心樸學，頗加欽敬。乙卯先生應阮召，自東昌至登州，有山左詩鈔一卷。丙辰阮督學於浙，復召先生往游，有浙江詩鈔一卷。(註十二)庚申阮任巡撫，先生復游浙。辛酉春，歸揚州。秋應鄉試，中式舉人。壬戌春，入都會試，謁座師英煦齋先生。先生曰：『吾知子之字里堂，江南老名士，屈久矣！』又曰『考試不必趨風氣。主司好尚之不同，往往至於相反；莫若據己之所學而自用之；一聽人之去取，庶不失乎己耳！』(註十三)先生平昔，每持此論，聞煦齋先生言，益自信。三月初八日入場，題爲「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場中紛紛以趨風氣爲說；先生不知所趨，乃核是題神理，以爲文法。出場同人傳觀，皆甚稱道，以爲必可得元(註十四)而桐城姚姬傳先生公子，已欲得元。見先生文自失曰『元當讓焦某矣』！而言者紛紛，至有來賀者，先生自思會元卷至末乃拆，日間何得知此，趨避於外。初十日，榜發下第。謁別英煦齋先生，先生意甚惜之曰：『吾所見試文二百餘首，唯子文第一；次

則王尙旗，曾向彭芸眉朱石君兩先生，道子文之善，時彭先生亦舉江西一佳篇，榜發皆無之；吾與彭公相對默然。』（註十五）先生亦怊然置之。四月二十六日，出都爲壬戌會試記以試其事。阮文達又召先生游浙；冬，始歸揚州。次年，秋，撰論語通釋一卷。先生初頗善戴東原所著孟子字義疏證，以爲戴氏生平所著書，唯孟子字義疏證原善三卷，最爲精善；爲申戴一篇以張之。以王惕甫未定稿所載上元戴衍善述東原臨終之言，爲排斥古學之證爲不然。先生曰：『戴氏所謂義理之學，可以養心者；乃東原自得之義理，非講學家西銘太極之義理也。余於東原臨沒之言，知其生平所得力，而精魄所屬，專在孟子字義疏證一書。』（註十六）『於理道天命性情之名，揭而明之，如天日；唯惜其於孔門一貫仁恕之說，未及暢發。』（註十七）乃撰論語通釋十二篇：曰聖，曰大，曰仁，曰一貫忠恕，曰學，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君子小人，以孔子之言，參孔子之言。且私淑孔子而得其旨者，莫如孟子；復以孟子之言參之。然後知聖人之道，唯在仁恕。仁恕則爲聖人，不仁不恕則爲異端小道。所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靡不由此。爲書雖體仿東原，而發明孔門一貫仁恕之說，可與東原媲美。乙丑有勸先生應吏部試，且資之者；

先生以書辭之曰：『生母殷病雖愈，而神未健；此不北行之苦，非樂安佚輕仕進也。』（註十八）殷竟以夏病冬卒，先生哀毀成禮，克盡其孝。除喪後，小有足疾，遂託疾居黃玨橋。閉戶著書，葺其老屋曰：半九書塾，復構一樓曰：雕菰樓，有湖光山色之勝；（註十九）而讀書著書，恆在樓。足不入城市者，十餘年。是歲伊墨卿先生來守揚州。丙寅延先生纂修揚州圖經及揚州文粹兩書。（註二十）先生以所頒條例，僅用纂錄，不易一字；而標以出處，雖取信於古，然不免有鑿空誣僞之病。乃貽書伊太守諍之。其言曰：『近時朱竹垞日下舊聞，黃玉圃蘭臺舊聞，皆用卽書纂錄之體；而其書實皆述古不及今時事。若郡縣志書，盧倅今古，則有不可徒纂錄成書者。夫汲於古者，纂而編之；其驗於今者，無書名可述，無卷數可言。豈其詭設所由來乎？若使半爲纂錄，半出心裁，則是醯醬合於酒漿，狐貉蒙於絺綌；不合一也。行狀行述，作於子孫，所稱不曰先王父，卽曰先府君，將仍其稱乎？抑易其名乎？乃其稱，斷無此理；易其名，則已非行狀行述矣！若已易其名，而仍繫以行狀行述，則名爲徵實，已蹈虛誣；設如小吏書供前朝頌聖，亦仍而列之乎？不合二也。且事原諸典籍，而其說非誠播自傳聞，而偏爲至確；此浮生之錄，不及趙逸之舌也。以其不見於書，而概從屏棄；

何輕目而重筆，不合三也。前古之書，或數行之中，僅取一語；割之則脈絡不完，備之則字句冗費，且前後相間，不容備載，仍將裁彼偏辭，成我專業。夫班固改一二字，已名漢書，馬遷述荆軻數百言，不稱國策；但明言所本，不復瑣述書名；既憑我意爲改移，又舉而歸之古昔，不合四也。史傳之文，互爲詳略；而此篇之意，待彼而通；今節取一端，莫測首尾，是必集腋成裘，釀花爲蜜，合則簇爲奇觀，析則傷其零亂；不合五也。』（註二十一）條舉而言，掎摭利病；伊公雖納其言，惜未幾丁憂去，事未果行。後乙亥伊公入都，道過揚州，與先生相會於雷塘之阮公樓，語及圖經，因詢文粹；并與伊公遨遊隋煬帝陵及古木蘭院。斯日大雨如注，先生爲雷塘話雨記敍其事。（註二十二）未幾伊公卒於揚州。先生乃檢舊篋，收拾文粹雜稿，次第爲目錄一卷，名曰揚州足徵錄。文粹存揚人之文，非揚州者不取也。足徵錄存揚州之事，事有關乎揚者，不必揚人之文也。（註二十三）蓋義各有取也。先生修圖經時，取舊志考核，隨筆記錄，次爲邗記六卷。先生於易，本有家學；祖文生先生研求易學數十年。傳至先生父佩士，學易不倦。先生幼年卽好易，嘗疑一號咷也，何以既見於旅，又見於同人。一拯馬壯也，何以既見於復，又見於明夷。密雲不雨之象，何以小畜與小過同辭。

甲庚三日之占，何以蠱象與巽象相例。丁父憂後，乃徧求說易之書閱之，撰述成帙。甲子後，復精研舊稿，悟得洞淵九容之術；實通於易。乃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於是擬撰通釋一書。丁卯病危，以易未成爲憾。病瘳，盡屏他務，專治易學。遂成易通釋二十卷。（註二十四）自謂所悟得者有三：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旁通者，（註二十五）在本卦初與四易，二與五易，三與上易，本卦無可易，則旁通於他卦。亦初通於四，二通於五，三通於上；先二五，後初四三上，爲當位；不俟二五而初四三上先行，爲失道。易之道，唯在變通二五；先行而上下應之，此變通不窮者也。或初四先行，三上先行，則上下不能應；然能變而通之，仍大中而上下應；如乾四之坤，而成小畜，復失道矣。變通之小畜二之豫五，姤二之復五；復初不能應，姤初則能應；小畜四不能應，豫四則能應；坎四之離上，成井豐失道矣。變通之，井二之噬嗑五，豐五之渙二，豐上不能應，渙上則能應；井三不能應，噬嗑三則能應；此所謂時行也。比例之義，出於相錯。如睽二之五爲无妄，井二之噬嗑五，亦爲无妄；故睽之噬膚，即噬嗑之噬膚；坎三之離上，成豐，噬嗑上之三亦成豐。故豐之日昃，即離之日昃；豐之日中，即噬嗑之日中。漸上之歸妹三，歸妹成大壯，漸成蹇，蹇大壯相錯成需。故歸妹

以須之，卽需也。歸妹四之漸初，漸成家人，歸妹成臨，臨通遯，相錯爲謙履；故眇能視，跛能履。臨二之五，卽履二之謙五，比例也。易通釋既成，復提其要，爲圖略八卷，凡圖五篇，原八篇，發明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篇，破舊說之非（註二十六）復成章句十二卷。總稱雕菰樓易學三書，共四十卷。先生易學既成，數年中，有隨筆記錄之書，編次之，得二十卷，曰易餘籥錄。凡友朋門弟子所問答，及平昔所考究之心得錄入焉。三書外，多有所餘，復錄而存之；得二卷，曰易話。自癸酉立一簿，自稽所業，得三卷，曰注易日記，又有易廣記三卷。易學三書，前後籀討，凡數十年乃成，先生之心力，實耗於此。阮芸臺先生致書贊之，曰：『昔顧亭林自負古音，以爲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未免太過，茲之處處從實測而得；聖人復起，洵不易斯言矣！』（註二十七）而王伯申先生亦以先生『說易諸條，鑿破混沌，掃除雲霧，可謂精銳之兵。』（註二十八）蓋先生易學，不拘守漢魏各師法，唯以卦爻經文比例爲主，號咷密雲，蹤跡甚顯，蒺藜樽酒，假借可據。如郭守敬之以實測得天行也。先生每得一書，無論其著名與否，必詳閱首尾，心有所得，必手錄之。或友朋以著作來者，無論經史子集，以至小說詞曲，必細讀至再，心有所契，則手錄之。如是者，三十年手錄者二尺許。

甲戌秋，令子廷琥編寫目錄得五十卷，曰：里堂道聽錄。（註二十九）又於戊寅年夏，撰六經補疏二十卷。曰：『說漢易者，每屏王弼之說，然弼之解箕子，乃用趙賓說，孔穎達不能申明之。他如讀彭爲旁，借雍爲甕，通孚爲浮，而訓爲務躁，解斯爲廝，而釋爲賤役。蓋以六書通借解之法，尚未遠於馬鄭諸儒，惟貌爲高簡，故疏者視爲空論耳！』因爲周易王氏注補疏二卷。又以『說尚書者，多以孔傳爲僞，然堯典以下至泰誓，其篇固不僞也。即魏晉人作傳，亦何不可存；且其說之善者，非馬鄭所能及。』因作尚書孔氏傳補疏二卷。以『詩毛鄭義有異同，然正義往往雜鄭於毛，比毛於鄭，而聲音訓詁疏略亦多。』乃撰毛詩鄭氏箋補疏五卷。又以『左氏傳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且揚其詞，而暢衍之；與孟子之說大悖。預爲司馬懿女壻，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師飾，即用以爲已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由作也。萬氏充宗斥左氏之頗，惠氏半農顧氏棟高糾杜氏之失，然未有摘其姦，發其覆者』撰左氏春秋傳杜氏集解補疏五卷。謂『禮以時爲大，蔽千萬世制禮之法；而訓詁名目亦所宜究』撰禮記鄭氏注補疏三卷。又以『論語一書，所以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旨。其文簡奧，惟孟子闡發最詳最鬯。論語一書之中，

參伍錯綜，引申觸類，其互相發明者，亦與易例同』撰論語何氏集解補疏二卷。(註三十)

先生易學既成，即有意爲孟子正義一書。乃於丁丑，先爲長編，令子廷琥查寫前儒考論孟子諸書，及專說孟子，而雜見於他書者；一一纂出，依次編爲長編。至戊寅冬十二月初七日，立意開筆，撰正義，自恐懈弛，立簿逐日稽省，如前注易之法，簡擇長篇之可採與否者。有不達，則極意凝思，每夜三鼓後不寐，擁被尋思，某處當檢某書，某處當考某書，天明即起，就夜來所思者，一一檢而考之。至次年七月十四日，凡七閱月而草稿成，次爲三十卷。(註三十一) 復校謄寫，尚未及半，而先生已歸道山。距生於乾隆癸未二月之三日，歿於嘉慶庚辰七月二十七日，得年五十八歲。(註三十二) 先生思深悟銳，於學無所不窺，尤精於天文算術，交吳中李尙之先生，歙縣汪孝嬰先生，凌次仲先生，先生自謂深得朋友切磋之益，稱爲談天三友。乙卯在浙得益古演段測圓海鏡二書，急寄與尙之先生；尙之爲之疏通證明，時李仁卿秦道古之書，二君未之見也。先生又得秦氏所爲數學大略，因撰天元一釋二卷，開方通釋一卷，以述二家之學。尙之爲之敍云：『此書於帶分寄母，同數相消之故，條分縷析，發揮無復餘蘊。自李欒城郭邢台之後，爲此學者未如此妙也。』(註

三十三） 先生生平最愛柳州文，二十年習之不倦，謂唐宋以來，一人而已。（註三十四） 而平昔論文主旨，在於自然，嘗曰：『學者以散行爲古文，散行者，質言之也。其質言之，何也？有所以言之，而不可不質言之也。夫學充於此，而深有所得，則見諸言者，自然成文。如江河之水，隨高下曲折以爲波濤，水不知也。倘無所以言之者，而徒質言之，諄諄於字句開合呼應頓挫之間，是揚行潦以爲瀾，列枯骨巧莠吹噓之以爲氣。勦襲雷同，㪷𤛓可憎，試思欲質言何在，而爲是喋喋也。是故學爲古文者，必素蓄乎所以言之者，而後質言之。古文者，非徒質言之也。』（註三十五） 又曰：『文有達而無深與博，達之於上下四旁所以通其變，人以爲博耳，達之於隱微曲折，窮其原，人以爲深耳。譬如泛舟於湖，湖港泮繁多，土人指而告之，終茫然莫能釋。及往來其間，歷有年所，而支分派別，瞭然於胸中。乃知土人所縷述者，未嘗溢於所有之外，且向者土人之所述，今且得而自述之矣。醫之達者，其治疾，每爲庸醫所詬，病往往其應如響，又未嘗不詫爲神奇。不知弟明其所以然之故，而行其所當然。故非深博不可爲文，非深博不可論人之文。』（註三十六） 抉論文心，貴能得爲文之本，而不主徒具間架，斤斤於字句之間。其與汪欽萊論文書總論爲文之二端曰意，曰

事。『事之所不能明，賴文明之。或直斷，或婉述，或詳引證，或設譬喻，或假藻績，明其意而止。事之所在，或天象算數，或山川郡縣，或人之功業道德，國之興衰隆替，以及一物之情狀，一事之本末，亦明其事而止。明其事，患於不實；明其意，患於不精。學者知明事之難於明意矣。以事不可虛，意可以縱也。然說經之文，主於意，而意必依於經，猶敘事之不可假也。』窮文之所以主於明意明事，且主意與事之所宜明；闡論爲文之領域，在求意與事之所宜，所謂不必瑣細，亦不必不瑣細。全視爲文之取資何如耳！而先生論詩尤主意有所歸，辭有所附。其言曰：『眼前之景，意中之情，以聲韻形容之，遂若人人所不能道；而實人人所共知，吾不計其爲三百篇，爲漢魏，爲初盛中晚，爲四靈，爲七子，唯本其意以爲詩。不剿襲，不堆垛，皆可以陳風而論世，若無性情，無景物，以交遊聲氣，供其諛諂爲攀附之緣，吾無取乎爾也！』（註三十七）言之有物，不主巧麗以取容；蓋亦有感於當時之風氣而言。先生爲文頗修潔有法，唯有時亦傷冗曼，風骨不飛。於學無所不通，而就文章論之，似不若阮伯元之清新可誦云。著述凡四十餘種，三百七十餘卷。今據其子廷琥所撰里堂事略中所載全書總目列后：

六經補疏二十卷。易學三書四十卷。易廣記三卷。注易日記三卷。易話二卷。禹貢鄭注釋二卷。詩地理釋二卷。陸璣疏考證一卷。毛鄭詩異同釋三卷。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十一卷。論語通釋一卷。孟子正義三十卷。三禮便蒙四卷。羣經宮室圖三卷。邗記六卷。揚州足徵錄二十卷。焦氏家乘八卷。北湖小志六卷。書義叢鈔四十卷。里堂道聽錄五十卷。易餘籥錄二十卷。里堂札錄四卷。八五偶談一卷。里堂家訓二卷。憶書六卷。加減乘除釋八卷。天元一釋二卷。釋弧三卷。釋輪二卷。釋橢一卷。開方通釋一卷。種痘書一卷。沙疹吾驗篇一卷。醫說一卷。李公醫記二卷。花部農譚一卷。劇說六卷。雕菰樓集二十四卷。仲軒詞紅薇翠竹詞一卷。時文稿一卷。易餘集一卷。唐賦選一卷。唐人五絕選一卷。

總其著述有四十五種。當時卽分已刋未刋及草稿三類。其後陸續收入叢書者，有雕菰樓叢書十一種，而阮氏文選樓叢書亦有一種，傳硯齋叢書有四種，別詳拙著焦里堂先生著述考中。寒家藏有揚州足徵錄及揚州文粹殘稿三冊，與已刋行之足徵錄體例，亦有未符之處。里堂先生子廷琥字虎玉，能世其學，阮伯元於定香亭筆談，曾贊其讀書頗具慧心，能傳家學，著有密梅花館詩文錄，(註三十八) 因柳閣詞鈔，(註三十九) 尙書伸孔篇，冕服考，(註四十)讀書小記(註四十一) 等書。亦擅精數學。十四歲，隨先生至浙。已知平圓三角之法，嘗令其步籌推算，以驗得數，百不失一。著有地圓說二卷。(註四十二) 里堂先生早

負盛名，能絕意仕途，閉門著述，潛心究易，精詣過人，而當時處逸大儒，又無不奉手受教。謙以自牧，卒爲通儒。而博聞强記，識力精卓；每遇一書，無論隱奧平衍，必究其源；其爲學之劬竺款誠，尤爲後所僅見者也。鑽研遺集，爰述斯篇，挂漏之譏，自知不免；大雅宏達，有以鑒之。

(註一)見揚州畫舫錄卷十盧見曾條

(註二)研經室集二集卷四通儒揚州焦君傳

(註三)見焦廷琥撰焦里堂事略(雕菰樓叢書本)

(註四)見雕菰樓集卷二十三先考事略

(註五)見焦廷琥里堂事略

(註六)見雕菰樓集卷一感大人賦序

(註七)見焦廷琥里堂事略

(註八)見研經室集二集卷四通儒焦君傳

(註九)見雕菰樓集卷二十一顧小謝傳

(註十)見焦廷琥里堂事略

(註十一)見雕菰樓集卷十四復江艮庭處士書

(註十二)見研經室集二集卷四通儒焦君傳

(註十三十四十五)併見雕菰樓集卷二十壬戌會試記

(註十六)見雕菰樓集卷七申戴

(註十七)見雕菰樓集卷十六論語通釋序

(註十八)見雕菰樓集卷十四答鄭耀庭書

(註十九)見雕菰樓集卷二十九半九書塾記

(註二十)見焦廷琥里堂事略

(註二十一)見雕菰樓集卷十三上郡守伊公書

(註二十二)見雕菰樓集卷二十雷塘話雨記

(註二十三)見雕菰樓集卷十六揚州足徵錄序

(註二十四)見雕菰樓集卷十六易通釋序

(註二十五)見雕菰樓集卷十六易圖略序

(註二十六)同上見易圖略序

(註二十七二十八)併見焦廷琥里堂事略

(註二十九)見雕菰樓集卷十六里堂道聽錄序
(註三十)同上卷十六六經補疏序
(註三十一三十二)見焦廷琥里堂事略
(註三十三)見焦廷琥里堂事略
(註三十四)見焦廷琥里堂事略
(註三十五)見雕菰樓集卷十文說一
(註三十六)見雕菰樓集卷十文說二
(註三十七)見焦廷琥里堂事略
(註三十八)有文選樓叢書本
(註三十九)有傳硯齋叢書本
(註四十)有積學齋叢書本
(註四十一)有鄦齋叢書本
(註四十二)見清史列傳儒林傳

近代提要鉤玄之作者

錢基博

韓愈進學解曰：『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此孔孟授受心法也。子貢多學而識，而孔子教以「一以貫之」，卽教以提要鉤玄之法。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思無邪」一言，卽詩三百之提要鉤玄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說約」卽孟子之提要鉤玄也。漢唐以來，學無師法。有紀事而不知提要者；晉書比於稗官家言；宋史冗蕪尤甚。有纂言欲鉤玄，而摘比字句，無當宏旨者；如魏徵之羣書治要，馬總之意林是也。亦有提要鉤玄而非近代者；論文則有劉勰之文心雕龍；論史則有劉知幾之史通；論理學則有朱熹之近思錄；論考據則有王應麟之困學紀聞是也。若就近代而論，有欲提鉤一書之玄要者；如史記菁華錄，漢書菁華錄，三國志擷華，南北史擷華等是；然尋章摘句，不過擷其辭華，而無關體要。又有博綜羣書，貫串旁騖，而為之鉤提玄要者；如官書則有淵鑑類函子史菁華；私著則有顧炎武日知錄，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然官書如淵鑑類函，子史菁華，有類例而無宗旨，不過類書之摘比，不足以自

名一家言；顧炎武日知錄，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又有宗旨而無類例，可以自名一家言；而浩博無涯涘，非初學所得闚其門逕。若夫博綜羣書，鉤提玄要，有宗旨以自名家學，有條貫以啓示塗轍，睹記所及，其人其書，經史子集各得數種；而賅之以通論，遊之於餘藝，凡十三家，庶幾成學治國聞者可考覽焉。

（甲）經部　凡兩家

（一）皮錫瑞經學歷史　說明經學歷代之變遷，及其趨嚮。

（二）陳澧東塾讀書記　每一經開示塗轍及其治學方法，有宗主，亦有不同；而融通漢宋，不爲拘虛。

（乙）史部　凡兩家

（一）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　提綱絜領，明史學之嬗變，觀其會通；而示以後治史學者應取之塗徑。

（二）趙翼廿二史劄記　每一史，融貫全書，而類族辨物，以互勘極春秋屬辭比事之能事，遠勝錢大昕廿一史考異，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之訓詁瑣碎，字句校勘。

（丙）子部　凡一家

（一）陳鍾凡諸子通誼　以周官爲根柢，以漢書藝文志爲崖郭，窮究流變，根極於禮，遠勝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之皮傅歐學，武斷不經。然胡氏大綱緒論開示治子之方法，有倫有脊，實爲古今奇作，不可不讀。

（丁）集部　凡兩家

（一）姚永樸文學研究法　明文章之利鈍，蒐錄古今作家論文之言，採摭極博，而出以組織；有剖析，有綜合，洞明得失，極有經緯。

（二）劉熙載藝概　分文概詩概賦概詞曲概書概經義概六卷，每論一藝，自古逮今，窮究流變，語本心得，益人神智不少。

（戊）通論　凡三家

（一）章學誠文史通義　辨章學術，而觀其會通；由藝文以見道原，推史意以窮經學；列篇數十，而義則一以貫之；道不離於事，學必致於用是也。言道之不離於事，將以實事求是，砭宋儒之空；明經之不外於史，亦以疏通致遠，救漢學之碎。理貴實證，言不

離宗。

（二）張爾田史微　紹述文史，匡謬拾遺，不爲墨守。然章氏文史，以周官爲門戶，娩於古文。張氏此書，以公羊春秋爲根極，所主今學；而張氏調停其說，頗多新義。

（三）章炳麟國故論衡　章學誠張爾田宏通而不邃密。炳麟此書宏通邃密，擅其勝；其論小學，尤臻獨絕。

（閏）餘藝　凡三家

（一）葉德輝書林清話續話　於古書版刻源流，貫串古今，殫見洽聞，而出以目驗，無徵不信。

（二）葉昌熾語石　敍述歷史碑版，明其嬗變，考鏡源流，足與書林清話稱爲藝苑雙絕！

（三）康有爲續藝舟雙楫　南海聖人，天挺霸才，高掌遠蹠，以其餘事論書，洞明正變，雖語或不經，而目光如炬，信足以開拓心胸！

右十三家之書，皆於古今流變，洞中奧會，讀一書通千百書，如振裘之得領，如絜綱

之有綱。余嘗欲彙爲一刻，題曰羣書治要。善讀者玩索而得焉，六通四辟，其運無乎不在；庶幾哉！經史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

書論

章炳麟

清中世㠯後，論書者皆崇碑版而賤法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一曰，法帖展轉傳摹，失其本眞，而碑猶當時故物也。二曰，閣帖題署，往往舛譌，爲黃伯思所駁，碑版歲月緣起，猶可質也。三曰，晉末石刻猶近分隸，法帖箸二王，手筆畧無舊風，疑隋唐㠯下所僞作也。夫㠯王箸末學，貫穿古今，乃使章帝筆耑預啓千字，劉葛問對易㠯手書，斯乃討論之失，不關傳刻之非。但論字佳，不問誰手可也。若乃邊鄙之人，篤於守舊，都邑之士，巧於創新，是故羌胡廣武之碑，寧州寶子之石，書法敦樸，猶有漢遺，二王貴勝，則其書嬌然獨異，旁及郗庾，靡不同茲，斯名士野人之分也。亦猶二謝作詩，率標新格，而鮑照寒素，猶似建安。推其所至，輿馬餐服，莫不皆異，豈徒札牘之間哉。二耑疑難，似是實非，唯謂傳刻轉譌，最得綱要。然一二善書者，皆從法帖得津，次及碑版，則形神可㠯不離。其壹意石刻之士，持論則高大，氐得其形模，失其神采。是何也，石刻雖眞，去時積遠，刓弊隨之。昔歐陽詢觀索靖碑留之不去，斯由載祀未遙，鋒穎無失，故觀之足㠯會悟也。秦漢石刻，至今幾二千歲，唐碑

至今亦千餘歲，其間風雨所蝕，椎搨所鉛，至於刻淺字粗者十有七八，則用筆之妙，不可盡見。觀醴泉銘懷仁聖教序輩，其石至今未毀，而字畫斷爛，筆勢擁腫，豈復右軍率更之舊，又況其遠者乎。法帖自淳化㠯後，雖轉經傳刻，其失眞猶未若是甚也。繹山碑摹自徐鉉，畫不甚粗，其祖本宜卽棗木傳刻者，唐人已謂字肥失眞。返觀琅邪石刻，至今猶存八十餘字，而汗漫肥腫，視繹山爲甚焉。夫繹山猶法帖，琅邪則眞石也。衡其筆迹，誠有㠯相愈哉。又自晉而上，未有紙背鈎摹之技，所㠯仲將題榜，必緣梯繈，伯喈刻石，先自書丹。淸代得王基斷碑，書成未刻，其徵愈明。晉書稱戴逵㠯鷄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是乃㠯白代丹，書之於石，若有紙背鉤摹之術，則無㠯是爲也。凡筆得丹則肥，縱不磨鉛其字畫，已視墨書爲豐碩矣。今洛陽新出三體石經，及舊鄐君開通裒余石刻，石經則小篆瘦勁，鄐君則悉如錐畫，此於書丹最爲難能。石門西狹二頌，點畫明審，猶勝鄐碑。然㠯石門之圓勁，方西狹之肥滯，其優劣不可同年而語矣。非徒筆勢有殊，其用丹亦有工拙也。以是爲量漢碑有石未刓缺，而字或失肥者，皆書丹不調所致。今者濡墨著紙，豈得依是爲劑也。且書丹之術，立石而對書之，運筆自與紙素有異。凡懸腕虛掌之則，蹲鏠鋪鏠之用，大

氏爲紙上說耳立石對書，其石則橫，橫則腕力之赴筆耑者，易吕失其節制，顧其勢猶完健，則風骨可知。使彼卓筆親紙，其輕矯當何如乎。惜自筆陣圖吕來，未有爲書丹運筆之說者，孫虔禮張長史廣談筆法，亦竟於此闕然。意者古人悉能題壁，題壁有力則書丹自易。今人題壁作書，力減平素，不可勝計。幸其多爲行押，猶可自蓋。令作眞書，無有不躓。況於篆籀分隸之邈焉者乎。然則規摹碑版，非倜儻有識之士，心知其意者，則視摹法帖爲尤難。其必吕淺湥辨堅鉛，吕丹墨校肥瘦，吕橫卓通運用，然後可與昔人競力耳。世之論碑版者，徵存缺於一字之內，分明暗於數畫之間，非不詳審，而大體不存焉。故差足吕辨眞僞，而不足吕別姸蚩。自大興翁氏，專求形似，體貌愈眞，精采愈遠，筆無己出，見誚諸城。後之習者，筆益蹇劣。至乃模寫泐痕，增之字內，一畫分爲數起，一磔殊爲數段，猶復上誣秦相，下詆右軍，則終爲事法帖者所誚已。

文學評判之標準

呂思勉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斯言也，實評判一切事物之標準也。

夫文之別亦多矣：有韻文焉，有無韻之文焉。韻文之中，詩與詞不同，詞與曲又異，此體製之別也。無韻之文，始而奇耦相生，繼乃析爲駢散。同一駢文也，而齊梁與漢魏殊科；同一散文也，而唐宋與周秦異致，此時代之別也。至若匡劉賈晁，神理攸殊；韓杜王孟，性情各異；此則爲文者之個性，千差萬別，累百世而不相襲者也。自來治文學者，亦因其個性，而好尚各有不同。然文之美者，無間於其體製，時代，若作者之個性，而卒不得不同謂人爲美，是則此等不廢江河萬古流之文字，其中必有一同點存焉。同點惟何？美是已。美之質惟何？仁是已。

人生而有樂羣之性；故凡有利於其羣者，衆必同善之；善之，斯好之矣。有害於其羣者，必同不善之；不善之，斯惡之矣。好惡，美惡之原也；利害，好惡之本也；有利於羣抑有害於羣，則仁不仁之判也。

昔人論文之說，汗牛充棟，或則一時興到之言，或則偏端觸悟之語，多無當於論文之本原。近今論事，多取科學方法，分條析縷，探本窮原，善矣。然夷考其說，實亦就枝葉研討之辭爲多，而眞能窮其本原者少，是則文學評論，猶未能有一簡單直截之標準，使人人知此爲第一義諦；必有此，然後他事乃有可論；不則本實先撥，餘皆無所附麗矣。此條件誠不可不從事於探求也。此條件惟何?曰：仁是已。人之相處，恆以性情相感，其意欣然欲樂利我者，則接之而覺其可親，久與之處而無厭；離別焉而彌不能忘。不則若與商賈寇讎處，必有愀然不樂者矣。作品之能否成爲文學，以此性質之有無爲斷；文學美惡之程度，以此性質之多少爲衡。固非謂有此卽可爲文，然無此者必不能成爲文學也。此文之本也，本立而後枝葉有所附；此文之質也，文之質具，而後文之文有所施。

論文之美者，莫如姚姬傳分爲陰陽剛柔二端之善。然文之美何以分此二端?姬傳未嘗言之也。蓋人之於人也，有其欣然欲樂利之無窮之心，而人之性質不同，其所處之地位亦異。處乎得爲之位，若其性質勇往直前者，則發爲事業，大有補於斯民。古來聖君，賢相，名將，良吏，師儒皆是也。是爲積極之仁。處乎不得爲之位，若其性狷介，不能與世同流者，

則退然自處，但以所謂不合作者，滅殺世界之共業，而冀世人之一悟焉，是爲消極之仁。凡高人隱士無聞於時，無稱於後者屬之。二者，其所以爲仁者不同，而其爲仁則一。以是性質，發爲文章，則分爲陰陽剛柔二端。賈晁之文，屬於前者，王孟之詩，屬於後者，舉此一隅，餘可三反。

職是故，無性情而徒矜藻采者，必不足以爲文，一時或負盛名，不數十百年，而烟消火滅矣。昔之何蓮舫是其人。今之樊樊山，易實甫，不久亦當爲蓮舫之續也。徒事剽剝，類乎世俗所謂尖酸刻薄者，愈不足以爲文，吳敬梓之儒林外史，李伯元之官場現形記，外觀亦若相類，然官場現形記必不能如儒林外史之歷久爲人愛誦，何也？一有悲天閔人之衷；一則視社會之惡濁，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但爲過甚刻劃之辭，以博人嘲笑耳。夫俳優之辭，豈不能使人發笑？然而不可以爲文者，其性情不存焉。昔人論文，所以戒有小說氣者以此。以有小說氣，則必爲過甚描寫之辭；過甚描寫，則必有餘於性情之外；描寫溢於性情，是謂質餘於文。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若其未能，與其文勝，毋寧質勝。惟文亦然。文之文有餘，不若文之質有餘。

自白話文盛行，而文士如鯽，以其工具易也。文之美，殊無間於白話文言。然今日之文學界，表面看似極盛，實則求其眞足當文士之稱者，百不得一焉。無論以新文學自矜，舊文學自詡者皆然，以其本無性情；或雖有之，而所感慨者，不外乎一己之窮通甚者飲食男女之欲，有所不足而已矣。昔人云：非公正不發憤。今之發憤者，則皆與不公不正之甚者也。其動機，皆作如意曲來生福者之動機而已矣。康南海，梁任父，章枚叔之文字，今日有之乎？

惠棟易漢學正誤

錢唐沈紹勳竹礽遺著

錢塘沈竹礽先生，精於象數，所著周易易解，獨闢蹊徑，發千古所未發，亦既風行一時矣。先生著述尙多，借爲友生攜借，散佚不全。今其文孫延國，於故紙堆中搜得此篇，吉光片羽，彌足貴矣。蔣維喬誌。

卷一

孟長卿易上

卦氣圖說

魏正光歷推四正卦術曰云云。

按易緯稽覽圖卷下第一節。鄭康成注甚明。不必引魏人語。

易緯稽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之七。鄭康成注云。六以候也，八十分之一日，日之七者，一卦六口七分也。

按惠氏所引，非易緯稽覽圖本文，乃後漢書郎顗傳注。此節當分爲二，一爲甲子卦氣起中孚。一爲六日八十分日

之七。及鄭注因中孚至六日中脫三百七十九字，不能合而爲一也。又口原文作日。

易緯是類謀曰云云。

按原書未見此文。易緯稽覽圖在兌之下，四正之上，有易緯是類謀以此七字。末二句亦无。

易乾鑿度曰，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康成注云，太易之始，漠然無氣，可見者太初之氣。寒溫始生也。乾鑿度又云，易變而爲一。注云，一主北方氣漸生之始，此則太初之氣所生也。孟喜弟子趙賓說易箕子之明夷，謂陰陽氣无，箕子當作荄滋。(注)

按乾鑿度太易者未見氣也句，鄭注以其寂然不動，故名之爲太易。乾鑿度太初者，氣之始也句，鄭注，元氣之所本始。太易既自寂然无物矣，焉能生此太初哉。則太始者亦忽然而自生。惠氏所引非原注，至易變而爲一。鄭注與原文同。孟喜以上，惠氏按語也。

卦氣七十二候圖

右李漑所傳卦氣圖也。(按語)

按李漑卦氣圖，載朱震漢上易卦圖，與此圖不合。

案御覽載易緯通卦驗曰，云云。(按語)

按此節通卦驗原文无。至易緯中論氣候至多，何必引用類書。

消息

易緯乾鑿度曰，聖人因陰陽起消息，立乾坤以統天地。又云，消息卦純者爲帝，不純者爲王。

按聖人易緯乾鑿度作文王。上有昔者二字。起原本作定。以字衍。天地下有也字。又不純者爲王。下有六子上不及帝，下不過王，故六子雖純，不爲乾坤，十九字。

史記歷書太史公曰，皇帝考定星歷。

按皇原文作黃。

漢書京房上封事，引孟康注云云。

按原注末句有幷力雜卦氣於消息也，似不可少。

四正

易緯是類謀曰，云云。

按易緯是類謀无此文，見易稽覽圖。

康成注通卦驗曰云云。

按鄭君注係類書節錄，非原文。

孟康漢書注曰，云云。

按孟注見京房原文。六十卦作六十四卦，四字衍文。

京氏易傳曰，賦斂不理，茲謂禍。厥風絕經緯。

按漢書五行志，緯原文作紀。如淳注則作緯。見本書京氏占風雨寒溫條。

十二消息

康成注乾鑿度曰，消息於雜卦爲尊。每月者譬一卦，而位屬焉。各有所繫。案每月譬一卦者，如乾之初九屬復，坤之初六屬姤是也。臨觀以上倣此。

按康成注，夫八十四戒者，十二消息爻象之象。消息於雜卦爲尊。每月者譬一卦而位屬焉。各有所繫。是謂八十四戒。必連數之者見四百五十變而周矣。細繹康成注，重在八十四戒。而惠氏截去之，並加以按語，與康成注義相悖矣。

春秋緯樂緯曰云云。

按此引禮記檀弓，孔穎達正義。春秋緯，卽春秋緯元命苞。樂緯，卽樂緯稽耀嘉。孔氏正義，與二緯語稍有出入。又受復下，脫物之萌三字。

易緯乾鑿度曰，孔子曰，復表日角云云。

按末一句，此皆律歷運期相一匡之神也，似不可删。

周易參同契曰節，兆乃滋張句。觀其權量句。

按張，原文作彰。量，原文作度。

宋均注曰，物□也。

按宋均注，原文作物乃著也。

月令孟春曰節，正氣曰，云云。

按氣係義字。此節從十一月爲始句，下脫陽氣漸升，陰氣漸下句。又五月一陰初升，下脫陰氣漸升，陽氣漸伏句。

辟卦雜卦

易緯乾鑿度曰節，天王諸候也。

按候當作侯。

康成注云云。

按與原文異。

易緯稽覽圖曰，非太平而雜卦。以其效□辰則□□□。原注雜卦九三上六決溫九三上九微溫六三上九決寒六三上六微寒六日七分中□辰效則可□□□

□消息及四時卦，當盡其日。盡六日七分日時七十二分也 太平□□□太陰用事。謂從否至臨 而少陽卦當效時至

口口口口口一時非太平以其卦分效則可。六日口口口分數口 口口口口至立效也。太陽用事。謂從泰至遯 少陰卦效六口口口口口口 乾位北 然息之卦，當勝雜卦也。六日八十分日之七從。八十分爲一日之七者一卦六日七分從得一卦 四時卦口口口口口口 謂四正卦坎離震兌四時方伯之卦也七十三分而從得一卦 坎常以冬至日始效。復生坎七日。消息及雜卦相去各如中孚。玉海

按惠氏此引註，明據玉海本，則不如引用原文爲佳。蓋類書多不足徵，往往節錄奪文，使學者無從取證。茲取原文錄之，易緯稽覽圖曰，非太平而雜卦。以其度效一辰則可矣。原註九三上六決溫九三上九微溫六三上九決寒六三上六微寒六日七分中一辰效則可也 唯消息及四時卦、當盡其日。寒溫之氣消息盡六日七分日時七十二分也 太平之時、太陰用事。謂從否至臨也 而少陽卦當效時至。則於效分上一時。雜卦用事至於三爻九三上六決溫九三上九微溫臨分上辰也 未可責時至立效也。太陽用事。謂從泰至遯 少陰卦爻亦如之。雜卦用事效六三上九決寒六三上六微寒亦如效少陽也 然息之卦。當勝雜卦也。九三俱當溫乾之溫當有不效者至衡事發矣盛氣行也何以夷狄來朝消息效四時效乃來朝也一曰少陽卦不效爲水太溫甚者爲旱爲秋榮冬雪少陰不效爲旱爲賊爲兵雖消息及四時卦效各盡其日息卦主祿消卦主刑四時四方主刑兵故曰前後左右 六日八十分之七，六以候也八十分爲一日之七者一卦六日七分也而從一從得卦四時卦，十一辰餘而從。四時卦者謂四正卦坎離震兌四時方伯之卦也十一辰餘者七十三分而從者得一之卦也 坎常以冬至日始效。坎北方卦名微陽所生卦效爲四夷不浸以溫效爲四夷來侵也 復生坎七日。復卦各生坎七日復時一陽生於陰之下陽氣交故經言七言來復一正之者也 以上校正惠氏所引者，惟少陰卦爻亦如之，節去原文一百二十七字。當勝雜卦也下，又節去六十七字。注乾位北，原文作小畜乾位比，而玉海亦不作注。惠氏改比爲北，想誤解說卦乾西北之卦也，一語所致。

孟長卿易下

六十卦用事之月

十一月未濟蹇頤中孚復

孟僖易章句曰節五六相乘句。

按乘原文作成。

後漢書魯恭上疏曰易十一月，君子以議獄緩死。注云，易中孚象詞也。稽覽圖，中孚十一月卦也。

按十一月後漢書原文作十二月，註亦然，惟稽覽圖原文亦十二月。因中孚純坎公作十一月。又中孚爲陽，貞於十一月子。今曰十二月，退一位也。何必竄改恭疏。有可舍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者，勿以報囚，如故事，似當引用。

十二月屯謙睽升臨

易緯稽覽圖曰，屯十一月云云。(北史)

按引北史，不如引原文爲宜。又原文鄭康成注，引王劭，係後人附益。又王劭釋趙地下，脫以神人將去，故變動八字。馬行先作弄四足也八字，稽覽圖无。

正月小過蒙益漸泰

易緯乾鑿度曰，中孚爲陽，貞於十一月子。小過爲陰，貞於六月未。法於乾坤。

按原文法於乾坤下，語氣未完下有三十二歲而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萬一千五百二十析，復從於貞。又按法於乾坤下，有康成注，與原文異。

故康成云，屯蒙之貞，違經失義是也。

按此注在易緯乾鑿度天道三微而成一著一節，全篇語氣不類康成語。內云則與三著成體不協，蓋寫之誤也。又云，六二蓋當作上六，先師不改，故亦不改。又云，按注則違圖，按圖違經，則圖失之矣。而注亦又錯。又云，屯蒙之貞，違經失義，不合二也。末云謹撰所聞，其餘君子爲肬贅而非之問其餘君子庸人求乎免也。細繹詞義，是後人竄入，非康成筆。

二月需隨晉解大壯

惠氏按語，大壯九三主正月，未詳。（因康成云，大壯九三爻主正月）。

按雷天大壯，䷡九三爲泰，泰爲正月辟月。

郎顗七事。

按七字誤。後漢書郎顗傳條便宜七事，復條陳四事，此節乃四事中第二事，七字當改四字。

漢書五行志曰節，齊分壄也句。

按其下，脫夜中而星隕，象庶民中離上也，似不可少。

三月豫訟蠱革夬

漢書五行志曰，雷以二月出。

按原文雷以上，脫于易兩字。

四月旅師比小畜乾

漢書五行志曰，昭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云云。

按此節係節錄文，氣不貫，須讀原文。於是伐鼓用幣，於是下，脫乎天子不舉五字，文義與原文相左。用幣下，脫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十字，似不宜節。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文又不貫，蓋在此月也下，惠氏節去四十一字所致。末句責陰之禮，語氣未盡，因其尚有三十三字不錄故也。

六月鼎豐渙履遯

京房易傳曰，云云。

按京氏易傳，係卜筮之書，與卦氣不涉，何必引用。

七月恆節同人損否

按脫[illegible]節。

九月歸妹无妄明夷困剝

易緯乾鑿度曰節，能順天地之宜句。

按宜原文作通。

郎顗傳節，亨其唯君子乎句。

按原文无亨字。

漢書五行志節，不殺草句。

按原文作不能殺草。

十月艮既濟噬嗑大過坤

易緯乾鑿度節，猶殷道中衰句。

按其下脫王道陵遲四字。

七十二候

朱子發卦氣圖說曰，云云。

按原文見漢上易卦圖，如孔子得之於杞者句，下脫也字。謂二十四氣句，下脫也字。七月一篇句，上脫豳字，關子論

七十二候句，闕子下脫明字。

漢儒傳六日七分學

後漢書方術傳曰。云云。

按此節注釋，非章懷太子原文，乃惠氏手筆，不及原注遠甚。惟遁字，闡明遁甲之起原，佳。

卷三

虞仲翔易

虞氏之學，尙納甲，與魏伯陽參同契，息息相通。魏居上虞，虞居餘姚，相距不過百里，爲時又近，虞得其流風餘韻而已。

魏伯陽之說，高出虞氏。同爲越人，魏精而博，然其于易跡近術士，尙未以神人之術誼人。與虞氏之奏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者，人品有別。

香溪謂陳桃以仲翔夢遇道士，詔也。卽有夢此道士，必是魏伯陽。曰，子誠越人也。

魏伯陽參同契曰，永日爲流珠，青龍與之俱云云。

按永字原文作汞。俱字原文作居。又潛潭見象下脫發散淸光四字。

龍虎上經節注，引春秋保乾圖。

按香溪問有此書否，答曰春秋保乾圖已佚，此引文選吳都賦注。

京房乾卦傳曰。

按京房乾卦傳曰，宜改京房易傳乾卦曰，下同。

京氏易傳曰節，倓（一作微又作簡）易立節句。

按伋古閣本作變。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右圖見宋本參同契，當是仲翔所作。

按參同契此圖，惠氏以爲仲翔作，武斷。

周流六虛

參同契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云云。

按引參同契語至幽潛淪匿，在參同契另一篇，須加又曰二字。末終于亥而乾坤六位畢矣二句，原文无。

孔文舉書

孔融答虞仲翔書曰，云云。

按孔融答仲翔書，惠氏引藝文類聚，何不據吳書。如聞延陵之理樂，今覩吾子之治易，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吳書无聞字今字。而知字上有乃字。又可謂探索旁通者，已旁吳書作窮。

仲翔奏上易注曰，云云。

按吳書注翻別傳曰，翻初立易注，奏上曰，又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句，撓吳書作撓。

卷 四

京君明易上

八卦六位圖

朱子發曰云云。

按原文上有天六地六，氣六象六八字。又配長男下，有也字。

沈存中曰節爻辰亦然云云。

按爻辰與納甲迥異，惠氏云亦然，混而爲一，易理反隘。

易乾九四節，初九甲子句。

按原文謂字上有淵字。

漢書王莽傳曰云云。

按此係依附經言以諂莽，何必徵引。既引用之，則羣臣上壽曰，上有是日大風發屋折木八字，不可少。末又脫易曰，受玆介福于王母，禮曰，承天之慶，萬福無疆句。

如京說，則今占法節注曰，亦无起例可推句。

按惠氏以爲无起例可推誤。

八宮卦次圖

張行成曰，陰陽相爲用節，參同契曰，易謂日月坎離者，乾坤之妙用。

按坎離者上，須加又曰二字，因原文不相連貫。妙原文作二。

世應

京房易積算法曰，孔子易云有四易云云。

按易云二字顚倒。又惠氏注云，八純俗本作六世。案八純二字，京氏易傳作六世，困學紀聞同，其實八純二字，亦不雅馴。

易乾鑿度曰節，易氣從下生句。

按易原文作陽。

恆彖曰節，陰陽會合句。

按原文作合會。

益六三曰云云。

按益六三，當作益六二。故王用亨于帝，原文帝字下有吉字。又處震之象，象原文震作蹇。

井卦曰節，木周德句。

按原文德字下，有也字。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云云。

按以離變坎句，變字原文作受。又日中之象，下脫也字。又殷水德，至勸勉之言也二十八字，原文无。

京房乾傳曰，精粹氣純，是爲游魂，云云。

按乾傳當作易傳。此引晉卦精粹氣純，上有晉陰陽返復，進退不居，九字，不可節去。因陰陽返復，進退不居，爲游魂之本旨故也。又陸績注，故返陽道，道不復本位，下道字衍，原文本誤。

又曰陰陽代謝節，小注云，樸菴先生曰，此易緯以游歸爲鬼易也。

按易緯无以游歸爲死易之文。京房易傳曰，孔子曰，一世，二世，爲地易。三世，四世，爲人易。五世，六世，爲天易。游魂，歸魂，爲鬼易。

干寶序卦注曰云云。

按此注自晉至唐无。至宋始見。惟語氣不類令升語。

蠱彖曰節，巽歸合震句。

按合字原文作會。

飛伏

坤上六，龍戰于野節，坤在於亥下句。

按於字原文无。

爻等

比，六三節，故曰，比之匪人，不亦傷王政也。

按原文傷字下，有乎字。

漢書王莽傳云云。

按此爲當時諂莽之辭，不過如今日星翁口頭語；文不雅馴，不必引用。

貞悔

京房易傳曰，靜爲悔，發爲悔。

按原文下有貞爲本悔爲末，不宜節去。

卷五

京君明易下

五行

翼奉上封事曰節，萬物各以其類句。

按原文類字下，有應字。似不宜節去。又孟康注無所容受，容原本作加。陰氣所萌，案萌字下，原文有生字。

占驗

易緯辨終備曰，魯人商瞿使向齊國，云云。

按此文辨終備未載，見張守節史記正義仲尼弟子列傳，商瞿傳注。張注辨終備，作中備。

漢書西域傳云云。

按宜讀西域傳原文。惠氏所引，出於類書，不獨此章爲然，全書每犯此病，致文氣錯亂，致失原意。至程舜俞集竄法，不如引用孟康原注。其注曰，其繇曰，枯楊生華，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謂匈奴破不久也。較師春之說爲高。且孟康魏人，尚得漢人師說，不引何也。

京氏占風雨寒溫

易乾鑿度曰，太初者氣之始。鄭康成注云，太初之氣，寒溫始生也。

按乾鑿度，太初者氣之始，有二其一鄭氏亦有注曰元氣之所本始，太易既自寂然無物矣，焉能生此太初哉，則太始者，亦忽然而自生。

鄭康成注，易通卦驗曰，云云。

按此節通卦驗原文，與鄭康成注摭集而成。而鄭注亦不全。喜閱類書，不專攻原文者，往往有此弊病。

魏正光歷曰云云。

按決溫微溫，決寒微寒，鄭康成易緯注甚詳。宜先引鄭注，再引正光歷。

易緯稽覽圖曰，有實無貌，詘道人也，云云。

按詘原文作屈。又鄭康成注無貌濁清靜，及有貌濁清靜，按貌原本省作白

京房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言遯卦不效。

按原文无前字。

京房易傳曰云云。

按此文引漢書五行志，宜書漢書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方得文體。又茲爲亂，按爲字原文作謂。又茲爲眊，按眊漢書作耄耄字疑。又厥風絕經緯，按緯漢書作紀，如淳注則作緯。

易緯稽覽圖曰云云。

按陽者君也，陰者臣也，原文兩句，皆无也字。又專君政事，按專字上，原文有臣字。亦陰侵陽也，原文无也字。又末脫臣謀殺其君，亦陰侵陽也。

鄖顗七事曰，今春當旱，夏必有水，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

按原文曰字上，有臣字。

易通卦驗曰，乾得坎之蹇，則當夏雨雪。

按原文无當字。夏雨雪下，有水冰兩字。

蒙氣

易蒙彖曰節，乘陽不敬句。

按乘字上有陽字。

京房上封事（建昭三年二月朔）曰，云云。

按巳卯臣拜太守句，拜字下有爲字。又迺辛巳，蒙氣復來卦，漢書來作乘。又小注，建昭三年，按漢書作建昭二年。

京房易傳曰，云云。

按此節引漢書五行志，節去一段，文氣不貫，須讀全文。又蒙下霧風，三變而俱解，按蒙字上脫上字。又慈謂勳欲，按

慈原文作茲。又德不試茲謂主窳臣夭，按原文德不試下，脫空言祿一句。又公懼不道，按原文不字下，脫言字。又三而起，按原文三字下，脫日字。又茲爲下厝，按原文厝脫用字。

世卦起月例

又注比，彖曰比坤之歸魂也，亦世於七月，而息來在巳，義與師同也。三世卦陰主七月

按原文比字下，脫者字。又亦世於七月，而息來在巳，義與師同也，按原文息來在巳下有去陰居陽，承乾之命八字。

卦身考

洞林曰云云。

按義與郡丞叔寶句。叔寶上原有仍字。又卜病得此歸嵩邱句，嵩原文作蒿。

洞林曰，揚州從事愼曜伯婦病，其兄周產武令吾作卦。

按原文產作彥。又身在戌土，按戌土原本作戌戍。又以代人任患，按人字原本作之。

卷六

鄭氏周易爻辰圖

十二月爻辰圖

周易乾鑿度曰節，並如而交錯行句。

按如字原文作治。

宋儒朱子發作十二律圖，六二在巳，六三在卯，六五在亥，上六在酉，是坤貞于未而左行，其誤甚矣。

按鄭康成圖，係爻辰。朱子發圖，係十二律。二者有別，不可混而爲一。

爻辰所值二十八宿圖

棟案康成注月令云云。

按秋泉謂，此節惠氏所引參同契原書中未見，何故。曰，此引參同契三相類，淳于叔通所補遺。又朱雀在張二分離南午，按原文離南午上脫正陽二字。

鄭氏易

困九二節，惠氏案此注本乾鑿度。

按乾鑿度言困九二上下兩卷複見，鄭注互有詳略。並未見此注。

乾鑿度

孔子曰，復表日角。注云，表者，人體之章識也，云云。

按原文識作誌。又日於出陽，按原文作焉字。

夬，表升骨履文。注云，名夬者，五立於辰，在斗魁所指者，又五於人體，當艮卦於夬，亦手體，成其四，則震爻也，爲足，其三猶艮爻，□□□□□。

按世爻在辰，此世爻與火珠林所謂世爻異。又六□，惠氏據類書，其實據原本有八字，爲猶艮爻於十，十夾值本於析。

剝表重童節，名剝者五□也句。

按原文□爲色字。又童子□□，按原文爲重童目子。乾鑿度鄭康成注，不下萬言，而獨引此何也，豈惠氏未見全書耶，抑爲諸類書所蒙耶。如復表日角節，震東方也，鄭云震之體在卯是也，六四爲應，辰爲癸丑。此係八卦之六位，與爻辰絕對不同。鄭注重在應字，其非爻辰明矣。後之人必欲以爻辰累及之，此學者務虛名，不尙實學所致。

易正義

惠氏按語所云，先儒謂康成何妥諸也，王輔嗣解易不用爻辰，孔氏正義黜鄭存王，故有是說。

按孔穎達所謂何人，則不可攷。所謂康成，所謂何妥，穎達未言之，而惠氏謂康成何妥，未免武斷。況孔氏所引之文有二則，一言十二律，一言消息卦氣，均非爻辰也。近人自命以漢學說易者，必主康成，囿于爻辰，使鄭氏千載在泥中，蒙不白之冤。鄭氏見理无所不通，其說各經，廣大備矣，於易尤深造。范史論鄭元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删裁繁誣，

刊改漏失，足見鄭氏不囿于一隅。今釋易者，必以鄭氏說易，全在爻辰，是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者也。

乾鑿度曰節體氣相亂故避句。

按體氣下，脫與之相亂四字。避字下脫之字。

案鄭于主歲卦注云，此月陽爻，此月陰爻句。

按此月兩字，爲皆字。係一字拆作兩字，而又筆誤者也。

卷七

荀慈明易

乾升坤降

又曰水流濕，火就燥節，故曰燥句。

按原文故曰燥下，有也字。

泰，九二，明亡得尙于中行。慈明曰，明謂坤，明亡而下則二，得上居五，而行中和矣。

按原文得上兩字作尙。

六五，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節，作階使居，五已下降二句。

按使字下，原文有升字。

繫辭上曰，天下之理得而易成位乎其中矣。慈明曰，陽位成於五，陰位成於二，五爲上中，二爲下中。故曰。成位乎其中也。

按原文陽位成於五，五爲上中，陰位成於二，二爲下中，故易成位其中也曰字原文作易。

易尙時中說

揚子法言又云，甄陶天下，其在和乎。

按法言先知篇，其字上有者字，其在和乎下，脫剛則甈，柔則壞二句。又注云，二五得中，故有利見之占，按占字原文作吉字。

卷八

辨河圖洛書

注，蓋讖緯家以爲河圖，桓譚張衡所痛斥爲非者也。

按桓譚言河圖洛書說，詳下。張衡見後書漢本傳。衡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歷呂，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又曰，圖讖成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傅，无所容篡。閱原文，知衡所痛斥者，係圖讖，非河圖洛書也。若痛斥河洛，何再云篇錄已定。乃作者誤解圖讖之圖，混而爲河圖之圖，治經如此，奈何。

桓譚新論曰，河圖洛書，但有兆朕，而不可知。

按新論，讖中河圖洛書，原文具在，班班可考。今惠氏節去讖出二字，武斷桓氏痛斥之張本，奈何。細繹桓氏之意，讖自讖，河圖洛書自河圖洛書，亦恐後人皮傅，故慨乎言之爾。

乃知漢以來，並未有圖書之象。

按惠氏此語陋極矣。漢以前言圖書者，夥矣。豈惠氏未之見耶。今不師古，而曰知漢以來妄矣。

辨兩儀四象

按惠氏此辨，陋儒之譚，可不再辨。夫太極，兩儀，四象。易繫傳言之，漢書律歷志又闡明之。其言曰，太極中央元氣。又曰，經元一曰統始，易太極之首也。春秋二曰目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日，易四象之節也。時月曰建分至啓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讀之可知太極自太極，兩儀自兩儀，四象自四象，八卦自八卦，界限分明，无可叚借。半農人易說立說未見嚴正，力詆郃氏，何益之有。

近吾浙治易者，必推重　沈竹礽先生。庚寅春，余與袁丈香溪，胡子伯安，訪　先生於吾邑福祈山下寓次。香溪丈以　先生治易，以輕漢而宗宋明，以惠氏易漢學。　先生詔之曰，此書雖近類書，然有益于學者，惟謬誤處，惜无人爲之糾正爾。乃一一正誤口講指畫，自晨至暮未嘗少間。余與香溪丈，秉筆直錄。歸檢羣書，知惠氏誤處，靡不指正。與尋摘章句者有別，於是知　先生於易深矣。遂合香溪丈所書，訂成小冊，謹誌數語，以告來學。光緒十六年庚寅夏五上虞曹溯秋泉，跋于爾風郘氏書屋。

學製齋論文書札

興化李　詳審言遺著

審言先生，起自孤寒，苦志讀書，日益宏肆，而論文不囿風氣，好稱子部雜家之學，卓然有以自立。余生也晚，未嘗奉手。而先生殷勤賜書，語重心長。今先生往矣。其子承祜抄論文書札相示，與余三書，錄其二焉。重展乙過，如親瞻對。一流將盡，溫太眞爲之動色。況先生絕學，斯文一脈，如龔定厂所云，但開風氣不爲師者耶。先生尤自負其駢文，然隸事新穎，而少乏韻致。今誦其書札，詞筆疏俊，而氣調岸異，繁彩勿務，古艷自生，乃正蕭散似魏晉間人也。甲戌首夏，錢基博。

與孫益庵書

益庵先生閣下。頃者，訪友劇談，日餔始回。接奉大教，敬承枉存，未值。以予猶興盡之反，重張敏往尋之迷。相距數牛鳴地，乃如列禦寇南郭連牆故事，此不免悵悵也。駢儷之作，公爲健者，誠審於文章流別，溯源前古，既非從擔上看花，亦無驥驂駑服之病。蒿老之外，當推君與孟劬，爲有雅人深致，其他則庸賈裨販，嵩眩流俗而已。去年記聞先生有六朝駢儷釋例之作，企竦歎偉，促其速成。今知彫印將竟。前人似未有此撰述。陳思昔云，有南威

之容，乃可以論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斷割。先生既兼二有，述成佳製，此書一出，將使法海爲附贅，叢話爲賣餅矣。太冲三都之後，士衡安仁，漸趨今軌。明遠文通，起而振之，藻耀高翔，足稱勍敵。張臯聞謂恨別二賦，文通俗筆，似不知文通底蘊所在。請以恨別論之。蔓草縈骨，拱木歛魂，縈歛二字，何等研練，歛字且出古蒿里歌。黯然銷魂，黯字亦本說文。試以吾家太白擬作論之，不値一哂。臯聞所好饜古，猶未知文章流別如先生與下走也。尊言江鮑既當，而極推任沈，謂猶詩家之有李杜，豈不信然。隱侯彥昇，詩與文異，詩嫌藻繪，文則婉勁，下開子山。先生之尊任沈，殆爲不刊之言。近賢高自標置，貌爲高古，實則艱深文陋，自矜已出，如魁紀公，不知流入徐彥伯澀體限內。蓋役才而不課學，古人能行之，今則安敢自我作故邪。客滬十年，相賞不過數人，而能深契微言，僅有先生。駏虛之負，蒲牢之吼，非陰爲附麗，不至於此。因謬以目論，陳於大雅，幸不以爲陋而訶之。往復方在後耳。

答孫益庵書

益庵先生左右。風雨晝晦，鷄鳴不聞，比荷雅言，曠若開霽。至論相雜爲文，斷自往誥，今體

之別，唐後始嚴；此誠深析六代文筆之異，遠味遺經奇耦之旨。蓋自休文彥和德施三人，眇音宏恉，具之篇翰。逮於我朝，容甫次仲伯元，崇論蠭起，遂使東京一脈，墜緒復振。空疎無識，至謂桐城義法，衣被天下，如唱梵唄，尋聲按譜，有契佛意，實則皆負如來別義。姚門百態，惜無忠臣，湘鄉曾氏，稍知自反，雖規揚馬，仍有體製，故亦不足怪也。駢文一道，自國初以來，名輩迭出。浙派初宗雲間，後亦別開戶牖。穀人以後，彌共畦畛。仲瞿梅伯，披猖無已。稚威閎覽，虬戶篠驂，隸事詭越，學渠者死，誠亦不免。定庵錯綜金石，其弊日甚。湖口碧湄，刻意摹放，眩目頌耳，語至累譯，卷葹之體，鑽仰猥積，胠匧探囊，非止傍采，舉其偏詞，卽揣對句。凡此之類，僕所不喜。諸老先達，信能自立，不意摶撦至此，遂縱尋斧，文術之變，可覘國運，政謂此耳。詳少無師承，遠覽往代，兼及先士，西河玉芝，顨軒容甫淵如，率亦旁涉恆思寓複於單，轉意以句，而一往疲苶，微近自然，有仲宣之不足，好南威之輕議。因君見勗，遂至申析，竊慮目論一出，詆者四集，但病驥仰首，鱣魚上喁，非遇羃衣，或聆鼓瑟，則亦俯噴不鳴，戢鱗潛逸而已。足下深會此秘，道同先覺，來書所陳，義歸簡素，若玄味之起病，如清陰之蔭暍，所詣自在隋陳之前，所論自拊宋明之背。各置匧衍，足以自娛，不欲以我

輩老蒼，敵彼爪觜。率復盡言，伏希裁幸。

答江都王翰棻論文書

渥然仁兄足下。日者之集，以有坐客，不能暢談。客未來時，某已略陳狂瞽。茲奉來書，洋洋盈耳，色然以駭，不意足下少年，所造至此，殊可羨仰。足下起自孤童，與某相等。其無師承，一以古人爲歸，足下尙居郡城，某則村落僻左，求一卷之師不得也。又苦無書可借，蚤歲自致，不能如足下百分之一，而困學則同。稍觀古人文字，喜蔚宗漢書昭明文選，以求申阮氏文言之旨。阮氏之言，亦昭明立意能文之區晝也。文章自六經周秦兩漢六代以及三唐，皆奇耦相參錯綜而成。六朝儷文，色澤雖殊，其潛氣內運，默默相通，與散文無異旨也。其散文亦爲千古獨絕。試取三國志注，晉書，及南北兩史，酈善長水經注，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與釋氏高僧傳等書讀之，皆散文之致佳者，至今尙無一人能承其緒，蓋誤以雕琢視之而未知其自然高妙也。唐之肅代以下，文字亦多追嚮南北兩朝，特韓栁稍異耳。夫韓栁亦耦也，觀其全集，何曾有子家言，連犿恣肆，渺無岸畔，參廁其內。此道至北宋初元，師承未墜。自穆伯長栁仲塗，蘇子美，尹師魯倡爲古文，胸中初無所儲，而務紆其詞以

爲古，曳其聲以爲韻，裁複爲單，改短爲長。歐陽兗公雖師昌黎，而小變其體，未爲背師法也。蘇老泉以布衣求之於縱橫名法家言，冀以自達。二蘇繼之，馳騁而好爲策士議論，重以比况爲長，文遂往而不返。後雖別爲一派，而文章正宗，不在是也。本朝自望溪以古文自命，惜抱擁護於後，曾文正又演程魚門言，比於禪林宗派。後生小子，粗有見地，一若文非桐城，卽爲畔道，比於漢人，且有甘背師法，以求祿利，於是天下靡然嚮風，相逐於不悅學之一塗，而摹其章法起訖，以爲古文在是。滄海橫流，其誰主之，異代必有推原禍始者，某不敢盡言也。足下涉獵諸書，已見一斑。惟近人文字，相誡勿觀，其害人如鴆，著人如膩，求之於古則得矣，安有今人之足師邪。治經治小學亦不易，但觀大意，與訓詁假借引申，用之於文字不謬，若精研之，非數十年功力不可，且必求勝於諸老，否則公然剽襲，可勿爲也。某所嗜者，左氏傳，文選，杜詩，韓集，容齋隨筆，困學紀聞，曝書亭集，錢少詹潛研堂，阮文達揅經室集，汪容甫述學，高郵王氏諸書，說文段氏注，郝氏遺書，此皆某之師也，敢以薦於左右。足下今持盛意，欲執贄衰朽，以爲論文之地。在昔昌黎，好爲人師，其門下，皇甫湜，張籍，李翱，未有以師偁之者，翱又娶其兄女，尙偁退之爲兄，某何敢屈足下爲弟子。謙

必偁受業，尊必偁夫子，噫，此市道交也，奈何效之。且韓門至有劉乂，況今之逢蒙呂步舒比比邪。通鑑某亦好此胡注於地理最佳；其他亦有望文生義者，足下如有所見，可互相推勘。相距甚遠，以書往來，不異面談，毋以末相推奉，謂有隔閡。某非讓以鳴高，亦以古人論學不規規於是也。某再拜。

答陳石遺先生書

石遺先生閣下。今年迭奉來書，弟因家事昏瞀，所答未能悉具，頃已逃暑得閒，乃撫先生前後書，次弟答之。尊言貴門人黃秋岳駢文極佳，數月以來，絕未須到，此乃郵局之過。冒鶴亭言，方今駢文家，北王南李，謂書衡也，諸貞壯聞之不平。今先生謂弟之文，可與敬山秋岳鼎足而三。敬山舊交，其結一宦文，久經寓目。惟秋岳文爲石頭之浮漲，願付憲事小胥，遂謄一通，並朱君文同寄，謹當洗目以待。容甫文箋，尊許甚至。古君以書定交，將二十年，海南有此箸書才，明眼人自能賞之。弟之駢文，惟先生與元和朱梁任首尾一讀，且能究其旨蘊。先生前言漢唐二劉，漢當爲梁字之訛，豈不信然，他人概偁以好，特酬應語耳。先生言近人能詩者，皆好自欺欺人，語又千篇一律，語熟口臭，閱之不一行，使人欲睡。弟

嘗私謂有子部雜家學問，偶爾爲詩，必有可傳。若就詩求詩，架上堆得隨園全集，湖海詩傳，交不出鄉里，胸不具古今。鍾記室以任昉爲戒，但揭羌無故實，詎出經史，相爲裁量，因之一千餘載之後，白話詩出，爲大革命。閣下與弟猶屈强負固，作刑天舞戚之態，同爲大愚大惑。然吾兩人之子部雜家詩，未必無一二可傳。李志曹蜍雖見在，奈厭厭無生氣何。公詩避俗好奇，直高於我。弟所以敢執弭以從者，以好爲子部雜家之學，詩格雖不同，內函子部雜家語，即和意不和詞，亦必箭鋒相直，絕非若盧子幹之酬劉越石，李謫仙之嘲杜少陵也。沆瀣一氣，久而加敬，如文殊師利之叩維摩詰，爲二士之談道。兩家弟子，各處一方，公託閩海，弟家淮滋，天公不捉在一處，因泥鰌專制，孽狐作祥，各傳其學而已。年已頹暮，猶作豪語，不知者笑爲陳人，知者猶作年少觀之，魯陽麾戈，老而益厲，先生豈非其人邪。五雲太甲張燕公問之一行，弟前函有所獻替，尊箸前者誤屬子安，頃已剜改，甚佩勇決，惟公原文有燕公不知出處，後燕公以所作示子安，子安亦有未識。弟謂語放北史。公謂北史不應載唐事。今檢北史盧思道傳，中山劉松爲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後爲文示松，松不能甚解，弟謂語放北史指此。今先生改定本已

悉改矣，敬釋唐事之疑。容甫文箋，先生前後簽補各條，語必溯源，唐李崇賢之選注，王伯厚困學記聞內之評詩文，顧亭林之解韓詩，虛警，錢宮詹之補竹垞詩注，並世考證家，舍先生殆無可與談者，當寫寄古君補入。先生少時補許豫生八家四六注，晚年補李審言古公愚容甫文箋爲兩重公案。弟與公愚尙無豫生望文生義之病，足當先生一盼。福建通志告成在卽，所示最目，弟亟欲見者，唯藝文志篇卷無多，請先惠寄詩文近刻附示爲快。詩話旣屬拔可寄贈，久久未至，昨致拔可書，問其有無和槐字韻詩，別紙錄上。壽序誤書，兩人同病。弟苦駢文全須隸事，又不肯拾他人唾餘。楊雄賦甘泉，爲之病悸少氣。昨爲一駢文，汗出不止，服參附乃免。改定新格，凡求駢文，要先兩月通問，先奉潤金三百元，不依此格者，付之不答。黃秋岳文書到，亟速鈔示，弟之新製駢文一首，卽寫就求正。羅縷書盈十紙，快函寄去，知公覽之興發，計當如願以報。門前綠衣人來，專俟南三官堂陳函，比枚生之起疾何如。

答陳石遺書

石遺先生道席，前月二十六手書拜誦，彼此往來函牘，以今年爲最少，亦緣閩中寇亂不

已，敝處江淮，淪爲盜藪，死亡逃徙，未知所居，艱於通問。今幸先生健在，豪氣如初，私謂宇宙間不可無吾輩老物支撐，作古董看也。堯生書札詩文，數月一至，怪亦半歲間阻，恐有不諱。詳值去年旱災之後，一門二百指，羣恃老夫爲供給，雖逃此厄，而孤城四面界水，睥睨殘毀，賊如見過，可以開門揖入。且聞鄰邑賊來如梳，兵來如篦，惴惴日夕是懼。犧牲玉帛，待於境外，民力竭矣。秋後偶感下利，纏綿數旬，金風告勁，肺喘又作。皖通志館長江君欲邀往修志，且示親臨禮聘。皖人如姚叔節方倫叔朱仲我皆已物故，馬通伯雖論文宗旨不同，尙有識見，亦於去年下世。本省通志，聞有徇他人之譖，謂詳腦筋太舊，聘爲顧問。彼且不顧不問，何容越俎而陳，當卽辭去。皖局亦照例奉謝，唯參校一職，可以遙領，亦未定也。公聞唐蔚翁處總纂之說，殆卽指此。夫總纂須有名望，莊思緘負絕大資格，故得從容坐嘯，以焦巖比徐健庵之洞庭東山，看其成書何如耳。比者寧垣傳詳死去，上海故人多有發書來問，東坡黨人故有海外之謠，詳一民也，不知何故遭忌。朱君鴛福材氣無雙，昨由上海寄來專鬻駢文啓附壽公文一首，與黃君誠爲門下兩雄。公之啓事通博，幾將故事說盡，唯稱詳用唐法，此唐法乃孔巽軒與朱滄湄所論之唐法，非唐中葉以後之唐

法也。任沈雖不能逮，恰有任沈意味在內，單複相接，有在任沈之先，如汪容甫之泝漢魏者。公既相賞在前，當亦以詳言爲然。朱君文頤跌宕自熹，公業爲玄晏，何勞下走再序，如不獲已，當以吳慶百胡希張處之再加以考語，鋪寫盡致，則士衡輩不敢以傖父相詆矣。福建通志似已告成，今由郵寄二十元，希將全志分包頒下，不足若干再繳，不敢有累毫分。公之精力盡於是書，詳雖老，猶願作王勝之一讀也。允贈年譜及禮記辨證，統附爲盼。以後當兩月通書一次，亦希公如期答復。老思故人，爲彌甚耳。

復陳石遺先生書

石遺先生左右，惠復及通志同時寄到，檢係六十一冊，然燭觀之，夜半方睡，如讀類書，一一豁我所疑。吳賢湘傳書李賡芸獄，高澍然傳爲陳恭甫雪謗，汪稼門之假道學，梁茝林之訐死友，皆顯然直揭，褒貶互見，史公之史法也。又兼采瑣事，法李延壽。書林紓林旭，短長俱不爲諱，敘事栩栩有神，不似泥塑木彫之死文字。天生君才，不使參預清史局與繆藝風爲二妙，乃成一空軀殼之清史，略事存文，作私家箸述，歐陽公五代史，不免此病。而清史乃以桐城之不通掌故，不采野史，僅據官書了之。趙次山固有愧王橫雲，而足下之

一老萬季野，橫遭棄置，僅於修通志發之。吾雖欲效卞和之哭不得也。列女一仿子政，兼師蔚宗，宋人幾讀列爲烈，緣講理學太過，不知此猶女之列傳，蔚宗書序已言之矣。昔見孫經世續經傳釋詞，於包安吳書略知經世本末，而不如此傳之詳。文苑傳不見林澍蕃何故。趙新傳不箸佐丁文誠創安得海事，似有所闕。全志何時刻成，命繳八元八角，將有點者續寄，今由郵致十元，速請將已成者綑束如前，早讀一日，其快無比。弟自謂爲王勝之，君亦謂舍弟無弟二人，得此語，始見知己之言，不爲緣飾。詩文續集，及年譜禮經箸述印出，即希下賜。文鈔不易選定，須上天平平一平，精騎五千，足敵羸卒數萬，依附末光，必詒詬謗，能如王述庵之湖海文傳，尙可示於海內，君其愼之。朱君駕福文定當爲序，弟前言用唐法，即驛軒與其甥朱文翰書，所論楊炯文靑溪之軌迹可尋，湘水之波瀾未歇，可尋未歇，即秘法也。今人直以不用虛字作健句，王曇姚燮之派，蔓延海內，狂易之疾，無藥可愈。弟所爭者，即此唐法，而君云弟參以任沈，正搔着弟之蛘處，非有所歉，恐君誤會，故申言之。弟嘗與友人書云，與石遺陳君，共爲子部雜家之學，亦即爲子部雜家之詩文。王弇洲不善書而論書，自信爲腕有義之鬼，弟與先生其亦腕有鍾嶸劉勰鬼之少許歟。狂

論如右，期君撥除宂事，作一長復相和。後生當怪爲兩老物，攘臂而爭，援爲談助也。率復卽頌箸祺。

答陳含光書

含光先生侍者，夏秋之交，日有不適，洞泄下利，相繼爲虐，近始能與諸友通問。先生所來三書，一一拜讀。江君扇書畫兼施，楊君甘伯等視渠輩業已臧弆，不輕於揚仁風也。閣下生自通門，隨宦在外，與郡中諸俊少，蹤跡闊疎，獨襲累代從乾嘉人物與聞學問宗旨，幸不墮入近時輕剽綺靡惡習。所撰詩文，皭然不滓，如鳳翔千仞，俯視斥鷃，歸昌一鳴，凡翮盡歛。不意求之二十年後，由惺庵爲媒，方得各吐胸中之奇。積誠既久，天必爲之作合，某與君是也。詳論文章，與世所宗尙者，故爲異趣。自論桐城派一首，著於國粹學報，爲海內仇視久矣。詳所恨者，渠輩概不讀書，專致意於起結伏應，守爲義法，稍溢一分，不啻失父母之歡，犯大不敬，乃獨偃蹇屈彊，羞與之伍，但自承爲子部雜家之文，甯失之不檢，而不可不通此指。阮文達論筆與文異言之，若夫文言之文，則取諸范漢之後，而極於唐文粹，左傳國策爲之輔，昌黎子厚咀其胾，變化容甫之法而避其轍，鑽仰翦軒所業而探其蘊，

一意孤行，不顧毀譽，於今四十年矣。昔惟淡生袁子，今有梅縣古生，最後復有足下，矜賞如一。前此足下諸書，皆得要領，詳雖不敢引爲至當，文章之正鵠，豈復有外於此。今之號能文者，大都子家之言，不得謂之文也。至於詳之學詩已五十年，初嗜文選，繼宗杜韓，又復流連義山，而深以宋派傷於直徑。魯直后山學杜，直可謂之生吞活剝。半山一老學究語。陳簡齋乃魯直之肖子。誠齋後村質傑樸野，太無興會。放翁稍有雅人深致。南宋始終皆西江派所流衍，而不能自成一隊。北宋之初，自西崑體後，不失唐人正軌。歐公學韓，亢長馳騁，豪無歸宿。蘇長公出，傷盡，傷巧，傷譬喻太多，傷聰明太露。心知爲一大家，意所重者，不在是也。足下讀袁景甯集，賞詳兩詩，獎借過甚，今亦不能爲此體矣。詳詩偏於賦之一體，從惺庵處讀足下詩，得於比興爲多，以爲方今救時之藥，無過於此，而持風雅枋者，且相逐相競不已，世論又多歸之詳。一窮秀才，安敢出其議論，轉回風氣，仍自託於雜家之詩，深願足下毋偭鄙詩於友人間，則詆諆者少矣。杭大宗曾道閻，潛邱喙長才怯，詳不幸與之同病，故極論詩文，自寫罪狀。某君以摩登伽淫咒盡毀諸沙彌戒體，餘氛未靖，休庵亦曾言之，諸俊少亦漸老矣，而薪火殆將不繼，然研詩文，如昔之俊少，亦無一二。足下

與休庵爲獨絃之哀歌，又誰爲好事之造門而請業也。詳處鄉城惟有楊君甘伯，時常過談，今以渠兩絕句寄呈足下。友人除休庵外，復有何人，俾詳聞之，望西南而笑，且如屠門之大嚼，爲起病之一快。足下其許我否。詳叩首叩首。

答陳含光書

含光先生足下。昨接復書，婉雅有節。正欲振撥足下，作此一答，今甚慰矣。此種文字規格，託體自高，而習爲時下尺牘所謂清裁者，大都稗販兎園册子，便爲得計，其不知此久矣。而弟論駢文，以自然爲宗，以單複相間爲體，以貌爲齊梁僞作爲戒，以胡稚威爲不可法。而以孔顨軒不薄初唐，阮儀徵孫淵如簡淡高古爲趨嚮。容甫處小倉氣矜之隆後，又鑒同郡吳園次之流靡，拔棘自成一隊，傳之至今，衍爲宗派。其實容甫善學范蔚宗書及南北朝諸史，非有他也。四十年外間友人多以善容甫文歸弟，竊未敢當，不過能尋得容甫所出之途，而改轍避之。徽集具在，何嘗於容甫集中作賊。孟慈善效父體，尙不爲惡。至薛介伯劉恭甫亦不免效尤，誠期期以爲不可耳。近時駢文，洪北江派最烈，龔定庵派蔓延海內，浙派又次之。而變化容甫派者，自譚仲脩趙撝叔兩先生外，聞者絕少。譬如常州，自以

劉禮部集爲善，而人僅尊二董一方爲極則，吾哀吾揚州又兼哀常州也。弟老矣。欲吾含光作意一振，以竟容甫餘緒。大方遠客津門，須將此意告之，爲南北之相和。名家華胄，含光如王謝子弟，其勉副鄙言，以竟此哀歌求友風雲會合之歡悅，含光其無讓焉。前書改本，遂鈔別呈。嘲陶潛詩，有意無意，含光必能鑒之。

致陳含光書

含光先生侍史。前者辱賜篆聯，並集佳語，猥以容甫相況，詳前書僅承具體而微，不敢續復堂先生所推絕學（見復堂日記）之緒也。來書論駢儷文字，附和鄙說，又多推戴之言，皇恐萬狀。然先生之言，天下之公言也。試問百餘年來，滄海橫流，誰尸其咎，北人不拾江西唾，唯下走與君耳。所最恨者，間架結構，爲一定模型，如印印泥，絲豪不異，胠匧探囊，幷傷事主，既效傴師之技，復爭夜郎之大，詳竊羞之。故敢以平生所見，貢之左右，而竟忘却保緒一人。詳向重保緒，早著鄙文五君頌中。其味雋齋集，絕師蔚宗，晉略綜論，尤多清綺雅麗之語，可以上揖隱侯乎。視子顯，得君補義，不覺灑然心服。數十年前嘗語友人吾揚溝通之後，鍾靈毓秀，自漢以下，不乏其人。姑以本朝而論，乾隆之前，以文章名者，命世間出，而文不

出八家，詩則僅窺宋格，其他學問，略無師法，不過仍守明之楊升庵胡應麟，輕剽舊習，不可究詰。自吾縣顧文子任子田倡爲樸學，汪劉王焦接踵而起，而阮太傅集其大成。其間詩文，雖未臻絕詣，而屹然有不可嗤點之處，卽如阮文達詩文有不可傳者邪，海內恐不敢有異論也。詳論詩文，深戒同輩，萬不可爲鄉原之詩文，至一鄉一國稱之，其病已入膏盲，而不可救藥矣。詳之詩文，譽者謂文學容甫，（言者頗多）詩爲學人之詩，（陳伯言云）詳俱不受，所自認者，爲子部雜家之詩文，而不爲奄奄如泉下人之詩文，與靡靡俱盡也。足下詩文，雖未多見，而富有根柢，不失一樸字，且學問尙有餘於詩文之外者，此詳所以亟函納交，而以上下其議論，引爲至幸，不僅如越之流人，見似人者而喜也。久當作報，天熱至病少氣，今日風涼，於是乃探喉出胸鬲中語，噴薄而出，敬質足下，其尙許我爲覈論否。楊君扇頭拜登二絕，渠有謝詩。容寄江君，亦請援例爲之。此書率率，不能自休，而惡札幾不辨仞。足下請鑒我所云云，勿責其字迹之粗獷也。

致江都陳含光延韡書

含光先生足下。郡城之集，獲果願言，喜嘉賓之出人，慰子猷之乘興。通家誼重，前席談深，

三世論交，一門競爽，固嘗矜榴枕爲名篇，極菰蘆之遠憶。昨乃睹有睟之容，遂暫歡之適，牽拂嘉招，肴覈豐贍。休庵陳子，家近太傅之隣。周生新知，秀繼梅岑之轍。（周生官懋家宣陵去宗定九東原不遠）眼無俗物，胸有古人，無異齊賢聖於一庭，促千載爲旦莫。已復萃於僧寺，共味禪悅。王君爲吾門之商偃。承祜亦老夫之稚兒。王既文學差優，稚亦梨栗久屏。（及門王翰棻幼兒承祜同集）文字之飲，吉日協於辰良，緇素之交，清言符於彥會。仁風在袖，畢景首途，佳箋弄臧，篆繪如一。頃者抵里十日，重憶舊游，白雲在天，蒼波無際。隱侯之感衰莫，彌惜離時。顏遠之思故人，佇立想似。裁書敘款，不盡依馳。

復錢子泉書

子泉先生足下。前以範九紹介，屬呈鄙集，遂罄十數年嚮慕之忱，輕貢狂言，爲發鯨鏗鐘之舉，不能自休，乃竟數紙。亦以並世賢者，皆得論文，獨足下能爲古文，且爲讀書人之古文，竊願有所論列，往復辯別，爲文章家互張壁壘，使當世後生，有所準的，好丹非素，聽其自擇，而忘其言之過戇，加誣良善。書去之後，婁從範九探足下意旨，因告先生攖疾，未遑作答，今承賜復，豁然開朗，表裏盡見。弟前云足下張桐城之幟，以足下箸古文詞類纂讀

法，暖暖姝姝，奉一先生爲師，且采弟三十年前論桐城派一篇，有所去取，時正見畏廬文集，胸中不平之氣，無所發泄，而妄意足下，亦託畏廬後塵，迎合時尚，自知罪過，無所追改。來書亦云，少好選學，一時强附桐城，特徇學子爲講授，計其期期以爲不可者，方寸間別有餘地，揚水卒章之四言，揭以見告，始瀄然心折，錢子泉誠可爲我友矣。弟於姚郎中學問，亦所宗仰，但一世不求姚郎中學問所從出之途，惟執其選本尊爲金科玉律，更有畏廬執戈而前，訶禁不祥，多方擁護，致類宋人撏撦義山之病。弟於是尋斧畏廬，傷其本根，而又未知足下衷曲，相提而論，此一重公案，必有集矢不肖者。幸知首過，除去足下名籍，如曾文正之於吳南屏，其可乎。弟平生持論，願爲子部雜家之詩文，不願爲依草附木之詩文，甯爲文言之文，不願爲博簺之文，區區所守如此，安敢承足下所言天下之文章，其在揚州乎。容甫先生之文，熟於范蔚宗書，而陳承祚之國志在前，裴松之注，所采魏晉之文，最佳華而不豔，質而不俚，樸而實腴，談而彌永，容甫竊得此秘，於單複奇耦間，音節遒亮，意味深長，又甚善沈休文任彥昇之樹義遣詞，不敢輕涉鮑明遠江文通之藩籬，此其所以獨高一代，而譚復堂先生推爲絕學也。弟初好容甫文，又嗜文選昭明之序，日加三

復，阮太傅文言說，尤所心醉，至今已成爲痼疾矣。鍼肓起廢，唯待足下。來書過譽，絕不敢當，桐城尙不可儕派，楊州衰歇至此，尙有何人敢附容甫。七十之年，精力彫耗，呻吟下邑，曾無和者，讀先生書，盛加推挹，不禁漼焉涕落也。桐城自有薑塢儀衞之學，後輩竟未有附麗之者，可見撫實者少，憑虛者多，今乃拾其蜣丸爲蘇合香，豈非歧之又歧邪。茲識足下不諱本師，遂以第二義進，所重足下者，能多讀書，而下筆輒古，畏廬僨於豚上可畏耳。若足下之虎，且相率而辟易，弟自此之後，不敢輕量足下矣。蕘圃果無別集定本，得復乃信。蔚芝先生與叔彥編修繼吳中江余兩盲先生之後，亦自不惡，時賴好事人，載醪袪所惑，又云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敬請足下，於先生前誦之。

再答錢子泉先生書

子泉先生侍者。重承惠復，憬然以悟，公於畏廬爲其排笮，尙不忍修舊怨，終致之文章士之列，此公長者之行，適彰下走之褊衷耳。然猶可言者。古人護道如護頭目，自孔孟莊荀，莫不皆然，雖極當世所儕，公然摘其是非，不爲之諱。自秦世儒生，阿諛暴主，各自爲說，不相上下，觀漢書儒林傳及劉歆移博士書，昌言其敝，而操矛入室，鍼肓起廢，駁五經異義，

復出於大儒之口。自兩漢迄今，學術皆有黨派，皆有競爭，然必相承有緒，始能自立，未有獨樹一義，而强天下以苟同者。太上不朽有三，立言亦爲不朽之一，孔沖遠之疏左氏，已舉文章之士當之，而原有賈逵在內，校者據別本易爲賈誼，可見文章之士，得分立言一席，固不容利背長距，專場自封者也。弟於畏廬，從未識面，而觀其所譯小說，重在言情，纖穠巧靡，淫思古意，三十年來，胥天下後生，盡驅入猥薄無行，終以亡國。昔人言王何之罪，浮於桀紂，畏廬之罪，應科何律。畏廬旣以此得名，可以已矣，而又强論文章，因擇擧世所宗，又爲時貴意旨傾嚮，遂復附和其說，張之無已，縱其言論，涉於氣矜之隆，寖至不可鄉邇。弟以爲渠本高材，前者爲招顧金錢，出其緒餘，致敗風俗，後又逞其故技，高論文章，取究韓柳文法，復起桐城之燄，鼓以鑪鞴，勢令海內學子，從風而靡，一與其小說等，而其富厚之願始畢。弟於是大有不平，間與徒友言之，義形於色，一再與閣下往復辯論，不覺墮入畏廬氣矜之隆限內，然實不欲與畏廬作尋聲之罵，如來書所云也。人之立身，各有本末。畏廬自有可傳者在，下走蜷伏海濱，出交當世，亦嘗以文字見知耆舊，並世與後代，必有毀我者，亦必有譽我者，猶之乎畏廬也。尊謂當時術業各有專攻，異日千秋，理無獨享，

誠哉是言，不可復易。但謂不宜重揚其波，爲束髮小子，添一口實。則弟猶有一說。方今國學，以貴校爲魯靈光殿，巋然獨存，束髮小子，導以作文，先宜令讀古書，如韓柳教人之法，優游漸飫，能自得師，中有所主，乃不爲我輩議論，聽其發縱指示，奔之如騖。弟七十老公，無畏盧之勢，偶逞狂言，特蚍蜉之撼樹耳，無口實之足慮也。閣下前屬範九索鄙箸文集，爲文學之左證，不知閣下位置弟於何等。一流將盡，溫太眞尙爲色動。公之文學史出，定有可觀，朱紫月旦，憑其一言，辱在下風，願聞其說。此後書疏往來，但以談藝爲節目，無令文殊師利與維摩詰弟子，聽二士談道，有所輕重，不亦善乎。稱情而復，伏希垂察，不宣。

答東莞張江裁書

張君江裁足下。淮海燕薊，相距數千里，無緣奉書左右。忽承枉札，語意謙抑，至不可任。君以南人，雄於北方。晉卿王先生以儒者之學，能爲經術文字，絕非桐城薪火所繫，走久知有晉卿在叔節之外，重其善讀書，兼工於修詞，餘子翩翩相競，與走平日所持議論不合，雖重其名，不敢與之通聲氣也。今賢父子，既禮晉老，復師南海，爲再傳弟子。南海昔與接談數次，蓋傳龔魏之派，而猖狂妄行，變而加厲。龔魏之學，受之劉禮部逢祿，走觀禮部之

集，不如是也，因此虛與委蛇，戛然中止。范伯子亦故人也，其文思極深湛，而規模少狹不免爲濂亭摯父所囿，大都有義法二字，函於胸中，固結不解，似尙不如叔節，出之從容，且具兀傲之氣。往時坊肆有近代十家文鈔之選，走常以爲不倫，聽其自爲風氣而已。走從甬東全庶常入手，而衍爲杭大宗道古之餘緒，實皆出錢受之。黃梨洲詞繁義縟，而汰去其排偶，及明季八股俗調，考據詞章，又未嘗不寓其內。常與石遺言，共爲子部雜家之學，亦卽爲子部雜家之文，以故好逞己說，間有誇及桐城處，爲衆所不喜，無論斂集未出，卽有刋行之本，亦不欲致之。足下請取時賢文，附麗其間，何取於異己者，作狗尾之續邪。別示素紙，不知足下云何，作文邪，則有尊師文在，如作詩，則又平生所持，復初格也。南海年譜成，極願一讀，走年已七十二矣，好與文學少年相贈答。足下方以書來，重違其意，於燈下草復數紙，欬逆上氣，不能自休，而又輕肆己見，覼縷如此，妄鳴不祥，走固知其爲彈射之資也。恕之爲幸。

悼俗賦

章炳麟

神農虞夏夐哉邈兮白日西晻一何速兮不能貫石效中徒兮雖曰偃息媿干木兮民今方夢誰云覺兮如蜩自食何利祿兮福輕乎羽忘詬辱兮欃槍東出拂太角兮異物來萃遒相迫兮重曰諸夏之微不能自振兮而震乎貉霥之俗放辟邪侈㠯爲常兮厭先民大猷之福束履平塗不謂安兮相曳曳而趨深谷耳驚霆而溷宮羽兮目眴日遂迷靑黑鴟嘯侶於空林兮謂鸞皇之宜訥天不能止人之惡兮聖不能曉愚之惑予抱道㠯自虞兮竊憤世之不容時太息㠯長潸兮獨悲衆之迷所從也既託命於斯土兮天長喪亂將安歸懼蒿里之殞魄兮愚召禍而使賢與之齊超遠舉入深山兮百卉盡焉有薇從接輿㠯髡首兮亦何救於民迷閔屈平之升皇兮將周流而旋顧進退去留皆不可兮唯牢愁㠯終古吁嗟乎劇蘖不可㠯褚兮蒺蔾不可㠯踐芰荷不可㠯爲衣兮白石不可㠯充飯彼童昏猶能察兮何譞慧而不知反相秋蓬之辭蔕兮亦從風而輪轉既菑害之竝至兮且遂非而娼善思九州之博大兮日蹙百里亦己徧周秦漢唐不可幾兮予壹鬱誰與展風

霾。四。塞。天。地。晦。冥。兮信無。分。於。幽。顯。旣存。亡。之。可。同。兮。何是。非。之。足。辨。也。

記唐駝追拜五十年前習字師事

蔣維喬

唐駝，奇人也。長不過五尺，右背隆然高起，頤隱於肩，傴僂而行，其形奇。駝善談笑，詼諧百出；自文人學士以至販夫走卒婦人孺子，皆樂與駝近；聞駝言，輒傾倒；其言奇。駝五歲喪父，家赤貧，其母爲人浣衣以敎養之。及長，傭書海上，復業印刷；後忽以鬻書，歲致數千金；然金錢隨手輒盡，負債如故；人或不知，疑駝已富有，盜入其室，駝悉索所有以與之，不及數十金；且送盜出門曰：「我送君，庶不爲邏者所得也！」其行奇。綜駝之生平，此類滑稽事蓋多，不悉記，今記其追拜五十年前習字師事：師何人？莊仲咸孝廉清華也。余少時，先識仲咸；中年來滬，後識唐駝；固不知仲咸有此弟子。卽仲咸，亦不知之。世有不知弟子之先生耶？一日，唐駝登仲咸之門，敬恭執贄曰：「追拜五十一年前之先生。」仲咸矍然起曰：「余但知唐駝爲現代之書家，曷敢以師自居！」駝曰：「唯唯！否否！小子童時學書，貧至不能購影本；張世嫂固先生之堂姊，常出入先生家，代懇先生寫大小影本，轉給小子習之，而先生固不之知；小子得有今日，先生之賜也！」仲咸恍然，鑒其誠，遂受之。駝

復設盛饌於其宅，宴請先生主客中陳容民，八十老翁，年最高；仲咸七十九；唐駝六十三；陳詠韶與余皆六十一；胡君復六十；莊百俞五十五；盛苹孫四十五；此外駝之戚族數人，年皆三十以上；謂之待先生，可謂爲鄉飲酒禮，亦可。宴畢，攝影爲紀念焉。時在癸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夫我國道德之大原，首重報恩；方今人心澆漓，受恩不報，習爲固然；且有以怨報德者！吾見亦多矣！今駝能報五十年前不必報之恩，其舉動若奇，其居心則正也！是可以風矣！駝丏余文，寫此紀之。人奇，事奇，而余之文亦不得不奇。

睇嚮齋授經圖讚

錢基博

新城陳氏以文章衍桐城一脈震爍海內自姚姬傳先生曾文正公尤喜稱說之著見集中傳誦士夫之口垂二百年積世有耀以鍾美於我瀞一先生乃益張皇厥考蘅皋府君之志學渙然大號振斯文於垂絕詔彝訓以宏宣睇嚮齋者昔蘅皋府君讀書之室而瀞一髫年之所嘗授經焉者也於戲天不弔吾民會逢末劫士不說學而侈橫議上不揆道而遑貪惏爭民施奪大盜以起則多殺以爲功毒逋於湘鄂贛皖赤地數千里而贛爲甚新城亦以淪胥睇嚮一齋蕩爲焦土瀞一愀焉反袂拭涕曰先人之敝廬不可保先人之遺志未敢泯也學問以直躬勿爲阿世文章以娛志勿爲梯榮先大夫其詔我矣言猶在耳旣以屬湯定之夏劍丞黃公渚三君子繢圖而識之不敢忘風日清佳展斯圖也如見奉手如親提耳持以周旋將終身焉豈徒山川之美文史之娛承平風物之足以繫人長思哉基博謹拜手頓首爲作讚曰

莽莽大野天壓而低吾民無辜有踊斯悽士也狡狂不嘑以笑急功近名日肆而僄士無

靖志民有戎心天發殺機喪亂洊尋觥觥陳公見於未亂傳子一經把卷詠歎道貴反躬有得其天勿馳榮觀燕處超然不匱孝子念茲在茲楹書劫灰此志不移圖以昭之曰勿失墜載其清靜莫敢橫議民亦悴止汔欲小休式告多士我心悠悠

出堯渡登水簾巖越嶺道木阮山還　　王漢文

彭彭寡與懽。風色薄重九。興來恣所往。曾未袒褒朽。容與古渡頭。咫尺仙巖口。竦身登孱顏。回眼皆培塿。峭壁蔭其下。數楹却可受。飛梁跨無底。埽翰淩絕斗。賞翫殊未足。延佇亦良久。絕頂有一徑。歸途云可取。卽路幸匪遙。聞言忽抖擻。淸暉耽後娛。勝景怵前誘。投迹擬向左。涉足乃出右。早悟新術歧。孰與故蹊守。欲返嗟已遠。任適復奚咎。寒榛翳荒石。丹楓間烏臼。樵牧時時逢。果蓏往往有。下嶺日正晡。出谷時加酉。千巖萬壑姿。莽蒼入回首。笑語從游者。茲行信非偶。

四月十一日偕匋廬諸君往湖汊游覽諸勝八首　　王漢文

艤榜準橋纜已收。迅於鳧羽穩於鷗。溪風習習蝦籠背。岸火星星漁渡頭。

窯戶風情取次探。人家更在蜀山南。溪流向夕浮蒼靄。山色淩晨霏翠嵐。湖汊

昔近峯巒高復低。篴輿淸曉入招提。焙茶香裏客稀到。濃綠陰中鶯亂啼。張公寺

乍開忽閼變陽陰。萬怪千奇莫可尋。雲氣驀驚生絕底。錯疑潭水一泓深。張公洞

下窮無地上摩天。峭壁欲空水湛然。但覺坐來毛髮冷。不知身上有雲烟。玉女潭

太僕風流三百年。摩挲遺刻一悽然。河山自昔有興廢。片石於今無變遷。普賢峯

烟蘿洞口鬱蔥蘢。洞裏千人自可容。靈蹟未宜凡俗近。故應終古白雲封。善卷洞

市遠山村便沽酒。飯餘野店可烹茶。林巒如畫波如鏡。盪槳歸來巳日斜。

春暮與匋廬諸公冒雨游龍池伯笙未往有詩見及卽次其韻答之　王漢文

芳坪廿里詎嫌賒。楊柳陰中繫釣槎。昇筍溪橋偏遇雨。炊粳僧灶喜無沙。飛來何處曉雲石。開過滿山野草花。游興少時渾不減。未應笑我鬢毛華。

登南昌繩金塔　張家驊

塔勢崢嶸擁紫雲。登臨世外淨塵氛。江湖萬里縈襟帶。城堞千堆列掌紋。入座風雲驚變態。憑欄吳楚極平分。步虛我欲高寒去。祇許鐘聲下界聞。

更夫　章楨

踽踽黃昏後。朱門酒未闌。犯霜人絕跡。敲夢柝驚寒。蟾魄中宵冷。鶉衣永夜單。生憎村上

[illegible]吐影傍籬端

瑞雪次亦雲韻　　黃紹蘭

寒枝紛紛影橫斜。殘夜姮娥度碧紗。樓閣玲瓏都綴玉。岡原高下盡飛花。助邊誰錫三軍纊。報國應爭萬里沙。勞矣烝民方轉徙。豐年先兆拜天嘉。

次亦雲感舊韻　　黃紹蘭

猶憶當時侍講筵。每從文字結因緣。三春修禊蘭襟集。九日登高雁序聯。海淀芙蕖心皎潔。西山松柏志貞堅。何期忽似晨星散。悵望京華年復年。

酬華尹見寄近作　　萬雲駿

逃名我賤書獃銜。性耽佳句成貪饞。故人千里書忽至。忻然色喜開瓊緘。夭桃冶李總粗俗。不如石壁看松杉。君詩一洗凡豔盡。如典夔樂聆韶咸。婉孌季女苦作嫁。縫裳十指珍摻摻。我亦飢驅事奔走。填胸百感殊難芟。蕭齋頓驚春已到。簾外堦草青如衫。尺書遠寄要永好。不辭恩怨相諵諵。

春日獨遊法華西郊　　萬雲駿

雲霞明媚生朝曦。尋芳一路東風隨。病後腰脚非昔健。徒步幸有枯笻支。宵來一雨潤百草。紅紫滿野春葳蕤。羣鳥上下亂林藪。爭與游子相娛嬉。平生耽詩如耽酒。裏頭低哦時中之。杜門終日不成句。又似貪飲逢糟醨。春工一事獨憐我。渲染萬物供新詩。李花夾岸紛爛漫。垂楊蘸水搖離披。平野十里展圖畫。微嫌綺麗無雄奇。異鄉風物慰坎壈。短歌畧見平生思。

放歌行贈心盦杭州

萬雲駿

君不見。阮嗣宗。浪遊日暮悲途窮。又不見。杜陵翁。歲拾橡栗隨狙公。自恨年少羞雕蟲。至今流轉如飄蓬。我辭刻畫雖未工。異代坎壈無乃同。君詩傲岸才何雄。客窗咄咄仍書空。剛腸不耐飢寒攻。晨起理髩愁青銅。驥服鹽車鶴在籠。幽憤直欲號蒼穹。安得千里乘孤篷。與子提榼相追從。六橋烟柳春所宮。西子薄粧爲我容。微波百媚傳幽衷。酕醄一展衰顏紅。豪吟洗盡壘塊胸。珠玉一一生長風。須臾躍水隨蛟龍。春光如夢嗟忽忽。何日一笑湖邊逢。

秋柳依漁洋原韻

黎佩衡遺稿

西風冷落淨吟魂。鐵笛吹殘唱玉門。起舞不堪蕭瘦影。畫眉空鬭淺深痕。蟬聲亂噪斜陽塢。鴉點遙投隔岸村。九陌韶光彈指過。迷離春夢向誰論。

垂絲樹樹著新霜。弱影離披滿野塘。歌板聽誰翻小拍。舞衣從此疊空箱。疏籬叢菊尋彭澤。濁酒荒園話野王。苦憶舊遊成闊別。清談時到品茶坊。

萬戶秋聲促擣衣。禁城風物亦全非。樓臺有地藏鶯慣。緘札書空悵雁稀。攀折況經悲木落。輕狂那更作花飛。永豐移植原多事。一曲楊枝心事違。

弱質經秋自可憐。幾回吟眺薊門烟。松枝向晚猶舒蓋。蘆荻衝寒欲放綿。嫩柳垂金非昔日。新稊總翠又明年。閑庭對爾偏多感。悵觸無端到酒邊。

江灣獨遊感懷

黎祥燊

綠草已抽芽。堤柳復吐葉。江南三月天。惠風動輕褋。雜錯開山花。翩翩舞蛺蝶。出門望遠郊。悠悠心悲慄。無朋偕暢遊。良晨徒蹀躞。驅車來江灣。遺懷獨振躡。壞壁若嶙峋。荒塚何積疊。靄雲亂四野。殺氣侵雙睫。憶昨好男兒。戕賊稱健捷。北塞正烽烟。淞滬致通牒。捐軀赴疆場。百死非所懾。轉攻乏舟車。防禦無雉堞。惟有骨與肉。爭誇血共喋。一戰沮敵氣。再

戰短兵接。三戰喪敵膽。倭奴咸震讋。繼志更誰人。死者心未怗。如今幾度春。蕪田生翠蓮。青林帶落英。競散佳人鬠。我來覩風光。沈吟意不愜。靦顏餘此身。桃花羞入頰。

秋雨客夜　黎祥燊

春風吹去日。秋雨滴今宵。破屋鄰燈暗。拋書夢境遙。新歌聽嫋嫋。舊事憶迢迢。竟欲披衣起。微吟伴寂寥。

登高感賦　黎祥燊

百感因秋集。離人黯自傷。況當臨絕頂。能不憶家鄉。籬菊經霜綻。汀蘆化絮狂。茱萸誰遍插。異地過重陽。

四顧蒼茫裏。青天碧嶂連。神州殊暗淡。落日竟悠然。鄉夢隔千里。秋風又一年。予懷何所寄。躑躅翠微巔。

寒假歸思　黎祥燊

昨夜圍爐溫課倦。家書恍惚夢中來。鄉關歷刼破還在。幾朵山茶雪裏開。

舊曆新年偶詠　黎祥燊

爆竹聲稀舊俗微。寒風雨雪正霏霏。酴酥慢道千家醉。荆棘傳聞萬戶饑。野哭未應當慶賀。世狂那更問譏誹。瘡痍滿目嗟何及。一曲新春樂意違。

春盡日雨未已　　錢師鄭

不信今朝尙是春。紫紅如洗綠陰勻。幾番來雨兼新舊。一樣飛花判溷茵。逝日魯戈揮莫駐。漏天媧石煉難堙。壞空成住尋常見。休惜流光更愴神。

鷄黃駒白過如馳。欲絆餘暉計已遲。藏海一身沉亦得。戀桑三宿去安之。茫茫難料愁來日。了了虛傳憶小時。却待明朝櫻筍薦。送春還與訂歸期。（吾鄉明日立夏食櫻筍）

看火車過校外和中書　　薛公俠

一道蜿蜒蛇赴壑。幾聲呼嘯虎歸山。愁腸轆轆隨輪轉。垂老天涯猶未還。

春朝偶吟　　薛公俠

默數春詔匝月經。王孫消息總冥冥。朝來一陣廉纖雨。楊柳千條盡放青。

省識東皇妙化神。柳芽菜甲一時新。如何衰老逢春日。猶是清癯百病身。

中國語文學研究終